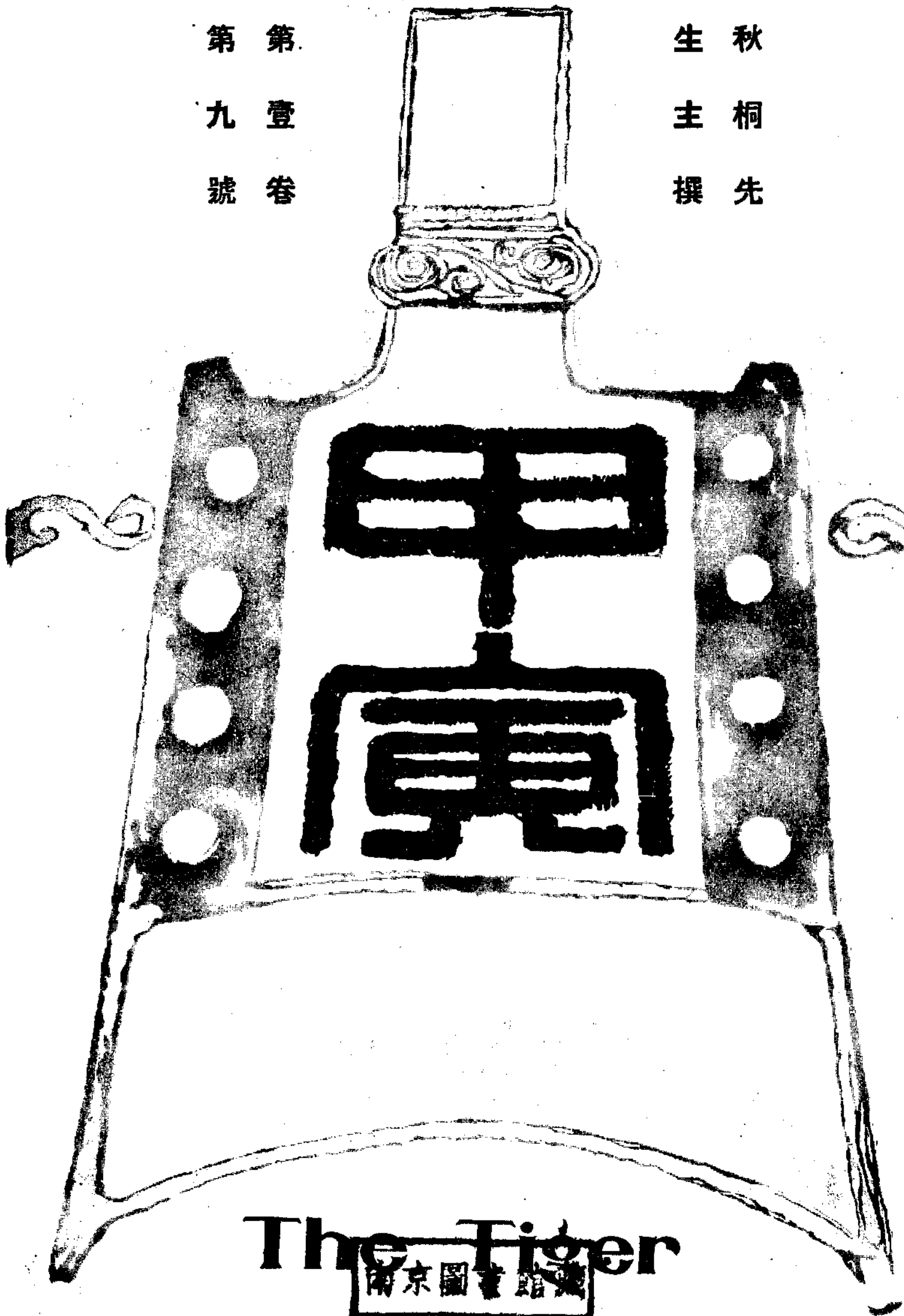


第 第
九 壹
號 卷

生 秋
主 桐
撰 先



The Tiger
 南京圖書館藏

本 社 通 告

一本誌以條陳時弊。樸實說理爲主旨。不作架空之論。尤無偏黨之懷。海內宏達。皆可發揮意見。印載本誌。惟所主張。須無背本誌主旨。

一本誌既爲公共輿論機關。通訊一門。最所置重。務使全國之意見。皆得如其量。以發表。其文或指陳一事。或闡發一理。或於政治學術。有所懷疑。不以同人爲不肖。交相質證。一律歡迎。儘先登錄。

一本誌社友無多。精神聞見。或病狹隘。如有斐然作者。願爲擔任長期撰述。尤用感荷。紙筆之資。從優相奉。聊證同心。非敢云酬也。

一小說爲美術文學之一。怡情悅性。感人最深。雜誌新聞。無不刊載。本誌未能外斯成例。亦置是欄。倘有撰著譯本。表情高尚者。本誌皆願收購。名手爲之。酬格從渥。

一本誌印刷體裁。每面爲十六行。行四十字。稿紙能與相合最妙。字須明了。不可寫兩面。圈點須從本誌格式。請特別注意。

一本誌事務印刷發行兩項。歸上海四馬路福華里亞東圖書館經理。其有關於文字者。乃章秋桐君任之。須由日本東京小石川區林町七十番地甲寅雜誌社直接收發也。

一本誌前由秋桐君一人經理。事務煩冗。不免延期。近頃以來。秋桐君祇任編輯文字。如期撰就。自後按期出版。必不延誤。

青年

出版預告

群益書社

我國青年諸君

- ▲欲自知 在國中人格居何等者乎
- ▲欲自知 在世界青年中處何地位者乎
- ▲欲自知 將來事功學業應遵者何途徑者乎
- ▲欲攷知 所以自策自勵之方法者乎
- ▲欲解釋 平昔疑難而增進其知識者乎

欲明乎此 皆不可不讀本雜誌

諸君精神上之良友也

蓋本雜誌之主義……
 實欲與諸君共同研究商權解
 決以上所列之種種問題深望
 諸君之學識志氣因此而日益增
 高而吾國將來最善良的政治教
 育實業各界之中堅人物亦悉為
 諸君所充任則本雜誌者實……

九月中出版

法 律 要 覽

每册定價大洋四角

全出已 全出已 全刷印 全刷印 全刷印 全出已 全出已

國際私法要覽

國際公法要覽

民事訴訟法要覽

刑事訴訟法要覽

刑法要覽

商法要覽

民法要覽

法律之學。浩博無涯。淡千條萬緒。而各有其本。各有所用。不可混淆。因是之故。不獨理解為難。即記憶亦極不易。本編將各項法律學說。備為搜集。用表解式。排列綱目。張極其清白。立詞不繁。而新舊異同。駢比列出。不稍遺漏。凡疑難莫決之處。則發為種種問題。以求解釋明悉。一開卷而諸說並陳。最有助於記憶。學法律者。不可不手置一編。

印 行

群 益 書 社

上海棋盤街

憲法論綱

陳文中譯

是書原本乃日本法曹關編纂分四編第一編緒論第二編論國家之組織第三編論國家之機關第四編論國家之作用其內容雖編書者有一定之主旨然使其於法理上有辨論之價值即不問新舊異同之學說皆搜羅載列而明其所自出一以便於學者參攷研究為歸宿而編制精當條理詳明於斯學中最高善本

精裝一厚冊 定價一元五角

法律顧問

劉積學譯

是書目的欲使人民於簡易之時間知法律之行為及其程序故特將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四種之事項提出以簡明之詞說述法律之作用專主臨事應用故詳於舉例而略於學理法律之理淵浩綿蔓不易解斷此書輒能片言居要一讀了然於補助學者之研討提醒當事人之神思皆有裨益

精裝一厚冊 定價二元

西洋歷史教科書

日本本多淺治郎著

日本本多淺治郎原著其特異處頗非他書所可及一西史帝王統系極繁未易詳其顛末本書隨處揭出世代圖表讀者可一目了然一凡事蹟錯綜前後互見者最難確記特加眉批註釋論斷道明前後關係不至漫無條貫一人名地名概附英文原名便於考證通篇體裁新穎著筆嚴潔而材料殊甚宏富最合中學師範教科之用

全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上海中棋盤街

羣益書社

日本清水澄著

法律經濟辭典

張春濤郭開文譯

定價二元五角

是書為日本清水澄博士所著。博士乃日本法學大家。從事於我國法政教育已十餘年。此書之作。意在取便我國學者。故解釋特為明細。所收名詞。極其詳備。我國現行法政詞典。無與倫比。漢譯之時。博士躬與校役。自撰序文。尤足徵此書之成。絕無草率。

日本河津暹著

貨幣論

陳家瓚譯

定價七角

是書第一編。概論。第二編。硬貨論。第三編。紙幣論。編中於貨幣之沿革。本位之得失。貨幣之原則。發行貨幣之方法。各國貨幣之比較。皆能扼要以談。不為膚泛。最合教授之用。

日本金井延著

社會經濟學

陳家瓚譯

定價二元五角

著者於東洋經濟學者之中。最稱老宿。為後輩所推重。然不輕著述。生平所撰。只此一書。詳贍賅博。於斯學之精微。闡奧論議。入微。讀其書者。於開卷時。往往不勝汪洋之嘆。及乎終篇。則凡於斯學。疑難莫決之點。皆能爽然明悉。洽泐浩瀚。包舉衆長。固有非他書所可及者也。

上海羣益書社出版

陳設中之益品

分類地理掛圖

◎胡晉接程敷錯先生合著◎

四大交通圖

單張
大幅
最便
懸掛

中華民國鐵路全圖

中華民國航路全圖

中華民國電政全圖

中華民國郵政全圖

註載
明細
一目了然

自然地理圖

中華民國山脈全圖

中華民國水道全圖

中華民國地勢全圖

中華民國地文全圖

◎上海
四馬路
福華里

亞東圖書館印行◎

每種
一幅
每幅
定價
五角
五分

甲寅雜誌第一卷第九號目次

帝政駁義……………秋 桐

聯邦論再答潘君力山……………秋 桐

憲法與政治……………東 孫

和懸異前論……………邊 莫 鍾

唯物唯心得失論……………樸 樸

戰時財賦論……………端 杰

論 雜壇首 王國維稿十二首 朱其濂稿三首 吳汝基稿二首

再讀秋桐君之聯邦論（附錄） 古德諾博士集和與君主論之質疑（附錄） 中國國體論（附錄）

邊 譏

息黨爭（任公） 大對於籌安會之意見（何震生） 梁 繼（周銳鋒）（CMS） 契約（王德石） 邦與地方團體

不速犬馬(初編)

文苑

原史(卷之無) 孫徵君詒讓事略(卷之無) 明永歷皇帝賜鷄足山寂光寺勅書跋(卷之無) 王國運

詩四首 王國維詩十三首 朱孔彰詩三首 易培基詩二首

讀史餘談.....無涯

喇嘛漫記.....苑夫

西冷異簡記.....寂寞程生

帝政駁義

秋桐

兩月以前。愚作共和平議。稍稍著論。以明世俗厚誣共和之非。時帝政之說。初見根萌。楊度孫毓筠之流。傳聞有密呈勸進。事爲東京朝日新聞揭載。傳笑外邦。楊孫恚焉。馳電辯正。曾幾何時。前之諱飾而不肯承者。今且明目張膽。立會布詞。號召黨徒。唱和表裏。此其故何與。愚聞黃君遠生之言曰。研究「國體上基礎問題」。吾國人「於法律上不得有此自由。故於迫在目前關係國脈之根本所在。舉聽其自然之遷就所屆。置之思慮議論之外。」(一)斯言而信。號爲一國之「法律」。胡乃昨日所懸爲厲禁者。至今日而特許之。又讀籌安會之宣言曰。……明知國勢之危。而以身毀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謂何。斯言而信。楊孫諸子。態度逾時。而有不同。得毋前日不免有利害毀譽之見存。而今日愛國守義之情獨至。凡此諸問。誠不免起伏於吾人之心胸。然稍加熟視。則又無覩。從而索答。夫亦可以不必矣。

何以言之。當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法蘭西總統魯意拿破崙驟行政變。毀棄千八百四十八年之憲法。而即要求國民。賚以自製憲法之權。其後投票。以七百四十萬票通過。抗之者僅六十四萬耳。逾年十一月二十一與二十二兩日。復以魯意稱帝一事。下國民議。可決票則達於七百八十萬之多。視前有加焉。善夫瑞士學者卜碩德之論十二月二日之事曰。『凡政變之後。一國之運命。既懸諸一人之手。』

(一)見八月十四日亞細亞報

於斯而下問於國民。是否願以絕對之權加之於己。是猶以己答之題。重行發問者也。〔一〕論十一月二十一與二十二兩日之事曰。『此種法令。謂國民可決。特權力之移置。謂已有之權力自非憲法之行爲也。求其類似則皇室法庶乎近之。蓋皇室無特權。不言典範。帝力不彌滿。不求帝號。皆以前有者爲之符。其揆一也。語以近世憲法。則失之遠矣。』〔二〕用此觀之。然則吾國若立帝制。其目前之見象可想。今諸君樹爲名義。從而鼓吹。一則曰切磋。再則曰商榷。殆無往而非卜氏所謂『已答之題』。爲說萬千。大抵周旋此膠彼漆之中。以塗飾國民耳目。而吾人從其後而觀之。若者懷疑。若者致辯。是不亦太迂闊不近事情矣乎。

願或者曰。此學問研究之事也。事勢儘可蒙然於一時。學術終且獨立於無既。且上自當塗。下至政客。皆曰學也。學也。則君子可欺。尼山與進。愚雖淺聞初學。亦安忍不貢其所見。冀以釋滯而解疑。惟賊民興矣。乃始言學。得毋與漢臣議講孝經。以服黃巾。同類而共譏。嗚呼。亦非所計矣。

愚之所最不可解者。首在籌安二字。彼豈不以由我之道。國家可得長治而久安也。則所謂安者。果愚所見。非謬當以國中不見革命之禍爲衡。而國中不見革命之禍。苟非國中利害衝突。質劑停勻。斷乎無幸。此其理昭哉。無翳。雖至愚者不能瞑目而無見也。今若於倉黃之中。推翻共和。創設帝政。此其所爲影響於革命者。有二要義。一曰己身以革命倡。二曰認革命爲憲法上之權利。此非愚一人之私言也。卜碩德

(1) Borgward, Adoption and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s 二四〇頁

(11) 頁

之論法蘭西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之投票曰：『票爲可決。實不待言。苟一票否焉。則此一票。意在主戰。故凡共和國。遭逢此境。政府所事。直革命之行爲。羅伯士比所用革命字。其義指此。良不誣也。當是時也。造法之權。在法操之國民。而爲暴力所支。不能運用。其在事實。則誰能行。苟疊達者。誰即擁有造法之權耳。誰能別行一苛疊達造法之權。又即歸之。』(一)前舉二義。已可於此數語中。約略盡之。則其事正與革命爲媒。而漫曰安焉安焉。此非別有奧義。爲淺闇所不及知。乃自陷於矛盾。而不覺矣。

請試卽二義而申明之。革命一語。在歐文字典中。覓之。殆無不訓爲政治根本上之變遷。夫變遷亦何常之有。有帝政變爲共和者矣。亦有共和變爲帝政。苟其不免於驟變。則其無所逃於革命之義無疑。讀者試從百科全書中查之。所列革命之例。其在法蘭西。每以千八百四十八年之第二共和。與千八百五十一年之魯意拿破崙自帝同舉。(二)此本淺義。不待指陳。(三)或曰。變更國體。如『不擾亂秩序』。卽謂之革命。胡傷顧此之所謂不擾。其義究居何等。夫防民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此誠古今中外革命之所由起也。而當其未至於潰也。其爲本無所壅。無潰可言。抑或壅已莫堪。去潰一間。其度之殊。相去懸絕。惟未潰之名。入乎僥倖苟偷者之耳。則幾乎無擇。今不擾云者。正此類耳。於義果胡取乎。或又曰。變更國體。非徒言之。大抵實力既充。然後以舉。則卽名義不易。實際何殊。苟指易名爲革命。則攬實之爲此。

(一)同上。

(二) Nelson's Encyclopedia.

(三)近見京滬各報。發表反對籌安會之意見。即多明此義。

無疑。今斷斷執前者爲未可。寧非以五十步爭百步乎。曰：愚固未嘗左易名而右攬實也。大凡苛疊達之行爲。卽無異於革命。羅伯士比。固不求爲帝者。其所用革命一語。意義甚明。卜碩德述之。亦以論魯意拿破崙之行政變。而非論其建帝號。由客之言。可以證明革命之程。敘不自建帝號。始而建帝號之爲革命中一絕大關鍵。似尙需數語爲之說明也。蓋二者相較。其本質固無所差。以不加冕之總統。與加冕之皇帝。詢人何擇。智者必將不答。惟其影響於政治。則深淺有殊。善夫黎白曾造政治之精義曰：『共和國之安全。與謂基於多數者。得其代表。寧謂基於少數者。握有運動多數之權。』(一)此種運動之權。在民主專制之國。固亦不見。然不得謂之絕望。或者政潮猝轉。而民意以伸。善於運用者。範不軌者。以入於軌。亦竟行所無事焉。未可知也。故若而社會。雖云不安。大小禍變。亦或時發。而政潮尙保留有一二分伸縮之餘地。在堅忍多慮之國民。宜若不有鋌而走險之憂。若並民主之號。而棄之。則所謂餘地者。盡矣。此其異點也。

請及次義。自來論革命者。祇許其有倫理上之根據。而不許其有法律上之根據。英儒席兌曰：『謂暴動者。擁有憲法上之權利。其語若非矛盾。卽爲不詞。雖然。由近世政治思想推之。若現政府有絕大之失政。無論政體何若。而謂人民不有倫理上之權利。顛而覆之者。固猶未之前聞也。』(二)此可以爲論宗矣。雖然。若民主專制。則亦有謂革命在法律上爲有論據者。魯意拿破崙宣布第二帝政之憲法。其敘文有曰：

(一)參閱拙著政治與社會第九頁。

(二) Sidgwick, The Elements of Politics, P. 618.

「中央集權之國。其一國之元首。無論善惡何如。而要爲衆情注集而無間者也。以故若於法典之上。宣言不負責任。卽爲愚弄民情。卽欲建一虛構之法理。曾以三次革命之暴力。抉破焉者也。」(一)此在拿破崙。不過以明自重責任之意。不謂國民所以糾問元首責任之道。卽於此中以法律之意。規之德之學者。波因哈克講其義曰。法蘭西憲法此段之旨。『乃以憲法之力。公認革命爲課問元首責任之一手段。且以違反法律之事。視與組織國家之事等量而齊科。』(二)此其理由。波氏並暢發之。謂專制之政。至於此級。爲元首者。誠不能不對於國民而負其責任。但責任者。自若人之口出之。直一羌無意義。在國法上。不能貫徹之。門面語而已。蓋國民既以一國最高之權。永託諸一人之手。則當最高權。仍然在其身中之際。不得從而課其責任。昭然甚明。苟欲課焉。非於法外計謀。以暴力奪其權而歸焉。無他途也。夫無課不成。責任。彼既以責任。規之憲法。(三)是卽所以詔國民曰。爾得有憲法上之權利。日日提革命之軍。以踵吾後也。且『民主專制。類由暴力而來。故己之對於暴力。卽失其所以主張權利之道。』(四)夫至不能主張

(一) Dans ce pays de centralisation, l'opinion publique a sans cesse tout rapporté au chef du Gouvernement, le bien comme le mal. Aussi, écrire en tête d'une charte que ce chef est irresponsable c'est mentir au sentiment public, c'est vouloir établir une fiction qui s'est trois fois évanouie au bruit des révolutions.

(二) Damit wird die Revolution als Mittel, das Staatszerknüttel zur Verantwortung zu ziehen, verfassungsmässig anerkannt, der Rechtsbruch für eine organische Einrichtung des Staatsrechtes erklärt. Kornhub, Allgemeine Staatslehre, 173.

(三) 法蘭西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之憲法第一條卽曰「Un chef responsable nommé pour dix ans

(四) Wie die demokratische Tyrannie durch Gewalt begründet ist, so kann sie auch gegenüber der Gewalt kein Recht behaupten. 44

權利是已。喪失法律效能。苟一方喪失法律效能。他方所爲。卽無所謂違反國憲。此其大旨也。昔者嘗以德法兩國之學者。論政各懷極端之見。引爲政學之悲觀。今於以暴易暴一說。不謂以號稱膜拜君政之波因哈克。與頂禮共和之盧梭。語如一轍。波之言曰。民主專制。成於暴力。惟以暴力傾之。斯爲適法。曩舉之矣。而盧梭民約論。開宗明義曰。『人民見迫。不得不服服之宜也。一旦有力足脫羈牽。脫之愈見爲宜。蓋人之自由失矣。今以其所以失之之道。得之非彼。此時有權回復其自由。卽人當初無權可剝其自由於彼。』二賢之言。細論之。自多差異。惟本篇不能具述。茲之不憚稱引。亦惟於行『民主帝政』者。證其不得不認革命爲有憲法上之權利矣。

用此觀之。帝政與革命之關係。亦可知矣。若曰。政府自有能力。可使革命之禍不生。愚決不以其說爲無根。且灼然見其力之足以支持若干時而不失墜。然祇以證革命之禍之不猝發。而不足證其禍之消弭於無形。旣曰籌安當以消弭無形者爲衡。不當以幸不猝發者爲的。況乎政治之事。無能前知其果不猝發與否。今仍未易言也。席兌又有名言曰。『社會之安寧。其基與謂存乎政治。寧謂存乎道德。是必國中優秀之一部分。恒溫和而公正。富於同情。明於公益。小羣無非分妄誕之思。階級無貪利傾巧之病。多數黨之勝利。不挾強橫之力。以俱行而後。此種安甯。庶幾可保。不然。未或能免於革命也。須知地球之上。無論何處。而欲以一部多數之人。強一部少數之人同居其地者。屈服於其下。而謂有道德上之權利使之。

（13） Tant qu'un peuple est contraint d'obéir et qu'il obéit il fait bien s'il qu'il peut secouer le joug, et qu'il le secoue, il fait encore mieux car, recon-

vrant sa liberté par le même droit qui la lui a ravie, ou il est fondé à la reprendre, ou au ne l'étoit point à la lui ôter

爲之乃一不可想像之事也。〔一〕席氏之言。乃論普通治道。其爲說且如此。若執民主帝政。卽其意見。又不知言之進於是者幾何。夫立國而至道德之基礎。全然破壞。則如盧梭之言。人亦爲其最強者而已。語云。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行見人人自以爲勝。廣家家各以爲華。拿心理所存。必有事實。而天下無甯日矣。是之謂籌安。不亦非常可怪者乎。

籌安之名。旣不能立。則其發起詞所言。絕無駁辯之價值。可以想見。愚雖不肖。亦誠不欲以無謂之言論。與人爭一日之短長。然以國人辯理之力。異常薄弱。感情一動。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愚懼其欺惑愚衆。沈國家於九淵。而無以自救也。輒爲辯之於次。

詞中所陳本國事實。爲有目者所共覩。其爲姦言曲說。無待指陳。若夫外國史例。人或不曲考求其真實事理。而聽其臬亂。請得述其言曰。

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國。如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猶魯、衛芬尼什拉等。莫不始於黨爭。終成戰禍。其最擾攘者。莫如墨西哥。自麥亞士遜位之後。干戈迄無寧歲。各黨黨魁。擁兵互競。勝則據土。敗則焚城。劫掠屠戮。無所不至。卒至五總統並立。陷國家於無政府之慘象。我國亦東方新造之共和國家。以彼例我。豈非前車之鑒乎。

愚於著論之先。請述蒲徠士之言以相證。蒲氏英之夙學。而近遊中南美以歸。著爲『南美』〔二〕一書。與其所著『北美』〔三〕同稱衆說之邪者也。蒲之說曰。

〔一〕同前。

〔二〕 Bryces South American

〔三〕 American Commonwealths 卽所謂平民政治。

自中南美諸邦離西班牙而獨立。樹立共和。歐人之愛自由者稱之。美人尤甚。蓋美人篤信共和。至今猶多謂君主國與自由不相容。而以諸邦爲其肖子。故愛之也。顧西班牙於千八百二十六年。已盡撤駐兵。離去美境。而一世復一世。共和之花。仍萎頓而不開。所見惟革命相續。狄克鐵特相承已耳。於是歐人漸厭惡之。發論抨彈。惟恐無及。美人則始終護之。凡以共和稱者。類爲所袒。不知二者俱泥於其名。而未詳窺其實。譽者失矣。毀者亦未爲得也。夫論名易而察實難。人每就易而避難。故偏蔽殊甚。以例言之。巴拉圭（一）共和國也。共和憲法。且巋然存。而佛蘭西亞與羅佩慈。實以兵力統治之。委內瑞拉（二）昔在蒲蘭柯及加斯安專制之下亦然。吾儕聞人共和其國。輒以爲治者公平之政。力實由被治者同意而來。而欣然施其同情。今於巴拉圭及委內瑞拉。亦有權享吾儕之同情否乎。如其有也。則羅佩慈及加斯安之不道誠足執以駁詰共和論者。如其否也。則歷史上偶然之現象。誠無與於共和而不能以爲贊否之標的也。以如是而贊否之。乃不離名稱問題而去。事實千里也。

請言事實。歐人喜以抹撥之論。取中南美共和國而一律短之。此誠不平者也。而在今日。覺其爲不平尤甚。歐洲之君主國。由最善逮於最惡。等差歷歷。至有別焉。中南美之共和國亦然。其中儘有若干國。不媿於歐人所謂真共和憲政機能誠實無妄。亦有專制之邦。純恃武力以相支柱。立乎兩種之間。尙有多數之國。其政治行動。若規則。若不規則。若完全。若不完全。議會代表輿論。亦非全無勢力。人身財

Paraguay

（一）即牙尼什德

產諸權利之保護亦非盡不相當。法律之應用施行縱難確實而亦不視行政官專斷之意與爲轉移。此其大較也……

所謂眞共和國。吾蓋於智利與阿根廷遇之。智利者在拉丁美利堅諸國之中。於歐美人所稱自由憲政之國最能契合者也。蓋選舉取制限主義而政權則由一部分小地主與法律家主之。其機關之運用與政黨之活動精神方法無一不與十八世紀之英吉利相同。所不同者一爲君主一爲共和耳。內閣更迭不時有之。而於政治之運行無礙。立國之普通政策從無變更。革命之事久已絕迹。其爲今人記憶力之所能及者惟內亂一次而已。其時總統巴麻西達（一）以其所懷政略。憲法所賦之權力不足以行之也。則與議會堅持以致訴之武力兩派之人陳兵相見。以各主張其權利。猶之英吉利查爾士第一與巴力門之戰焉。巴麻西達戰敗卒至自殺。巴麻西達者富於理想之人也。與尋常野心專制之家截然不同。徒以所爲於法未安。遂至敗死。自是以來智利之政治蓋全入於憲政之恒軌矣。在千九百十年黨派歧而爲六。保守黨一而自由黨五。自由黨時分時合。條理井然。能力辯智。都臻高度。人民一般之公共精神亦俱健全而活潑也。

阿根廷之史蹟所歷艱險誠較智利爲多。六十年前曾阨於狄克鐵特之下。與巴拉圭之阨於羅佩慈正同。自是以來內亂時有……然自千八百九十三年以還國中不見兵爭之事。其政潮偶或不穩亦不過如歐洲諸邦恒爲無政府黨之思想方式所動盪而已。軍略主義夙昔之所膜拜也。而今已不見。

行政之事。由政治家掌之。法律精神。極其嚴整。簡而言之。今日之阿根廷。純爲一立憲共和國。與智利適同。如有缺點。抑亦共和之缺點。而非屬於共和。其皮專制。其質之類也。由此兩例觀之。可見在南美空氣之中。西班牙血液之內。蓋無物焉。阻止共和政制。使不運行。如其運行未底於完也。則斯世。運行政制之不完者。何在。蔑有用此以證。苟非於立憲精神。極不相宜。此種精神。行見浸淫漸漬。以入乎法律系統之內。夙昔暴力相傾之習。掃地盡焉。且觀夫阿根廷之所由安泰。尤見他拉丁美利堅諸國。亦可漸次前邁。以進乎守法律尊秩序之美風矣……

要之南美之共和國。凡十一。綜其全而論之。其政况遠良於六十年以前。斷無疑義。凡諸國者。大都軍政之原素。益益減。憲政之原素。益益增。法家作政。誠不敢必其守法。而較之軍人。則優越多。多號曰法家。其手段。將無取於橫暴。與其得一毀法者。毋寧得一守法者。爲愈也。革命內亂之事。雖亦有焉。而殘酷遠不古若。刑僇政敵。亦所罕聞。政治暗殺。盛於歐洲。而在此則不恆見（一）……

前世紀之中葉。歐人之崇信自由者。見夫中南美諸邦。獨立有年。自由殊盛。而道德不進。幸福不增。國內之繁榮。亦無可論。則大失望。以爲自由之功用。不臻。而厭薄諸邦之說。以起。噫。此曹何感情之盛。一至此也。彼之自失。豈非過信自由之力。之所致乎。在昔政治之不良。彼以爲全屬君主貴族之過。而不悟政治之失。由經驗所詔。不盡屬於政體。而人性實爲本。因試觀歐洲政局。自千八百五十九年以來。有多數之國。政權漸由少數人之手。入於多數人掌握之中。而道德平和之黃金時代。曾不隨而湧現。

（一）以最近五十年計之。歐洲之暗殺。似多於中南美。（原註）

且愁歎不平之聲。轉或時聞。有曰法律不能持階級之平。有曰議會之信用墜地。有曰行政機關。非由國民直接監督不爲功。其在北美。此種監督。且謂當推及於司法所宜改善之事。亦多端矣。而迄未聞稍有智識之人。謂宜反而訴之。古代武斷壓制之習。其所覺者。亦政術日進於艱難。非昔人之所及見。今後唯有受教於經驗。以從事耳。果予此說而不謬也。則於評隲南美之政情。不尤宜廣設想詞矣乎。南美自來遭際之困難。比之歐洲爲多。而其成績可觀。亦既若此。輒鰓鰓爲其方來抱悲觀焉。誠無謂也。(1)

由蒲氏之言以談南美政治。可以窺見一斑矣。夫蒲氏特著書言南美者之一人耳。以其人爲吾國社會所知。而意見平實。富於經歷。不務爲非常可喜之論。國人讀彼所著平民政治。已深信之。故特擇一小段譯焉。而繁重已如此。則其他關於中南美之真實政象。可益吾人神智者。且不知凡幾。條而出之。無在不足使籌安會之所主張。失其根據。嗚乎。國人不學。以道聽塗說。自安而淫邪無恥之政治家。遂敢於利用其弱點。妄設似是而非。常識莫究之外國政例。以欺惑邦人。諸友寧非國家之奇厄也耶。茲不具論。惟綜合蒲氏之言。以衡吾國。求其要點。得三事焉。(一)中南美之共和。決非盡惡。第其品級。有上下中。上中無論矣。吾今所號共和。望其下。駟且猶不及。而乃罵倒全體。指爲殷鑒。借作推倒共和之資。斯誠妄人之談。(二)共和有名有實。以共和之名。行無道君主之實者。不得蔽罪共和。(三)共和之蔽。祇宜於本身救之。反之。古代武斷壓制之習。爲有識者想像之所不及。最後一點。請更詳之。桑麥丁(二)智利之華聖頓也。

當革命急時。殊疑民政之不可遽採。而終主張共和政府。以制限選舉爲之基。波利華(一)委內瑞拉之愛國者。以有澄清南美之大志。華聖頓之名。且遍於諸國者也。其致疑於共和之不可驟期。亦惟思以聯邦組織救濟之而已。之總統任期。延之終身而已。(二)至夢想帝國。梟傑如佛蘭西亞與蒲蘭柯之徒。亦未或萌動於胸。非必不欲。而在勢有所不可。蓋中南美諸國政象之所以不甯。而革命時起者。以狄克鐵特制之爲崇耳。狄克鐵特雖曰專橫。而尙居民選之名。任期有定。憲法之精神雖失。而形式猶存。人民欲得而甘心。已至於此。假若進而稱帝。其不同於抱薪救火。以酒解醒者。幾何以故。百年之間。中南美政。雄疊出。而帝政迄無聞焉。非不爲也。知其爲之。而亂且日益於已。亦大不利也。此種自愛愛國之道。梟雄當局。猶且深知。豈吾萬里旁觀。得以諉曰無覩甚矣。籌安會之所推證。爲別有肺腸矣。

愚執筆至此。忽得美人古德諾最近之作。曰論君主與共和。載諸八月十九日亞細亞日報。亦有曰。

南美各國中。亦有數國用共和制而頗有進步者。其尤著者。則阿根廷智利巴西三國是已。阿根廷及智利兩國初建共和時。騷擾紛紜。久未平定。然其後乃漸見安寧。頗享太平歲月之福。至巴西則自二十五年前建立共和制以來。雖略有騷動。而共和之命運。實屬平安。然此三國於立憲政體。皆能極力進行。而巴西則未立共和之前。在帝國時代。業能鼓勵人民。使之與聞國政。故三國之得此結果者。非偶然也。

古氏之稱道南美諸共和國。智利阿根廷而外。尙數巴西。且較愚所述蒲氏之言。又進一步。則儻若由他

(Exhaustive Bibliography)

(二)亦憲氏所紀之言。同上。

學者言之。又或推而及之委內瑞拉諸邦。惜吾文幅窄。不能遍舉。且此等國者。乃古氏所謂『尤著』。蒲氏所謂『不媿於歐人所謂真共和』者也。則其他略下於是。而得以能是亦足善。是亦足稱之者。又必不乏其例。是世俗謂當取南美爲戒。由蒲氏古氏之言。以推反謂當取爲法。有何不可。古之言曰。『阿根廷及智利兩國初建共和時。騷擾紛紜。久未平定。然其後乃漸見安寧。頗享太平歲月之福。』是兩國之得有今日共和之效也。倘易共和而爲君政。其騷擾紛紜。雖至今日猶未已焉。未可知也。姑讓百步。謂行君政。其效等於行共和。兩國太平之福。雖立君主。亦得享之。則二者宜乎無擇。夫利不十。不變法。今共和無恙。政例相詔。明明由之。可致太平。而不急起直追。學其步伐。轉欲摧滅本制。別立君主。是何用心。且如是爲之。亦逕爲之可矣。而必嘵嘵然告於衆曰。此吾鑒於智利阿根廷而爲之也。豈非奇冤。古之言曰。『巴西……建立共和制以來……共和之運命。實屬平安。』至其何以平安。以愚所知。蓋純爲聯邦憲法之賜。國之雄於黨爭。而設爲聯邦之制。以調和之。行之而有效者。厥惟巴西。是吾人果畏黨爭而啓戰禍矣乎。亦倣法巴西立聯邦以平之。斯爲可耳。不此之圖。而輒欲創立君主。且嘵嘵然告於衆曰。此吾鑒於巴西而爲之也。豈非滑稽。古之言曰。『三國於立憲政體。皆能極力進行。』此用以警策共和。謂爾亦宜追蹤三國。實行立憲。誠爲明訓。若以證吾國之宜於君主焉。則其意必曰。爾於立憲政體。不能極力進行。故當毀共和而立君主。無論所圖君政。亦以立憲爲期。已首限其說於不可通也。姑如其意。以求之。是乃吾望三國而不可齊求爲南美。而不得而又何訾焉。嘻。今之翹南美之例。以震驚國人。使之畏避。而惟君主是卽者。亦坐未暇深考耳。夫以未暇深考之事。輒引爲感情煽動之資。此等政談。實同蠱賊。古氏號爲

學者不肯悉喪其身分。供人犧牲。故所引政例。偶亦徵實。惜其於支吾鬱柄之處。無可詆譏。然終肯稍語真象。使人有析疑昭滯之餘地焉。國人自亦受賜不少也。

或曰。吾子所言。誠信於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猶魯衛。芬尼什拉等國。如籌安會所稱者矣。然於墨西哥。今日之擾亂。又何說以處之。曰。愚固非謂中南美諸國之無黨爭與戰禍也。此豈僅中南美有之。立國於他洲者。亦時不免。今茲之所當研究者。則此種黨爭戰禍。是否即為共和之咎已耳。如其是也。其在邏輯。僅一墨西哥行共和而敗。他國行之而善者。不知凡幾。尙難據以蔽罪共和。然強欲蔽之。終非無說。如其非也。則共和自共和。黨爭戰禍。自黨爭戰禍。墨西哥之紛擾。即百倍於今日。猶於共和本制。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矣。蓋共和有名有實。謂共和為有害。必其害見於行共和之實者也。若以共和之名而行非共和之實。而遽曰害云。害云。則誠李代桃僵之尤。不值論列。善夫前舉蒲徠士之言曰。『論名易而察實難。人每避易而就難。故偏蔽殊甚。』今人之論墨事。無往而不『偏蔽』。請得略而論之。

墨西哥今日之慘劇。推原其朔。有一大罪人焉。其人為誰。即爹亞士。蓋彼柄政二十八年之久。徒致力於一己權勢之擴張。而無意於政治根本之解決。利用外資。開發實業。誠不得謂其非計。而爹氏號稱有造於墨。亦惟此焉。然財產集中。而貧民生計益苦。夫國基之所由穩固者。在夫增造中流社會之有恆產者。使與地方同其休戚。用能講自治。重秩序耳。而墨國以驟立大資本之故。財政實業之權。悉操諸爹氏左右。佞幸之手。號曰相諱非柯。招權納賄。無所不為。全國之大公司。八九為彼輩之股本。而人民即欲

立小式工商之業。亦非財賄運動不行。以故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而中人之資。所恃以爲社會中堅者。不可得見。教育者國命之所託也。而爹氏全然不講。計由爹氏之手。輸入外資。在英金三萬萬鎊以上。而於教育事業。所費至微。故民智之不進。三十年幾如一日。當亞氏任職之時。墨人之能誦讀者。已在百分之十左右。而及其去位。猶不及百分之十五焉。夫以貧民與愚民兩種政策。相輔而行。而欲其國之能安。此何異揚湯而求止沸。且也。墨人雖乏通智。而一部優秀人士。感於近世政潮之不可遏。其於憲政運動。決非不宜。爹氏怙勢不讓。非惟不能利導。而且專以束縛馳驟爲事。彼之一敗而不可收拾。此尤巨因。姑不多述。述其因之最近而易見者。

夫爹氏之失政。不待言矣。而其故作狡獪。食言而肥。嘗試人民之心理。冀取好感。以偷其國。不得則縱其鷹犬。到處摧殘。假藉法律。僂辱異己。則尤革命之所由驟發也。蓋爹氏第七次之任期。當終於千九百十年。彼之不肯遽舍其位。固不難以種種行爲而證之也。乃前二年。彼忽告一美國雜誌記者。自明無戀棧之意。其言曰。『無論吾之友人與吾左右。爲吾計謀奔走奚若。而本任一終。吾即遠引。決不更廁斯職。八十年。於時已至。自信亦不堪爲世用矣。就職以來。予蓋息息望有一日。墨西哥共和國。能在大選之期。慎簡替人。移易政府。不有革命流血之慘。且無傷國家信用。或阻害進步之機。此一日者。今已至矣。在墨西哥共和國以內。吾甚願發生一反對黨。如其能生。吾歡迎之。不以爲禍。而以爲福也。且若其黨能展發才力。爲治而不爲暴。吾猶將維持之。忠告之。凡吾前此所以樹立民政之全功夙勩。願一切忘之。』

此一宣言。墨西哥全國報紙。無不轉載。參氏之人望。於焉頓高。時國人厭參氏之政久矣。方求所以解脫之道而不得。忽參氏自明其淡泊之志。亦遂不暇辨其以方欺人。而羣然信之。政治結社。遂乃如雲而起。凡候補總統宜爲何人。與夫民政宜何由而改善。論題森列。討議不休。旬日之間。朝氣溢乎全國。論潮所至。迄無以參氏始終連任爲宜者。夫參氏治墨久。揣摩墨人品性最稔。而最善用其弱點者也。初意彼一宣言。人之反其假託之意而附之者必衆。以爲吾總統純白無類。吾民誠重違其情。而爲全墨思之。非此人誰稱厥職。計惟犧牲一人之名譽。以救全國之實禍。便不料墨人雖馴於參氏權謀之下。而當國脈存亡之際。究亦不肯喪其獨立之主張。卒之不僅不如參氏之所竊期。而且以參氏之僞宣言自蔽。向他端僞馳不已。昔者韓非明說之難也。謂「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明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然若其事爲世主利害所關。又豈獨疏之而已。迫而爲苛疊達。將亦其所不惜。今墨西哥之愛國者。既陰窺參氏之實。而故崇其顯。以與之抗。此誠參氏之所不能忍。不得不撥去假面而施其辣腕者矣。當此政情活潑之秋。參氏之爪牙。發爲通告。以警諸政客。大旨謂總統之宣言。以政情卜之。決難視爲有效。此之通告。準以慣例。無不知爲代宣參氏之令。而反對黨之首領。誠恐以此激成禍變。態度因爲一移。斯時之所議決者。則總統一席。無更與參氏爭衡之望。以彼不肯遽舍。則雖選民人人不欲。而終無所逃於威力金錢之外也。於是彼等之指針。轉而爭副總統。以謂副者誠爲吾黨之與。則參氏高年。一旦不測。繼其位者或能與吾黨同其政見。以謀國利也。此意既布。參氏不置可否。其爪牙亦無宣示。政客以爲

爹氏已許之也。則運動又興。有曰中央民政俱樂部（一）者。應時而起。標舉政綱。演員四出。時紐福黎陽省（二）之省長萊詩（三）頗負衆望。乃以副總統候補者歸之。斯人一出。迎者如水。墨人本好感情。而湮鬱既久。尤莫自制矣。爹氏至此。又復大恨。在職副總統柯奈爾（四）者。爹氏之所馴養也。以他人代之。豈其所甘。於是強壓之策。再接再厲。凡軍官議員之同情於萊詩者。遣戍褫職有差。全國政黨所有集會。悉以兵力潰之。而首領拘捕投獄者不絕。餘衆殺傷尤多。如阿薩加（五）柯利麻（六）卜蒲拉（七）諸省。皆其擾亂最著者也。新聞之左袒萊詩者。悉停版。記者囚焉。萊詩故爲爹氏所親。而任爲紐省省長。逾二十年者也。至此遂宣言否認候補之事。爹氏託詞調查軍事。遣往歐洲。兩年不召。

墨人之反對爹氏。公開之運動既終。秘密之結集以始。萊詩遠去。馬德羅（八）代之而興。馬氏富人之子。其躍爲領袖。不過以千九百八年著爲小冊。攻詰爹氏。而以投票自由聒於國人故。其書雖爲政府所禁。而流行仍廣。人人誦深。遂乃大呼成羣。全墨鼎沸。兩黨相持。爹軍敗報時至。當事急時。爹氏始與馬氏言和。馬氏百皆可從。惟必以爹氏去職離墨爲第一條件。爹氏不允而復戰。戰而復敗。不可收拾。至是爹氏不得不抱其衰殘。敗衄之躬。謝國民之盛怒。長與其母邦作別。而所謂母邦亦自此無寧日矣。此人飄泊

(一) The Central Democratic Club

(二) Nuevo Leon

(三) Bernardo Reyes 此人後爲革命黨所殺。

(四) Corral

(五) Oaxaca

(六) Colima

(七) Puebla

(八) Francisco Malero

歐西於今五載。前之稱其功能者。此五年中。無不轉而以冷嘲熱罵相餉。前七月中旬。路透社忽傳參氏死耗。而居址不詳。或曰巴黎。或曰紐約。或曰馬德里。久之始知其死於法京確也。此可知其人之見忘於世久矣。嗚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一)

用此觀之。可見墨西哥大亂之所由成。純由參氏。論參氏者。無不罪其專橫。愚則謂一味專橫。國民雖懟。猶可少安。而參氏又復以陰柔偽善之假面。濟之故國民之腐心切齒。其度之高與成正比。一經擾亂。尤收攝無從。此其為罪實居絕頂。是因非謂馬德羅以次之諸野心家為害於墨西哥者之無罪也。特罪之源。泉決不在此。嘗謂惡者惡也。惡而貌為善焉。而卒行其大惡。則其惡尤不可救。參氏之謂也。當彼盛時。有人宴之於察卜帖畢。(二)其頌詞曰。公實與國人以自由。參氏遜謝謂。吾非予國人以自由也。吾惟盡其力之所能至。不僭竊人之自由。不毀滅人權已矣。(三)夫參氏與墨人自由之關係。自非無目。豈見其如所云然。請更舉一說以證之。美人嘉孫(四)曰。三十年前。墨西哥言論自由。甚為完全。參氏執政。首捕新聞記者。卑南之獄。慘酷無人理。以待最下囚徒者也。參氏幽置記者於此。日惟麵包一片。白水一盂。使僅得不死。於是者七日。出而詢之曰。爾以吾政府為何如乎。必其答曰。茲為有史以來最良之政府。乃得釋去。自是新聞俱為政府所資。記者俱為政府所參。而論調一致。頌參氏政府為最良矣。(五)

(一) 氏上所記係雜俎 Macaulay's Modern Mexico 第七章 (二) Chapultepec

(三) 事見 John H. Kay's Migrations of Mexico 七頁

(四) W. L. Gonsoult 隨見所著 Mexico, The Wonderful Land of the South 頁四十五頁

氏之不僭竊人之自由。而人羣頌其與國人以自由類如此。此則稍有世道人心之責者。欲其不疾首痛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求陪此惡魔。豈可得乎。以總統選舉言之。彼既貪戀大位。即竟爲之可矣。而必宣言不欲。三揖三讓。以待國人。盡沒其廉恥。而逢迎之。聞之。顏之推曰。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爲察之。所鑿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亂政。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後代。可爲骨寒毛豎也。嗚乎。豈待後世人演之。進當其時。即有使之骨寒毛豎者矣。參氏之愚弄國民。一至於此。求其無敗。豈可得乎。顧今之爲言者。每稱美參氏。謂吾國允宜倣法。此誠未悉墨西哥政情之過。故愚不憚爲之觀縷於此。其最不切情事之論曰。馬德羅既起。參亞士以共和國體之故。不得不引身而退。夫參氏豈有其共和國體在其心目中者哉。又豈願棄大位如敝屣者哉。其引身而退。乃智盡而能索。非爲顧惜共和國體之故。此庸童小夫可以知之。而顧喋喋如是。此殆別有用意。非可以常理論也。嘗見歐美作者之論墨事。無不以參氏之敗。乃其自取。而非馬德羅之所能爲功。約翰德凱之言。頗通治道之大凡。愚尤以爲平允。其說曰。

凡凡入論事。事後皆智。以墨亂言之。其先非無補救之術。特當局者不自知耳。惟美亦然。南北戰爭。距今五十年矣。而若從今推究。所以免除內亂之法。未始無之。惟人性未完。先智不足。史例所詔。往往一國之內。何弊當更。何事當廢。而其人民有權更之廢之者。乃因循復因循。及至無可挽回。訴之武力。即欲

(一)七月二十四日東京新聞譯音

爲之亦已晚矣。墨美固皆同例也。巴士的獄未陷之前數月。路易十六之所讓於民者。廣大無倫。苟若五年之前。僅出其一部與民更始。革命之禍。吾知免矣。迨戰禍既開。無論所願讓者。至於何許。要皆無濟。以法證墨。又豈不然。

此其責備爹氏。婉而多諷。然卽此可見爹氏之退。乃其自謀不臧。革命之急潮。乃循歷史之公例而致然。於共和政體無與也。由愚曩言。當時墨人之欲得於爹氏者。一副總統選舉之自由耳。苟爲爹氏者。順民意以爲之所。馬德羅之禍。或不卽發。迨既發焉。爹氏之所讓步。大於副總統之選舉。何止百倍。而仍無益。此誠無間於君主民主者也。在論者之意。以爲爹氏果爲皇帝。則可不退。試問路易十六。豈非皇帝。何以更進一步。且登斷頭之臺。東京朝日新聞聞古氏之論也。著爲論曰。『博士引墨西哥之現狀。以證共和政體之不可。雖然。以好爭政權如墨西哥其國。假令非共和政體而爲君主專制。果得免於今日之禍亂耶。』是乃常識。誰則不知。且以愚觀之。禍亂不僅不免。必且不待延至千九百十年而始發。是故爹氏之終。敗其咎。固在僞共和而終支。二十八年而始敗。其功亦在僞共和。倘彼全然墮壞立國之精神。抹殺國民之心理。毀憲法。滅國會。竟自帝焉。則墨西哥殺人流血之慘。且速發若干年。加劇數百倍。可斷言矣。而論者乃轉引其事。以遮護帝政。抑何其不揣本而齊末之甚也耶。

凡右所言。皆以明共和無害於墨西哥。而爹亞士之敗。絕非行共和制之所致。請更引古氏之言。以反證

(1) Directors of Mexico 第三頁

(2) 九月二十一日朝日新聞

之古之言曰。

墨西哥近年之事。在南美中美各國業已數見不鮮。蓋共和制不合於其國經濟政治之狀況者。必有如是之結果也。爹亞士爲軍界之領袖。獨握政權。當其爲大總統時。政治問題似已解決。然爹亞士既未厲行教育。且禁壓人民。不使參預政事。乃年將衰邁。權力漸殺。革命之旗幟既張。爹亞士遂盡失其政柄。

果其言而確也。愚滋有所不解矣。夫行「共和制」云者。合古今萬國之學者於一堂而釋之。當不外擴張民權。實行民政。今日「共和制不合於其國經濟政治之狀況」。是猶曰擴張民權。實行民政。不合於其國經濟政治之狀況也。愚知中南美諸邦。大抵姊妹兄弟之國。古氏既認阿根廷。智利。巴西諸國用共和制而有進步矣。胡獨不宜於墨西哥。此誠當明著其例者。而彼囫圇吞棗。已絕可疑。然猶且不論。惟一事而曰。合與不合。以最淺之邏輯言之。必其已經試驗。熟察其成績而分疏之者也。則試問擴張民權。實行民政。爹氏柄政時期。墨西哥果悉其量而試爲之焉。否乎。姑不覓他證。古氏明明告我曰。「爹亞士既未厲行教育。且禁壓人民。不使參預政事。」夫至教育而不之行。是從根本上毀棄人權也。人民不能與聞政事。是從根本上推翻民政也。毀棄之也。如彼推翻之也。如此是爹氏始終未嘗行所謂共和制也。以未或一行之事而前定其斷案曰。不合。不合。此種論法。誠不知從何而來。古氏之言。且矛盾如此。則捨其牙慧者更可知矣。

墨事者乃國人之假口最力者也。故不憚言之反復詳盡如此。今請進讀古氏之全論而一評之。古論之發端曰。

一國必有其國體。其所以立此國體之故。類非出於其國民之有所選擇也。雖其國民之最優秀者。亦無所容心焉。蓋無論其爲君主或爲共和。往往非由於人力。其於本國之歷史習慣。與夫社會經濟之情形。必有其相宜者。而國體乃定。假其不宜。則雖定於一時。而不久必復以其他相宜之國體代之。此必然之理也。

甚矣吾國今日而立君主。其說之難持也。愚讀古氏之文。其最呈異感者。則幾疑其文實爲共和論。張目何以言之。國體必其相宜。始能確定。斯言至當。無可非難。惟所謂宜者。當求之於通。而不當求之於偏。歷史者。蓋合過去現在二部而成。泥於過去。拋却現在。此偏象也。斯而謂宜。或宜於過去。身於現在。何與也。荀子曰。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惟宜亦然。非體常而盡變。其禍中於蔽塞。何宜之有。夫常者。於過去之歷史得之。變者。於現在之歷史得之。以國體言。無論何國。君主者。其常而顛覆。君主創設。民主者。其變。苟泥古特甚。謂君主者。吾常也。其復之便。則其事於盡變之道。大悖。終未見其君政之能立也。法蘭西革命以前。素習君政。此其常也。而路易既倒。君統破壞。勢惟民主可以相安。此其變也。而拿破崙反之。竟自稱帝。帝制之毒。綿延迄於千八百四十八年。此番革命。拿破崙第三踵拿破崙之故智。仍建帝政。卒至千八百七十一年。共和復蘇。法蘭西今日之共和。卽以古氏之詭辯。亦不得不認其「可望永久」矣。此無他。前此未能盡變。故一翻一覆。擾攘百年。而今能之。遂乃安如磐石也。美國獨立以前。戴英王爲共主。固亦習於君政。此其常也。一旦離英獨立。舍君主而取民主。此其變也。古氏曰。夫美國之革命。初非欲推翻君主也。其目的但欲脫英國而獨立耳。乃革命成功而後。其勢有不能不

用共和制者。蓋其地本無天家皇族。足以肩政務之重。……當日統率革命軍爲華盛頓。使其人有帝制自爲之心。亦未始不可自立爲君。乃華聖頓之宗旨。尊共和而不喜君主。而又無子足以維其後。故當合衆國告成之日。卽毅然採用共和制。夫苟華聖頓有帝制自爲之心。美洲卽可創立君政。此古氏其人。之私言。而華氏不爲。由於無子。尤爲曲說。姑不具論。而美洲不立君。國家安榮。以至於今。則爲事實。其所以然。則盡變之道得也。體常而盡變。謂之相宜。一假其不宜。則雖定於一時。而不久必復。以其他相宜之國體代之。此正面觀法。反面觀美。可以證之。愚故曰。由古氏之言。實爲共和論。張目也。愚曩者作復辟平議。關勞乃宣氏之說有曰。

君主民主之分。爭之於理論者十之二。爭之於事實者十之八。原夫國之有主。本以約成。約基於民。民有自由擇主之權利。此在原理。民主論似乎爲優。然爲君主之說者。亦初不慮不能成理。勞氏君主民主平議篇中。所列君長世及之故。凡四。固難言賅。亦未盡當。而其持之有故。足與共和論平分領域。則無可疑。由此致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勞氏無以折吾。吾未見卽有以折勞氏。不僅此也。卽集古今世界學者講論一堂。求其有以相折。亦必不能。故此爲無益之論爭。徒資聚訟。而不足恃以解大紛。決大計者也。自來理論之有力。依夫事實。事實宜於民主。則民主論特張事實。宜於君主。則君主論制。

(一)校閱至此。得上海八月二十六七日神州日報。同社友東源君有駁古氏文一首。頗論此點曰。博士又謂華聖頓如有帝制自爲之心。未嘗不可。博士美人。竟

發此語。實爲可駭。吾聞美國當時有識之士。無不備於英皇佐治第三之淫威。視專制如洪水猛獸。乃預知有華氏其人。始敢定總統之制。然猶必嚴限其權。而謂

華氏自知無子足以後繼。遂安於共和。直是謬言。嗚呼吾國人耳。

勝無抽象一定之義也。英吉利君主國也。謂其人民不解共和之道。自非狂瞽。不爲是言。而英之共和不成。無他事實爲之也。美利堅民主國也。而人民系出於英。謂其不辨君主之利。自非狂瞽。亦不爲此言。而美之君主不成。無他事實爲之也。吾國之由君主變爲民主亦然。今者復辟之不可與言理論之。不可甯謂事實之不可也。(一)

事實者何謂也。卽所謂變也。而變之在吾國今日。則呈三象。(一)「帝王乃歷史上之產物。非如餅師作餅。可以頃刻而成。今後之中國。既無人焉。有可爲帝王之資。何能復爲君主國。」(二)「當君主思想未生之時代。則一君統。一君統起。行所固然。而今非其時。大抵君權之存。存於人民之迷信。今迷信既破。回復無由。」(三)「內憂外患。險象環生。國家實無餘力。更容變亂。自來創立君政之暫免變亂者。或則以殺戮之慘。盡其人口之大半。或則提取國中膨脹之力。南征北伐。以爲尾閭。前者吾之歷代開基之主。爲之後者。拿破崙之徒。爲之。而吾皆不能。則君政一立。革命之禍。何時而發。實不可料。此三象者。印入人人之腦中。不可爬梳。是故有在前清極力主張君主立憲者矣。而此時。竟無意識之君主論。則反對之。吾友徐君佛蘇。卽其一人也。愚讀其最近發表對於籌安會之意見。有曰：『以不佞之前言。往而觀之。其主張君主立憲。人所稔知。然入民國以來。何以不復倡前說。』又曰：『古今中外。無人在本國法權之下。而集會結社。公然討論本國國體者。更未有昌言推翻本國現有之國體。謀植其他國體。而不觸禁令者。何也。國』

(一)本誌五期復辟平議十三頁、

(二)此有名政客某君之詞。見本誌五期通信欄調和稿、

體者國本之所託命。國民全體艱難開創。歃血締盟。共同奠造之大基業也。故其本國人民。無論何人。對此國體。凜若神聖。不可侵犯。『尤有最精之語曰。『如國體可以自由討論改變耶。則國家有一日之生。存在人民。即可以有一日之討論改變。非待至無國以後。將無討論改變終止之時。然則此討論也。豈不與國家生存之目的相背而成爲滑稽之事乎。故世界無論何國人士之言論著作。對於他國之國體。可以任意批評。若一論及本國國體。縱心懷反對。亦祇能出以微言婉諷之筆。否則謂之倡革命耳。』(一)此天下之公言。而前清君主立憲黨純正心理之代表。語其固有之意。則以君主立憲爲優。語其時中之德。則以民主立憲爲當。是誠古氏所謂『一國……所以立此國體之故。類非出於其國民之有所選擇也。』(二)雖其國民之最優秀者。亦無所容心。』者也。愚故曰。由古氏之言。『實爲共和論張目』也。

(一)八月二十一日北京國民公報。

(二)此之選說古氏之說。以爲無所選擇者。乃就歷史演進之成果。練而言之。謂其境自然而然。一若無所選擇。其實此之無所選擇。乃選擇之至者也。猶天演論中之物競天擇一語。物競一若無競。無競者競之至。天擇一若無擇。無擇者擇之至也。時賢駁古氏此段。頗與愚異其觀察。而命意則同。神州日報所載東萊君之文。有曰。『博士謂一國所以立其國體。非由國民之有所選擇。即非出於人力。乃必宜於其國之歷史習慣社會經濟狀態。夫言本於歷史習慣。實得謂謬。然試問此種歷史習慣。果其宿於國民之心中。抑亦存於客觀之實物。吾知勿論何人。必不能認歷史習慣爲存於客觀之具體物。是則宿於人心中明矣。自盧德維意說之。反響以來。學者篤信歷史。亦復過甚。殊不知歷史者。時代精神之連續的表現也。否則歷史莫由以成。不惟斷片之事實。不足研究。抑且勢必千年如一日而不生變化矣。世上實有此理耶。由是以譚。歷史習慣。既存人民之心中。則社會組織經濟狀態。無一而非人民意思之表徵。則謂國民對於國體。無能有所選擇。其謬論也。此文之意。與愚全同。所不同者。選擇二字之用法耳。言非一端。夫各有當。讀者諒之。』

或曰。法之革命。中經君主。而卒歸於共和。美之革命。逕立共和以迄於今。既聞命矣。然古氏更述英倫往事。請問英之革命。中經共和而卒歸於君主。則又何說。曰。此非吾之所得引以自證也。愚前言共和既立。不得復建君主。最要之理由有二。一君統已破。全國無可繼位之人。一政想全非。國民無復忠君之念。則苟若君統未破。政想未易。復辟之事。亦未始不可行。英之王政復古是也。梅依者英之大史家也。其說曰。『英之革命。似無結果可言。其所得者。亦一王繼承一王。而前王身殉自由而已。苟非此點。英之政治組織。殆前後無所變遷也。』(一)又曰。『革命之後。政識較進。民意較靈。獨立思想較高。團體力量較大。至忠君一事。則流風餘韻。沿而未衰。』(二)由斯而譚。英之終成君主。豈曰偶然。吾國之滿洲。屬諸異族。其篡竊吾國而有之也。純出於慘酷無人道之武力。國民愛戴之念。自始不生。光宣之交。君主立憲之說。雖盛於一時。大抵視爲策略。而全不出於忠愛之悃。清運既絕。遺愛無存。勞宋諸公深仁厚澤之談。天下笑之。故吾國欲求如英倫。克林威爾之後。迎查爾士入承大統。蓋事實上不可能。然且不問其能不能。而惟卽例論。苟英倫王政。爲勞宋之徒。依附清室者所稱許。尙非礙不於倫。而今胡有也。復辟之獄。尙在目前。如或提倡。卽罹刑辟。(三)是今之引王政以自佐者。其意不在滿洲明甚。果爾。以愚不學。誠未見英事之可

(1) *John Democracy in Europe* 第二册四百五十五頁

(11) ... without any sensible diminution of their traditional loyalty 同書次頁

(三) 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詞惑衆。厥有常刑。嗣後如有造作謠言。著書立說。及開會集議。以紊亂國憲者。即照內亂罪從嚴懲

辦。以固國本而遏亂萌。

妄稱也。在古氏之意。得毋謂英人之所重者君主制耳。初於君主無擇。卽克林威爾自帝。亦將見容於英人矣乎。則以古氏側身問學之林。宜知當日英人太息痛恨於克林威爾之僞共和。至於何度查爾士入都之後。追論克林威爾之罪而戮其屍。在吾王萬歲之聲中。高懸其頭於巴力門之上者。垂二十日。古氏曰。以英國當日人民不適宜於共和。而力次爾（克林威爾之子）又無行政首長之才。故英國之共和。忽然消滅。是則克林威爾之政略。初無背於共和。又若力次爾才如其父。必且爲英人所戴。此其不爲史事所證。誦中學課本者類能知之。由斯以譚查爾士第二之已事。以之證復辟論。而微似旣爲其所諱。吾以之證民主帝政論。而所擬之主。則又罪在大辟甚矣。吾國今日而立君主。其說之難持也。嗚呼。以東髮小生能談之理。而古氏妄稱於吾國學士大夫之前。以致浮濫政客雲集。其門擗。片言與爲狼狽。而一國是非得失之林。卽若樊然。殺亂無可救藥者。然豈非吾之奇恥也哉。

古氏之文。他國之拉雜政例。占其大半幅。此外所自矜。而以爲探驪得珠者。則君主繼承問題。謂「繼承確定一節。實爲君主制較之共和制最大優勝之點。」孟子曰。遯詞知其所窮。古氏蓋窮極而發。此無聊之書矣。夫繼承一事。誠不得謂非君主制中之一問題。而豈得曰斯制之存亡。以之。以近事言。滿洲開國。卽不立繼承法者也。其君制之壞。初不以此。縱曰重要無倫。而於君制確立之後。再行研究。斷無不及。未聞先以繼承法之定否。而卜君制之採否也。若曰預爲之防乎。則如斯大業。所當預防。而重且急於此者。何止百端。繼承一家之事。其法一紙書耳。有何難定。倘若古氏曾參兩拿翁之朝。而以斯說進。拿翁決不難唯命是從。惟其君統及身而滅。擁此『金簡石室』之書。足覆瓿耳。何益於用。又倘若古氏曾掌克林

威爾之書記。而以斯說進。克氏竟以此而自帝。姑無論其子力次爾自然承襲。初無待以法定之。然一傳而絕。有同暴秦二世。則所恃以正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者。又焉往哉。夫古氏以君主說嘗試於吾不能。詳陳斯制之如何爲利。及其如何而得鞏固。而徒取君制大定後之一繼承問題待至建都習禮蒞韓。彭徐徐引數四老人以爲太子羽翼。默示微諷而不虞。其後時者張皇號召。一若此謀若臧萬事都了者。然使人感情。奮亂輕重。倒置以僥倖。其說之見錄於世。是誠孫卿所謂詭譎狡猾之人者矣。

古氏所陳改制之三條件。大抵狡猾不可追摸。繼承一條。已前駁矣。此外兩事。一曰不可引起國民及列強之反對。一曰必求立憲政治之發達。夫列強之反對與否。古氏或不得而知。若國民於此種根本變遷之局。而將無反對者乎。愚恐以古氏之博學多聞。苟非認定吾人全然不解政治生涯。不敢輕下判斷。故其言曰。此在乎周知中國情形者之自決。是則中國情形。古氏未之知也。以不知吾國情形之人。貿然爲吾國主張政制。則擲壻以索塗冥行而已。不亦太可笑哉。立憲之說亦視此矣。諺云。欲知將來。可鑒既往。總統就職之誓詞曰。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未幾而精神浸亡。瑕穢山積。然猶得謂通於權變。不獲已也。贛寧之役。當局勤勤以無帝制自爲之心。表襮於民。黎元洪謂以鐵血保障共和。通電全國。始回天下將倒之戈。以剗刃於七省。未幾而毀憲法。滅國會。絕自治。共和之形式。且不與存。然既不廢民主之名。愛餽羊者猶未絕念也。故勞宋之獄。發爲公令。重申共和。紊亂國憲。刑所不宥。識者傷滿洲既斬之澤。尤幸今後狄克鐵特將無可假之詞。口血未乾。言猶在耳。而今竟以民主帝政見告。立會在政。治首要之地。主事皆左右近幸之人。收集黨徒。明謀不軌。內結輕佻無行之客。外連專閥強暴之夫。以致其事。

一時之間。姦言並進。叛國之說如雲。而言官不敢言。法官不敢問。惟聞明抗者有顯禍。陰拒者遭監視。外人之觀國者。羣謂苛疊達之期行且不遠。身居民國而一談共和刑僂。隨之是實質之中國家。已陷入無政府之境地矣。舉凡前此帶山礪河一切之誓。於今所未便。即悍然毀滅。使無或遺。而司其說者猶欲以將來立憲爲餌。而欲人之欣然樂從。類首而聽命。此豈可得之數耶。黃君遠生曰：「只問政體不問國體。辨此最辯之言也。信如斯言。則政體爲重。國體爲輕。又如斯言。則重者宜一國之所同。重者宜一國之所同。輕者宜論者既責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輕其所輕。而獨於一人之重之。不惜冒萬險排萬難以爭之者。不同以輕其所輕。來相勸勉。此何說也。姑不具論。假定吾人轉而爭政體矣。愚又嘗有說以處此曰：

有一說曰：吾人所當爭者憲政耳。苟得立憲。戴君初不爲玷。共和石田耕之何用。此說在辛亥革命以前。誠不失爲一種健全之論。康先生救亡之論。慷慨萬言。卽不外是。然而爲復辟論者所持。亦復言。遂成理。蓋滿洲之無力。卽返政亦猶有然。非出於完全立憲一途。彼將無自存之地。故祇須急激者不更揭襲共和名義。以興革命。更無莽操之徒。假天子之令以行其奸。則虛君共和好自爲之。必無蹉跌。而今非其類也。今苟改立君制。孰敢保善憲政可見實行。果可實行。胡乃不爲之。於民主之時。而必留以有待於立君之日。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殆從此類語言見之者歟。(三)

(一)見八月十四日亞細亞報

(二)五期共和平議一九頁

此最後一語。即以破立憲論之全據而有餘。夫君主立憲。義原不惡。但立憲之事。求之於累葉相承之君主。可得求之於狄克鐵特之君主。則不可得。此非意有所不欲。實乃勢有所不能。蓋當其為狄克鐵特時。所得維持秩序者。暴力耳。及為皇帝所須。暴力之量尤大。一旦去其暴力。即失其所以自存之方計。惟繼續保之。以待天下之變。諺所謂騎虎之勢是也。而真正之憲政。與暴力相反者也。豈其立之以圖自殺。然謂其時將無一種憲法。亦不為確。盧梭有言。最強者欲永為其最強。不得不以其權利化為法律。以情推之。此類法律。必將起草。惟此而謂之法律。終為暴力之變形。人民相與守之。殆與暴力同其命運。暴力朝去。顛覆夕隨。以是而言。憲政豈非夢囈。怪哉黃君遠生之引波因哈克之說也。曰。其力既無所限制。自必日走於極端。而遂取滅亡。彼曷為而致滅亡。夫既已自棄歷史止之權利。自傷政體之神聖。一旦得志。而欲以我新獲之權利。造成歷史之根柢。雖百般擁護。未有能濟。一黃君引此。蓋以影射前此失敗之革命黨。以愚所知。此段出於波氏之國家論。以極詆民主專制之害者也。夫強者相傾。甲踏而乙起。乙踏而丙起。皆循同一之軌轍。不得以意為之低昂。故波氏既舉黃君所引之詞。其下即曰。民主專制。成於暴力。復以暴力毀之。無所謂其違法。故此種政制。實與魔性以俱生。人或以虛偽與暴力為班拉巴主義。之特質。雖然。此非獨班拉巴及其政治家之個人特性也。虛偽及暴力。實為適合於此政。

(1) 見民約論

(11) Bonaparte, Allgemeine Staatslehre 六十九頁

(12) Bonapartismus, 班拉巴主義第一之名也。

體之本質。其影響蓋不期而及於參與政治之個人焉。斯言也。乃合一。一切民主專制而總衡之。殆無一而可自外。吾國今時政治之爲民主專制。黃君雖欲否認。想不可能。若由此而帝焉。其事亦略同於班拉巴之加冕。亦無可爲諱。則欲假波氏之言。以自重。亦惟將現在及今後若干年所欲謳歌之政治。與今日以前所詛咒之政治。納於同一範疇之下。受其批評已耳。軒一而輕其二。信乎其未有當也。况吾國辛亥革命。黨人雖起。在政治上未嘗握有統一之權。所謂力無限制。日走極端。今日以前。尙無人足當此目。縱謂足當。亦不過如今之比。則滅亡云者。前已見之。以史例而推。又將繼此。而有所見何也。彼既入乎民主專制之輪回。其自紊歷史權利。自傷政體神聖。其不能以新獲之權利。造成歷史之根柢。與他之滅亡者。一致無可逃也。世之善讀波氏之書者。若疏其意。而有異夫此之所云。雖在萬里。愚猶將策馬箠以從之。而黃君乃欲引此。以證君主立憲與民主帝政之中。有何關係。初不料同讀一書。而見解之不齊。有若此也。立憲之不可能如此。以波氏之崇尙君權者知之。豈古氏習於共和之治。而不之知。知之而猶故張其萬不可通之說。以聳人聽。則其用心必有能辨之者矣。

綜觀古氏之文。或則措詞矛盾。進退而無所據。或則立說偷恍。使人不可捉摸。或則避重就輕。故示問題。解決之易。易以導人於迷路。嗚乎。江湖文士。口舌爲傭。揣摩嘗試之說。亦何所不至。可痛者。吾國竟有人焉。以爲目蝦。而自爲其水母。流毒所被。馴至天地易位。妖孽橫生。豈非古今之奇變。韓非曰。『羈旅僑士。重幣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意者。吾國其亡矣。意者。吾國其亡矣。

民國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草於東京

聯邦論再答潘君力山

秋桐

(原論見本期論壇)

物理絕對之說。乃愚承人政理絕對之論。故讓一步以爲之詞。謂惟物理庶有絕對可言耳。政理果胡望也。實則物理非真絕對。亦爲常識之所能喻。故愚言絕對者假定也。潘君攻絕對宜不能攻。假定以不認假定。題達邏輯將無法而施科學。將無途以求進步也。夫假定者何也。論法之大前提。例含共通真理。既曰共通。則宜同一範疇之物。無所不賅。而在勢萬無賅理。雖無賅理。而大前提終不可不立。於是假定尙焉。效果假定。未可非也。則在演繹前提之位。權戶絕對之稱。未可非也。豈僅未可非若愚言不謬抑亦事實無可避也。邏輯者流恆以前有假如之術爲戒。特慎重歸納之道。且使用之者。知其可恃之度。有一定耳。不聞其否認希卜梯西也。愚之所謂絕對。特已立之希卜梯西。潘君曰：「絕對之稱。愚則斬之而不予。」從事歸納。固亦無人予之。以言演繹。雖不予亦猶予也。世無邏輯。祇談歸納。而不談演繹者也。且不爲演繹歸納。又安所用之也。然此處愚與潘君本意蓋同。不同者惟在語面。可以不多論矣。

顧潘君有甚辯之詞。攻愚假定或破則當別立範疇之說曰：「凡先有邦而後有國者爲聯邦。此前世紀以往所假定而未破者也。今有破之。如秋桐君所舉之例者。則宜別立範疇以歸之。不以之混入聯邦。如是則秋桐君將何說之辭乎。」吁。此點最關要旨。焉得無辭。所謂假定破別立範疇者。終當視所假定者。加邏輯何如耳。非可一概而論也。如地曰方輿。此最久之假定也。及見爲圓。不能藉口假定已破。謂圓者

不得為地而別名之曰某也。類例甚多。不可枚舉。惟聯邦亦然。先邦後國而曰聯邦。乃前世紀之假定。無當於邏輯者也。今見其無當。惟有首正其本身之定義。焉能指所見者為別一物。謂不當以聯邦稱之。若夫烏者黑也。則迄未見其本身定義如何未安。一想像中之白鳥。不足破之。故非其比。

何以明先邦後國以詰聯邦之無當也。歷觀古今大國。其初未有不自小邦併合而成者。若漫曰先邦後國。即為聯邦。則將如良波羅維所云。吾中國亦為聯邦。(一)又豈僅吾中國爾也。英法日俄。無不皆然。夫曰聯邦者。意以別於非聯邦也。信如上云。何類可立。此可見為聯邦。作界僅曰先邦後國。義決不充。必易之曰先邦後國。而政府如何如何組織者。謂之聯邦。斯為可矣。然則聯邦之所以見異於非聯邦者。非先邦後國也。乃政府之如何如何組織也。此穆勒別異術之作用也。既別異矣。穆勒又有術焉。曰求同。(二)查以武明之先邦後國為甲。單一政府之組織為子。聯邦政府之組織為丑。國之先無所謂邦。則為乙。甲



甲丑雖得公同為甲。而甲已為別異術所排。其不得同為聯邦也。已如曩言。則即丑而求其同。甲丑乙丑。

(1) Cf. Gumplovicz, Staatsrecht.
 (二) 別異術 Method of difference 求同術 Method of Agreement

俱立於同一範疇之下。又何疑乎。如曰乙丑之丑。雖同甲丑。而究不得爲聯邦。則村醫有醫。其隣人之疾者。偶携犬往。隣人疾愈。而稱其犬。於是村人延醫。必求與犬俱。是不亦與邏輯所謂排餘術大相悖乎。陰達邏輯之職志。在由偏以見全。而發明其共通真理於散見事物者也。故其事終於舍衆異而宗一同。今日異不可舍也。則邏輯之士。又以何道用其思辨乎。

潘君謂若一鳥之爲黑與否。尙待推論。不得立凡鳥皆黑之稱。當知凡鳥皆黑。假定者也。潘君不認假定。誠不審所謂推論。將從何處入手。是固不必限於演繹也。卽歸納亦然。歸納法之所準據。其律曰。『物理一致。』夫苟不得其物。一一驗之。安得云其理一致。而如是云云。無他假定而已矣。凡物皆黑。卽一物信之。著其通律。卽物理一致。潘君攻凡鳥皆黑。亦將攻物理一致乎。今待證之餘。一鳥固預含於凡鳥皆黑之中。推之待證之他物。獨非預含於所謂一致者之中乎。

愚曰。就一鳥而論。不及餘鳥。以已知（此一鳥）之他形體構造。欲推求其未知之色。由邏輯言之。論法直無何施。故其後曰。『已知之數。定有三事。』而潘君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九物。及餘鳥矣。九物之乎。與丑及癸之子。此三事也。此曰成論法。愚固曰。成論法矣。寧待言哉。

以三事爲推。愚謂舍色黑外。不能有他斷案。潘君曰。不可解。何以不可解。愚亦不解。若曰事實上或不爲黑。此實地察驗問題。於推論無與。他則有之。他斷案則未也。蓋以推論爲域。三事具備。斷案祇一。不得有

Method of Elimination

Uniformity of Nature

潘君論潘君力山

其他也。

潘君曰：無政府主義，宜亦可行。愚曰：果如是如是，誰謂其不能行？潘君曰：能與可不同。所質爲可，而答爲能，是誤解。此誠愚行文時之不加慎。謹謝潘君。雖然，愚文若易能爲可，亦仍可通。蓋有可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可者也。可言資地，能言力能，可不必能，能則必可，故一言能則其事之爲可，不待言矣。潘君曰：可者宜也，愚意不然。荀子曰：『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可以爲君子，易曰：小人宜爲君子，可以通也。君子可以爲小人，易曰：君子宜爲小人，則不可通。故可純言資地而宜，則言職分或理由，其不同遠矣。

嘗論華文之義，恆相出入。精審遠遜西文。今卽可能宜三字觀之足矣。尋常行文，可與能頗見通用。如曰：力可扛鼎，此與言力能扛鼎何殊？可與宜通。潘君言之，亦不爲誤。如曰：國人皆曰可殺，是又無異言宜殺也。惟邏輯之士，以可能宜之字，並用從而定確詰焉，則不當任其冒濫。如文家所爲，可與能異。潘君殆有取於荀子之說。(一)是則然矣。若曰：可與宜無異，愚則未敢苟同也。

潘君謂爲聯邦下定義，不當蔑棄歷史之精神。此史家之言，而非名家之言也。正名定界，當求其物之常質，而不當取其偶質。歷史者，偶質也。義不當取。若曰：取之較爲完全，則又貽村醫携犬治病之譏矣。韋羅

(一)荀子曰：『論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偏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

以相爲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與不可，其不同遠矣。『可與能之辨甚明，但其中所

用可字，無一可改爲宜字者，足可偏行天下，易曰：宜偏行天下，則不謂，工匠農賈，亦不得曾宜相爲事，可知可與宜不相通矣。

貝曰：『根本上之異點。自訴之史籍外。直無從覓。』此輕史籍。謂不當屢入定義也。潘君謂其不廢根本上之異點。似誤解其意也。夫聯邦者。政制之名也。對於其名。當獨立起一觀念。不可拘拘於所聯者。是否爲邦。故美利堅聯邦。瑞士聯邦。郡。芮特蘭。聯省。阿克亞。聯城。而皆謂之聯邦。邦也。郡也。省也。城也。此歷史實質之名。尙有共通邏輯之名。無以名之。亦暫名曰邦。人言聯邦。每易以歷史邏輯之兩邦名混作一談。故謂邦非先國。不爲聯邦。不知邦非先國者。誠不得有歷史上之邦。若夫邏輯上之邦。安任其不可有。柏哲士不承聯邦之名。乃不承歷史上之邦。於邏輯無與也。吾人之所欲立者。亦邏輯上之邦耳。歷史上之名。稱無取乎。改苟世界各聯邦國。不能如柏哲士所期。別立新穎精當之名。以名邏輯上之邦。而共守之。則吾立聯邦各省之名。必當聽其存在。特各省新賦之性。爲不同耳。由斯以談。潘君因柏氏不承邦之名。推定吾無易名爲邦之必要。此邦字絕含歧義。此點既混。以下所推。將以駁倒愚之三義者。可不辯矣。

潘君謂實至而名存者。非世有其名之謂。必名被於其實。然後可然。邏輯之事。祇能準據恆理。指陳名必被實之道。若名偶以他故。而不被實。以咎邏輯。邏輯不受也。如有火當得熱名。而屏蔽於爐。隔屏近火。而曰不熱。因斷火之失。其熱名。有是理乎。是則實至名存之爲邏輯通義。無可非矣。潘君必以偶而蔽恆。愚終疑其未當也。比利時或英吉利之民主立憲。此非民主立憲之名。不存。乃其君主立憲之實。至耳。甲實不可以冒乙名。此亦不足以破愚說也。愛爾蘭自治案。一曰聯邦案。正其實至名存之處。若曰提案之名。固曰自治。則天下之名。之待正者。多矣。此所以賴有學子也。至學子之間。意見未融。此惟時與理。將徐徐有以決之。固不可免之事也。

潘君曰：『聯邦之實。先有邦而後有國。』又曰：『縱令中國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是聯邦有二實。潘君之所認也。爲問潘君取二實乎。抑取一實乎。如取一實。則按愚前舉之式。取丑將至美巴同號。此已爲潘君所排。取甲將至俄德齊科。諒亦爲潘君所不認。是意在二實并舉始爲聯邦無疑。則請設一淺譬。某甲二子。俱有文名。長曰約翰。次曰亞當。惟約翰之名先噪。人幾以約翰與文名二實。連爲一詞。亞當繼起。文如其兒。人若曰此非約翰也。焉得亦有文名。潘君亦將許之否乎。如不許也。則先邦後國。或先國後邦。偶有是境。亦同於約翰亞當之偶被是名已耳。奈何一則唯其文是視。一則不唯其政治組織是察。而曰『縱令中國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而不合於先邦後國之例。則不以爲聯邦乎。』荀子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茲之倫類。雖稍隱矣。而澄心覲之。亦不難見。及其見也。則聯邦之定義灼然。有其不移之封域。不可殺亂。潘君謂終不得如白黑犬馬之不可混。愚意若見之真切。亦庶幾矣。』潘君謂以賢之形。而被以不肖之名。賢之名可正。以聯邦之形。而被以非聯邦之名。則聯邦之名不可正。何也。賢不肖有定實。而聯邦非聯邦無定實也。然賢不肖以何者爲定實。愚苦不知。如潘君言。老墨兩家。已有歧解。非僅老墨。卽徵之百家。可得百解焉。潘君曰：『聯邦之形與事。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不能以古之正。上下賢不肖之名爲比。而不悟今之所正歧點。惟二不入於此。卽入於彼。而古之所正亦同。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而乃港汊分歧。定性之薄弱。比之聯邦。逾於百倍何也。』

潘君似以爲愚詬聯邦。卽視若天經地義。將以強其約之定。而俗之成。實則愚何敢有此意。孔孟荀揚。有

(一) 潘君文末段有曰：於立法及行政分權之外。更須具先有邦而後有國之實者。始付以聯邦之名。是取二實也。

時且難望此。違言其他。愚之所能言者。則斯名而得斯。詰在吾意。爲合邏輯。不得則否耳。苟有他人更作他詰。其有合於邏輯。較愚爲多。愚將舍己從人之不暇。而又何嘵嘵焉。故名決非不可易也。特無以易之。愚將終守吾義也。潘君曰。『已謂如此。人謂如彼。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謂其不合於邏輯。尤不得謂之名實亂。』則亦唯問所言之理。爲何如耳。人所謂理。固不敢必其有合於邏輯也。亦不敢必其不亂名實也。

憲曰。『知其實而莫舉其名者。人人俱有此境。』潘君曰。『人人之爲境不同。此所有者。或彼所無。此以爲名不聞者。彼或以爲名聞。故不如舉共有之境。以爲言耳。』意謂邦先於國。乃大言聯邦。意中所共有之境。故不如卽此爲言。夫果其境而不誤也。卽此爲言。誠計之得。不然。則邏輯之爲用。正以矯人所有不正之觀念者也。焉能遷就恆人之意境哉。潘君此言。外於邏輯遠矣。偶與常爲對。誠然。然有定轍。可循者。爲常。無爲偶。苟有物焉。一見而不再見。使人無從窺其途徑。斯爲偶矣。若而再而三。以至於六七。見焉。蹊徑釐然。歷歷可按。不謂爲偶。豈曰。不宜。蓋常偶云者。與存乎數寧言存乎理也。流風之說。潘君以爲不可捉摸。愚何能強。左證固多。惜非本篇所能備舉。惟觀韋羅貝曰。『二十世紀之時代。一聯邦趨勢之時代也。可見爲此言者。不獨愚一人矣。創對於因而言。爲說亦信。惟其如此。孰出新義。登壇先喚者。其義爲創。承其說而廣之者。則舉爲因。愚曰。『學者論此者多矣。』果安得謂之創耶。卽因卽創。果非矛盾之詞耶。

法理常隨事例以生。此就客觀一面言之。若主觀方面。法理儘可離事例而獨立。若曰。吾國無聯邦之事。

例。聯邦之法理。卽爲無根。則吾所應談之法理。而無其事例者。到處皆是矣。苟一切不談政治。又以何道運行耶。况事例吾國無之。而他國固有以他國所有者。推知吾國之亦可行。此科學之所以重比較。而法律亦莫逃其例者也。安得以本國之有無自限耶。大凡事例之成。苟其當焉。其法理必已前立。特其法理或位乎邏輯之境。而人不即覺。事後始爲之說明耳。今吾飽觀政例。熟察利害。他人事後始有機會。立爲法理者。而吾得於事前。窮其邏輯之境。盡量出之。恣吾覽觀。方自幸之不遑。而又何疑焉。潘君曰：「中國固無聯邦之事例也。而聯邦政情之有無。亦難斷言。」言政情尙矣。惟惜非本篇所能答。愚前言之「愚論此題。剖爲之事。一言學理。以明聯邦論之可能。一言事實。以明聯邦於吾國爲必要。一言組織。以所懷之理想。立爲方案。」吾國之國情如何。何者同於委內瑞拉。何者同於英吉利。皆是第二步事。與學理論無關。愚所標之學理論。惟在闡明由單一國改爲聯邦之無悖於理。邦與地方團體。無根本上之異點。與夫立聯邦不必革命。種種自身觀念已耳。潘君曰。如是不得爲完全。如是不得爲充滿。不可得居之名。愚究不敢妄求矣。

憲法與政治

東 蓀

自國會遭厄以來。吾儕小民。不耳憲法之名也久矣。今驟聞有起草之事。殆如天外驚雷。使人不能不悚然驚悸。然動不佞曾憶天壇草案成立之時。猶竊爲之評。且以爲法案雖不能盡愜吾人之意。然推行之必可盡利。曾幾何時。乃更有起草之舉。則吾人之感想。當復何似。莊子曰。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嗚乎。尙何言哉。雖然。吾乃不量。願再言憲法。

吾嘗持論。以爲一民族之所以能建國也。恃有水平綫以上之知能。所謂水平綫之知能者。非其一羣之衆。皆賦有齊一之知識。同量之能力。亦非謂其知能之度。均達最高。夫論政而以齊智全能爲法。則政可勿譚。蓋吾人論政。當有前提。前提維何。卽須知人類之知識。無由而極。羣道之進化。無由而齊。社會之組織。亦無由至於至善。特於此。未極未齊。未達至善之際。實乃徐前進。雖不能一躍而躋。然於遲速之間。

(一) 法律之制定。決不能盡愜私人之意。蓋法律固不必求個人意也。故雖不盡愜人意。然與法律之價值無損。且不得以此而謂法律有優劣。誠以個人意與否。

非法律更惡之標準。彼美利堅之制定憲法也。全部請員簽名。獨朗德爾夫 (Randolph) 馬孫 (Mason) 葛萊 (Gerry) 三人則否。蓋對於憲法。終不能無幾分之不

慚。憲法則不因此而減其價值也。誠以個人之意見萬殊。本不能齊。亦不必強之使齊。若人人之意見。盡數充量容納於一法之中。則此法之形。遂難推測。要

之一國之人。各有意見。若使一法律而致愜於諸人。則訴之事實。不復成立。叩之於理。亦復不然。蓋此事本於法之優劣無涉也。故吾人對於天壇草案。雖不能

無訾議。要亦認爲較其之法案爲無疑矣。

未嘗不可加以人工。所以求有政治者。即使其爲促進加速之具。且政治中其制度。所以有優劣高下之分者。亦以其產進化之遲速爲標準。有一制度焉。由此足使人文遽進。民智頓高。富力暴增。則必爲良制度無疑矣。以上所言。用證無論何族。不計何世。要不能有齊化之民也。然而一羣之衆。其能組織國家。運用政治。處置國務者。亦必有最低度之常識。以此爲地盤。而加以彫琢焉。以此爲基礎。而爲之建築焉。於是邦本乃立。國基始固。雖然。此地盤之常識。非謂全國之民。人人具有。而無或外。乃謂直接間接。支柱國家之人。不可不有最低度之知識。本此而支撐其政局。維繫其制度。若並此而無焉。則任何制度。任何國家。皆不能建立。卽建立焉。亦不能久。可斷言也。此輩人士。範圍之廣狹。亦復無定。其在羣道進化之邦。則土自政客。下迨平民。其在文明未開之羣。則除士君子爲維繫邦本之人外。餘皆無識之徒。不足以託大命。特一部之士大夫。其常識若不能超出水平綫以上者。則國本無所附麗。必致風雨飄飄。飄飄不定。於是野心之夫。乘機而竊施其神奸之手腕。而舉國莫辨。振其專制之淫威。一域爲墟。甚者外患緊迫。受侮日深。終則底於亡而已矣。此所以間接直接而支撐國家者。其人必先有基礎之知識。對於政治。能辨其是非。對於制度。能擇其善惡。有黑白之分。有真僞之判。知廉恥而有所不爲。知正義而有所規範。迴顧吾國。則非官僚卽暴客。所謂士君子者。既已爲少數中之少數矣。而此少數之士君子。其知識又未嘗確定。方在培養之中。所以四載以還。狂風驟雨。使國家如不繫之舟。乃莫知所可也。國家迷其託命之源。又安能不若是乎。

吾又嘗持論。以爲失敗者成功之符也。無失敗斯無成功。蓋成功者失敗之所產也。失敗與吾人以教訓。

不受教訓者。遂永無成就之一日。受教之度。與成就之量。殆成比例。失敗愈多。教訓愈大。此失敗之所以爲可貴也。吾民自建立共和以來。在在受莫喻之苦。被無告之災。天之所以賜教於吾民者。不可不謂深矣。願吾民亦曾一領受耶。抑受而未之覺耶。悲觀者流。輒用自詭。謂吾民不德。遂搆斯慘。受而不知。尤爲滅亡之徵。吾則以爲不然。試覽史乘。各國之革政。其間無不有數多之經過。當其始也。未有本失敗者。其後遂積失敗而轉爲成功。世人所慕仰者。莫英吉利若。願英之變政。其萌芽發於十五世紀之末。蓋前者雖有國會。而國會未嘗與政府相抗。至是反對政府之黨派生。而非難專制之論調亦高。以人物論。若彼得溫渥。(一)若郭克。(二)若皮母。(三)若馬陸萊。(四)等。皆不畏威力。不避艱苦。以主張國會之特權。而排斥王室之暴政。卒之入獄出奔。而無悔。於是國會與政府戰者。互數百年之久。其間停會者。不知凡幾。解散者。不知凡幾。解散而不復召集。致國無議會者。亦不知有若干時。然政府終爲之屈服。受國會之支配。必擇下院多數黨之首領爲大臣。而內閣制以成。若法蘭西。則更爲易觀。大革命之後。倏卽恢復帝制。那破崙既倒。又爲王政復興。革命者屢。最後第三共和成立。史家猶評之曰。『共和國而無共和主義者。其狀態不難推想而知矣。吾今不欲列舉。特以爲卽此足證凡一國之革政。決無一躍而躋者。易言』

(一) Peter Wentworth

(二) Edward Coke

(三) Pym

(四) Mallory 國會制與憲法革命之學者有 R. Gardiner, 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其書也

(五) "Republic Without Republicans" 見 Hodley, France, I, p. 273.

以明之。其革政之始。未有不失敗者是也。失敗即教訓。教訓固不厭其多。故革政之事。能否終告厥成者。亦惟視其民有無受教知戒之性。有之。其量又爲何如耳。使其民有承教之德。擇善之能。則失敗之來。甯有何害。吾國今者之失敗。誠不足爲諱。然此失敗。未嘗不足陶養民智。不佞默爾以察。經此政變。國人頗爲覺悟。特覺悟之量。是否已達吾人之所謂基礎知識。吾尙不能無疑焉。故爲今之計。在利導國民之覺悟。俾其所得之知識。得爲正確所受之教訓。得以受用。以此而支柱國家。乃得而鞏固焉。顧利導之職。端在吾儕。吾亦竊本斯義。而一論憲法。

吾以爲自政變以來。對於憲法所得之教訓。以及吾人所應具之知識。凡有三端。雖統於一系。今以敘述之便。分別論之。

一、憲法者。惟立憲國有之。決非任取何種專制暴政之邦。而蒙以憲法之名。其法即可謂爲憲法。其國遂得而爲立憲國也。故欲知憲法之爲何物。不可不先明立憲國之性質。請得而言之。

甲、憲法者。一國內各分子各勢力之權利書也。其國內必先有相異之分子。獨立之勢力。分子勢力其

乙、憲法者。一國內各分子各勢力之調和互讓書也。其國內亦必先有肯讓之分子。容人之勢力。其相

互之調和。生於對抗。其相互之退讓。生於忍容。故必先有對抗之力。與忍容之德。且恐其調和退讓

之不能鞏固。而確定焉。則規定之於法律。是爲憲法。

說明上述二義。則同時必究國家之原始。夫國家由何而生。學者論之多矣。尋常教科亦多記述。又何待

言。特吾以爲不知古代之國家者。亦復不能知近代之國家。說明國家之起原。莫善於良波羅維。(一) 良氏與大利之社會學大家也。其以爲國家之起。由於善戰之種。征服不善戰之種。組織而成。(二) 其言證之歷史。尤多實例。(三) 蓋人類之集合也。由家族而成部落。部落與部落相遇。爭鬥以起。今之治人種學者言之詳矣。一部落而吸收諸部落。本其經濟之發展。被征者爲農爲奴。征者發令施號。於是統治生而國家成矣。故良氏謂國家者。由相異之社會分子。集合於一。而爲強制之分工。及維持之異事。以協同生存者也。(四) 其言雖自社會學之方面而發。然談法之士。不可不知也。夫國家之成也。由多數之小羣。以經濟之所驅。文化之所迫。不得不組織廣大之團體。此大團體之生。又非出乎人功與意匠。乃時勢所使。自然而成。所以學者謂國家爲歷史之產物。自然之結果。特此大羣之既成也。非離散諸小羣而消滅之。此小羣非獨依然存在。而無所虧。且其利益。其勢力。其趣味。由對抗而確定。由調和而互盈。繼長增高。正未有艾也。各小羣復有縱橫之別。或以利益結合。或以勢力結合。或以種族結合。或以言語結合。或以文

(一) Ludwig Gumplowicz

(二) 見前書 Die soziologische Staatsidee, S. 66.

(三) 良氏著各種論 (Der Rassenkampf soziologisch unterstrungen, 18, 3.) 於其第五章歷述古代各國成立之歷史。無在不爲種爭之證明。(原書一九〇九年

第二版第二六三頁至三四三頁)

(四) 原語爲 "Im Zusammenhang mit dieser Entstehungsart erscheint das Wesen des Staates als eine zwangsweise durchgeführte und aufrecht erhalt-

ene Arbeitsteilung verschiedener zu einem (häuften zusammengegliederter sozialer Bestandteile." (Die soziologische Staatsidee, S. 66.

化結合。或以地域結合。或以興味結合。或以事業結合。或以情感結合。不可以數計。然而此諸小羣。其發達之量。伸展之度。亦復不齊。以其不齊也。故當古代之際。一小羣起而握政權。居政局。遂視國家為私有。是以古代之國。為君主其政。為專制。而近代則否。使各小羣為同一之發展。有齊化之運。均進之會。於是乃視國家如空廓廣漠之物。各小羣莫能粘附。惟自生存於其下焉。易言以明之。近代國家。乃超乎各黨派。各勢力。各社會分子之上。而獨立存在。不為小羣所利用。無恩無怨。各小羣於此空廓廣漠之中。自量其力。以發展自用。其能以競爭。特競爭之度。不致侵及。超然之國家耳。此所以近代國家。與古代國家之性質絕殊也。

以止所言。蘊屬綱領。請更細繹之。國家之起原。由於家族。聚數家族而成一部落。其狀非茲所論。(一)今且言其如何而成國家。吾聞之。國家亦社會之一種耳。其所以異於他種社會。(二)者。唯在有統治關係。所謂統治關係者何。對於自由之人。為強令及禁止。以支配其意思之謂也。(三)則此支配之權。何自而生。社會學者研究人類原始之狀態。以為一家族之人。能支配他家族。一部落之人。能支配他部落者。當其始也。必出於生理之力。迨其積久而深。則易為心理之力。故統治無不生於爭之結果。(四)一羣與他

(一)近世學者研究野蠻人類之情形。大足與治術相發明。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經濟學歷史學皆被其影響。而研究之具書有 *Taboo Origin of Civilization* 等。

(二) *Origin of the Moral Ideas Switzerland Origin of Moral Sentiment,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 等。

(三)如蒙羅及波洛 (三) 羅克托爾德氏意志國法學第一冊第六四頁 (一九〇一年第四版)。

(四) *Die Herrschaft ist immer, das Resultat eines Krieges* 見其其種學論第二百十九頁。

羣爭。其結果一勝一負。由勝負而爲合居。勝者坐而施令。負者散而治事。於是分工異事。以互資其生。夫豈知分工愈久。經濟愈發展。生計愈高。則合羣之需要亦愈切。至此乃不可能復散矣。故國家之成。雖以統治爲導。綫然實爲文化經濟所驅。使心理宗教所養成。此言伊古之世。未有歷史之前。國家之初立也。國家成於統治。則必有治者與被治者之分。此固基乎經濟上分工之原則。然在太古。其國之立。由於征服。則征者其種必優。而被征者又必較劣。於是以優者率導劣者。在理爲順。所以古代國家。無不爲專制。且勝者居上。負者居下。居上者以武力致勝。故得恣行無忌。所以古代國家。又無不爲暴政。其所以致此。凡有二因。一因社會上一分子。獨卓而有力。得排斥其他。而獨騰越於上。二因其他分子。未爲充分之發展。遂致受壓。而莫能反抗。由前之說。是爲一小羣。一黨派。一勢力。一血族。起而竊據國家。以國家爲武器。爲私產。由後之說。是爲衆分子。攝伏於一勢力之下。隱而勿顯。儲而未効。此種國家。自今日觀之。乃一幼稚之態。正如人之幼年。初不得視爲人種之一。故世人。有以專制。列爲政體者。真不識國家本義之譚也。

(一)是以拉稱赫夫曰。暴政者。謂權力統於一尊。行民所勿欲。以一切利益集中於彼。外之利益。非俟其滅世。或傾覆。不能發生也。而專制者。以壓民之利益。訴之於法力。而使黨派。不得法律上之地盤。且使利益關係。莫由而展。所有黨派。乃在法禁。僅能秘密而成。陰謀叛亂。傾覆革命等。爲其手段。故專制易趨於暴政。蓋其保護。非爲多數。乃特別利益之少數也。

(二)由是觀之。國家之初成。無不爲專制。於專制之

一、專制之非爲政體之一種、吾將他作說明之、其理頗長、

Dr. Heinrich Baltzenhofer: Weisheit und Zweck der Politik I, S. 100ff.

中相異之分子。抗衡之勢力。非不存在。乃潛伏勿動。時代既遷。各自發育。羣起以與暴主相抗。而專制遂瓦解矣。

抑吾又聞之拉稱赫夫之言曰：「政治人格亦有個性。其個性之成立。並其發展之進程。乃由於人格之利益。」蓋拉氏之意。以為以政治上利益興味為中心。由是而集焉。成一小羣。是為政治人格。其成不問為縱為橫。其積不問為大為小。此種團體。隨民智之發達而愈。以開展文化之進步。經濟之擴充。亦復相與為因果。由隱而至顯。無論其在專制抑立憲之下。但有儲効之分。而無有無之異。且有原則焉。曰此團體應文化之潮流而生。勿論有何偉大之強權。不能充類至盡。以撲滅之。惟其如此也。以撲滅為策之專制主義。遂終不得不歸於失敗矣。是以知專制之國多革命。蓋其相異之分子。含仇之勢力。猶潛存而未滅。機運一屆。遂為爆發耳。

拉氏更立有原則曰相仇。言各政治人格。以獨立固有之利益而生。則利益不同。致相衝突。遂不能不相仇也。是謂極端之仇。(一)言其仇為極端而莫或調和也。雖然拉氏之言。以自然人為起點。以此而推演於政治團體及一切黨派。其以為非不能調和也。不能消滅耳。國家既成。於國內各人格之爭。得以緩和。所謂緩和者。非打消也。乃爭於無形耳。(二)故同時而有所謂比較之仇。(三)焉。乃對於國內而言。蓋於

(一)前卷第一册第一六一頁

(二) Die politische Persönlichkeit

(三) die absolute Feindseligkeit 見前卷五九頁以下

(四)新摩爾氏為之說明曰 National life is conflict, but it is Conflict converging to minimum Conflict and Maximum co-operation and sociality (Smith,

General Sociology, P. 245)

(五) die relative Feindseligkeit

國內縱有競爭。終不能越國家之範圍。而並破壞此圍場也。凡此互抗之分子。其爲相仇之事。無不由隱匿以行之。其在專制之邦。則初不注目於國家。而徒爲彼此之爭。爭之結果。內亂迭興。生民塗炭而已。由上所言。以實際觀之。初無專制之物。不過一時之假象而已。蓋以專制終不能收最後之成功。故僅足爲過渡之狀態。其主張開明專制者。亦由誤認實質之民福與調和民志爲殊。致殊不知導河所以福民。而許民以參政之權。亦所以福民也。捕蝗所以利國。而使人民之意見得實現於政事。俾其情感利害。皆得差足自安。其爲利國則又爲何如。不此之圖。而徒注目於彼。適成顛倒本末之談。則又甯有濟乎。

近世國家與古代異軌。其特徵有五。(一)使國家與社會判分爲二。國家超然獨立於上。不爲社會分子所利用。(二)凡社會分子。其利益以法律爲之認定。不致受壓既久。有橫決迸裂之虞。(三)於國家範圍以內。聽各分子之競爭。不加抑止。(四)國家爲公正不黨之物。兼容並包。一切黨派。(五)此兼容廣漠之國家。卽由各分子各勢力之互相調和退讓。而組織之。組成之後。此國家又爲彼等共同恪守之範圍。何以言之。人文日進。知識日繁。往者懾伏之各分子。久久自然發育。夫力絀於內者。終必現於外。各分子爲之發展。專制國家。遂不足與存。於是暴政倒而立憲生矣。夫各分子既爲同等之發達。雖其間不無差池。然終不能以一而壓滅其餘。於是又舍調和退讓之外。無他道。是故無論何國。其革政之後。若不能卽立良好之憲法。其國決不能長治久安也。

由是以言。憲法者。由社會上各分子各黨派各勢力調和退讓以組成之。其內容一方爲確定各分子之利益。(卽權利)而加以保障。他方爲制限各分子之行爲。而爲之調和。故不啻一調和互讓之契約書。

共同恪守之權利書也。且吾聞之蒲徠士之論政也。以為有向心力與離心力。(一)謂制憲而狃於向心力。其憲必不能久。(二)蓋削滅各分子之權利而統集於一處。入而居之者。遂得持為武器。於是情感既背。利害亦殊。羣道渙矣。憲法亦復同時不存。故憲法之存在。即為近世國家之標識。自不待言。凡為立憲國者。其裏面為上有獨立兼容之國家。下有自存對立之分子。今也任取何邦。不計其政態。而徒立一意擬之法。而加以憲法之名。遂謂此為立憲國。則邏輯所不許也。

二、憲法者一國政情之反映。非可以任意為之者也。蓋即在近世國家。其各分子統合分離之量。亦有不。同。自其互相調和之統集而言。是為向心力。(三)自各別相抗之散立而言。則為離心力。(四)二力相配之量。各民族各國家初非一致。或者向心力強。或者離心力強。或強其所弱。而弱其所強。特須注意者。則二力配置之分量。縱有強弱之分。要無全滅之事。蓋以小己為率。則個人有結社羣居之天性。自無分離之舉。若自小羣而言。則有分合。(五)其故或由情感。或以利害。或因種族。故蒲氏曰：「蓋凡一社會皆由小羣構造而成。而小羣之分子。則以各有中心。而鮮與他小羣相吸引。若在大社會。則人人之意見。希望利益感情。更不能全為一致。致人不能無所苦。無所不謂然。於是欲別求安置之方。甚者求為離去之計。」

(一) Bry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I. Pp. 255—311. (Essay IV) 羣體結構者或力向首論。

(二) 詳見後節。

(三) Centripetal force

(四) Centrifugal force

(五) 見蒲氏原書上卷第二六一頁以下。

有此不平。遂成中心環而益之。斯立小羣。此乃爲離立之因。〔一〕用是以知今日之民族國家。其間無不含有多數之小羣。小羣之生。本乎天然。亦初不爲國家之害。特所以善處此諸小羣者尙矣。換辭以明之。卽大羣之國家。既超然於諸小羣之上。由諸小羣組織以成。則將何以使小羣相安於下。而國家復能展其作用乎。更換辭言之。小羣與大羣作用不同。則將何由以分配調和。致各足相安乎。再更換言之。小羣與大羣之間。舍調和分配。固無他途。而分配之量。調和之度。爲如何乎。

對此問題。蒲氏曾爲之解答曰。『總之制定良好之憲法。其目的在使向心力得。有至大之限度。而離心力得。有至小之限度。』〔二〕氏更爲之說明曰。『自憲法而觀察。任在何國。有一問題生焉。曰採剛性憲法。宜乎抑柔性憲法爲宜。此問一生。而比較二力之問題。遂入乎實際矣。若向心力之較強。殊爲明顯。則二種憲法。皆足以維繫其國。而其選擇。將訴之於他種原因。若離心力潛在。且信其必將滋長者。則建一剛性憲法。誠爲要圖。惟此事必慎而且難。苟憲之制定。偏於集權。則必有預想必需之向心力。實突過於實際所存者之弊。且因此而有一往不返之害。政象時變。遂致剛性憲法所代表者爲過去而非現在。苟社會中各小羣。有離析之趨勢。而憲法不預爲之應備。則此法已敝而不適用。反之各小羣存在。而各欲自治。其爲事絕明。而足認爲國之成分者。且欲以法律爲之承認。而保護小者之被侵於大。或見壓於全體。』

〔一〕前書第二五七頁

〔二〕原語爲 "Summing up, we may say that the aim of a well-framed Constitution will presumably be to give the maximum of scope to the centripetal

and the minimum to the centrifugal forces." (Ibid. P. 294.)

則制定剛性爲之一一規定而保障之。殊爲有力。蓋以此種憲法得使地域小羣置於固定法律保護之下。使其特別利益爲憲法之一部。此憲法全部之存廢與各羣之權利相一致也。最適之例爲聯邦憲法。凡國內離心力強。各羣不欲統於一尊。如在柔性憲法。或得如此者。同時又知制限及條件之聯合爲有利。則採用此法最爲適宜。且於此之際。有時反足促進統一。蓋養成向心力之善法莫過於承認離心力而許其自由。卽足以制遏之。使統合之心日益發展而不引起其仇視之感也。〔一〕觀乎蒲氏之言。可知前所謂超然獨立之國家。乃自諸小羣結合而成。由此以組織之。則國家之所以存立。全視小羣之如何。以爲造構。若小羣之情感傷利害沒。則羣體迸裂。國遂分析而莫由以成。是則大羣雖超然獨存。要不能不與各小羣爲分配之處置。分配之法有二。〔一〕大羣之國家。公正不黨。不爲一小羣所獨私。此則於前節已言之矣。〔二〕大羣之國家。其利益其作用。不與諸小羣之利益作用爲極端之衝突。易言之。國家不。全沒國內各種社會分子之利益。由是轉以喚起其同情。而向心力厚焉。蒲氏謂向心力必使其有最大之限度。而離心力則容其有最小之限度。其此之謂歟。

蒲氏且謂國家有三目的。一在制定優良之憲法。以構造政府。二在保障人民之自由。而使之確實。三在防遏內亂。茲就第三而言。則一國內亂之有無。純視二力分配之如何。故欲消弭內亂。當使向心力漸增。而離心力漸減。蒲氏以增之之道。在通商。在立有統一之法律。而減之之道。在不用高壓手段。許其自治。

存其利益。徐徐以喚引其情感。(一)要之向心與離心。一引一拒。拒者逾其分。其體必裂。引者過其量。亦必竭蹶。故物體之成。端在二力之維繫適程。有離心力焉。則有向心力。足以吸引之。使不致破壁而飛。有向心力焉。則有離心力。以頡抗之。使不致消融歸納於一。由是以譚。則創立憲法。組織國家。首當注目於此。而後其憲斯久。其國斯興矣。蒲氏曰。『此題屬之於歷史。蓋歷史抽繹事實。而演為原理。亦復屬於政治學之一支。曰政治動學。』(二)為研究憲法之士所忽者。論憲之人。苟能精明見效。則同時必兼通歷史。蓋法制與法理。非存於抽象之空論。乃實在具體之事實中焉。非徒為名理之正確。亦必實際之有效。易言之。即法度必適乎國情也。國情則由歷史而知。歷史示人以將來之趨勢。且示人其結果之將增將減。更以異時異地之現象。為之對比而證明。故制憲者。或欲消除困難。則必研究歷史。否則其企圖不能無誤也。(三)用是以知制定憲法。組織國家。當研尋歷史之趨勢。而於其趨勢中。辨其何者將繼長增高。何者必行將萎滅。博采實輿。遠徵異國。比列爬疏。用推原理。原理而立。準則以行。其所立之憲。所建之國。遂得而鞏固焉。固非若今之倏且黠者。以迴護裨政。恢復專制之用心。動輒以國情自掩。吾今揭櫫斯義。讀者宜善存慧心。慎勿為蒲氏病也。

由是觀之。制憲之初。首先量度其國內所存之離心力。已有若何之程度。就其分量而設以法制。俾其容

(一)見原書二七一頁至二九五頁、此係指其大義。

(二)Political Dynamics

(三)見原書二五七頁至二五八頁。

納於內而不致橫決。於是其向心力。乃自然積久而增。此立國之大計也。雖然。吾所謂之離心力。不止地域團體。蓋一社會之內。由分析而團集爲小羣。亦復有縱橫之別。前已言之。所謂社會中人。一有不平。積久而深。則聚有中心。環之而走。遂成小羣。斯小羣固不限於地域也。以例言之。政黨是也。商業組合是也。勞働團體是也。要之。或以情感相結合。或以利益相結合。或以信仰相結合。或以種族相結合。或以地域相結合。不可勝計。凡一國之人民。其有一種意見也。則必有一勢力。其下又必有潛伏之團結。故在文明之國。無在不使人民之意見。得以宣洩。是以憲法之爲事。乃在盡情充量。包容此相異之分子。反抗之意見。使各有活動之餘地。不致因高壓而發爲決裂。更詳言之。即使最小限度。得以差足自安。最大限度。得以調和致善。吾嘗瀏覽近世各國憲法。所以成立之故。而嘆其無不從此原則。(一)吾國革命之後。倉卒制法。(二)不此之察。其何能淑。迨夫特別勢力。征服共和。負國家而趨。則有所謂新約法者。(三)凡百利益。集中於一人之身。自吾人觀之。久失乎國法之價值。更存而勿論。今茲舉例。遂偶及之。蓋以爲此種之例。證明二力出軌之害。最爲適當也。

是則憲法之內容。無不爲許容相異之勢力。對抗之主張。拉氏曰：「憲法之所規定。使人民對於治者。有獨立之地位。由此得自由。達其政治上之欲求。而祕密之政謀。賴以排除。合乎自然。依於法規之競爭。以

(一)論法美憲法之成、全基於二力之分配者、見秋桐君政力向背論、

(二)指南京政府時代所制定之臨時約法而言、

(三)所謂新約法者發生以來、不佞以爲無評論之價值、因而未嘗細讀、故今不能詳舉其例以實之、讀者諒焉、

生。凡爲利益。皆於憲法。宰制之中。有其保障。各別利益。皆有代表。於是則近於統一。〔一〕拉氏又曰。『制定憲法之目的。在使各利益對於治者而有法律上之地盤。由此以爲反抗。且對於統治得有權焉。由各利益各黨派而爭於法律範圍以內。則國家社會得致福利。若在專制國。惟屈服於大力之下而已。相競之利益。以及政治上之性能。在法治國無不發爲政治生活。此種利益。在專制之邦。無政治上之地位者。』

〔二〕盧憲國。遂成政黨。於政治權力上。得有形式與意味也。〔三〕斯摩爾氏更爲之說明曰。『法律足爲潛在民權之刺激。蓋憲法之作用。在置一基礎。使由此而一切人民之利益。得以保障。即反對政府者。亦在其列。各利益之。法律上調和有種種之形。若既已實行。則足使昔日潛伏之民力。得而發現。故憲法之保障。一日不去。則對於人民利益之發表。得增加勇氣。』

〔四〕氏又曰。『憲法爲各利益之平衡。若法律止對於生存競爭之各利益。皆許容焉。則人民與政府之爭。自然適度。在立憲國。其爭雖爲極熱。其情亦復極高。然極端之相仇。終見消除。若極端之爭起。則必有一二勢力推翻憲法。此必引起爭端者之罪。故社會之職。在消遏此事。所以使各利益各得其分配之自由於國內也。』

〔五〕二氏之言。至明無翳。苟有憲法而背此原則。則吾人當不以憲法視之。訴之。邏輯寧有何過。

三、憲法者純恃其自身決不爲功。非有充分之法律爲之補足不可也。不佞於他作曾引耶律芮克公權論之一節。其言曰。『規定自由之沙典。二國相同。而以立法與司法則異其內容。此事實所示吾人者也。』

〔一〕見拉氏原書一九六頁

〔二〕原書一九八頁

〔三〕斯摩爾氏原書二九五頁

〔四〕見前書二九七頁

瑞士民主國與普奧君主國。其憲法上自由固為同形。而其公法的司法則大異。苟比較而研究之。乃至有味也。『吾取斯言。意在證明單純特有憲法於實際。初不發生如何之影響。吾友秋桐君早見及此。曾與人爭論出廷狀。』(一)秋桐之言。吾今不欲具引。惟以為實際上憲法之功用。皆有待於各項法律而能充實。此理初非深秘。有常識者自得而證之也。以例言。如人身自由之保障。徒有憲法之一條。烏能實現。剛貴有待於人身保護狀及申明狀。(二)自不待言。否則官廳之禁錮人民。富豪之虐待良懦。雖有睹者。無能干涉。憲法之條文。遂等於空言矣。又如言論集會之自由。則有待於優良之立法。為充分之保障。使行政官廳不能藉端以逞。此英例也。復有待於強有力之司法。首先審查立法之關與。是否有違憲旨。如其是也。則宣告無效。次則對於官廳之取締。為之按察。如其違法。立予撤消。此美例也。要之。憲法之實際。止效力首恃有強固之司法。以維持而解釋之。次恃有良好之立法。以充實而補足之。前者對於行政而侵及人民之自由者。為之處斷。後者對於保障自由之法律。為之釐定。於是實際上始有自由焉。此就一端而言也。若憲法上各直接機關。(三)之組織。皆必須法律為之定其內容。以例言。如議會則必有單行之組織法與選舉法。凡此為例。殊為淺易。此種常識。吾願他日從事於制憲者亦一注目焉。

(一)原文為 Writ of Habeas corpus 或譯為人身保護狀。惟 Writ 一字不含律字義。而 Habeas Corpus 二字又非出廷之謂。吾故以為譯曰人身保護狀為最妥。

下即用此語。願讀者誌之。

(二)Writ of Certiorari 說明見 Terry, 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the Common Law § 936. (Pp. 651)

(三)公法上之新語。凡憲法上規定之各國家機關為直接機關。

以上所舉三端。互於憲法全體。實欲邦人對於憲法有明切之知識。故不憚辭費。試一申述。然由第一而言。則中國無憲法。則已有之。必先置國家於立憲之域。使其憲法即爲立憲之標識。爲無容疑。易言之。中國即今而亡。則已。若其不能。則吾民冒百險以求建設。此眞憲法。由第二而言。則中國此後之眞憲法。其制定必首先注重於向心離心二力之分配。務爲實地之按察。探知國內現存之離心力。已有幾許。使得而盡情充量。以維繫之不致以向心力過強。因高壓而生分裂。惟以吾人之意窺之。吾國離心力之存在。不爲不甚。各省之風俗言語。民性文化不同。即爲天然之疆界。若強行集權之策。必致無以收效。而民心。皮以乖離。以爲今日之計。惟在採用分權主義。易言以明之。聯邦之制度。是已。秋桐君之言。最爲明晰。其言曰。聯邦者。簡而詰之。特凡關於全民族之事件。由中央政府理之。凡事件不爲共同利益所存。由各邦政府理之。是已。於中央政府所理事務範圍之中。國家主義自有充分之途徑。容其發展。……凡國之能外競者。必無內訌。聯邦之制。亦泯內訌最良之法已耳。苟其國自始絕無內訌。聯邦問題自無從起。惟若內訌非以聯邦不能圓滿解決。以上而乃廢而不講。徒欲勉強塗飾國家主義。以期國之純一堅強。其結果不至外面塗飾一分。內面破裂一分。久而久之。所謂國家主義。全墜於地不止。故知即以絕對之國家主義。爲目的。而亦必觀察一國內情。其能孕育此主義之量。共有幾何。果孕育之量。僅及於聯邦而止。易詞言之。惟行聯邦之制。國家主義始得孕育適當。則聯邦政制。實乃發達國家主義最直最穩之途。……是則制憲之爲事。當量一國內情。而知其向心力所施之度。至於若何可爲最大。其離心力所減之數。至於若何。得爲最小。若其離心力退至聯邦不能。再小。向心力增至聯邦亦復不能。再大。則聯邦爲最適宜之。

制度聯邦制一行則離心力之惡德如分裂如內訌則自然而消向心力之美德如統一如同情則得而自增向之僞統一而不足以收效者至此效乃得睹是以吾人確見中國向心力之所施不能逾聯邦而止之求如法蘭西普魯士日本實不可得也由第三而言憲法之制定以後當爲司法與立法之實際的組織俾憲法之效不致減少此則毋庸贅矣

維谷以觀憲法之觀念至爲複雜非深切以求不復能得革命以來吾民對於憲法尙未瞭然所以爲大力者所劫而不能自言其故善今所論初非與彼之起草憲法有關彼之編纂憲法又寧待論世之說者謂無法不如惡法是誠等於羅蘭所言之自由天下將借此言以行矣充類至盡則歐洲可以無革命世界可以無立憲近世之文明爲此一語根本打破矣事實所證者如此自不俟辯特吾以爲中國國運決不能卽此而止焉此時吾人自審尙有微力足以間接直接支撐此殘破之國家者當於今茲經驗之際大發猛省而詳究其致病之源救濟之法特欲知致病之源與救濟之法也則不可不先鍛鍊其知識培植其能力對於近世政治之精神有明確之認識關乎本國潛存之政情有細剖之研究於是卽有外患之來亦不足以遽召覆滅蓋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吾不自伐其國則何憂於外患此吾之所以論列憲法以爲國人常識之一助也

人患

(續第八期)

運 璧

其一曰國家主義也。國家主義者十九世紀以後之產物也。十九世紀以前人民與國家密接之度遠不如今。故國家可爲君主一人所私有。人民需要國家之點與曰禦外侮寧言除內憂苟其國內之治安可保人民之要求已足。至於窮兵黷武蠶食鯨吞乃爲賢君之所戒。哲家之所非。其故無他人患未烈耳。何以言之。其時蒸汽電氣之應用尙未發明。一切科學技術無從發達。有土地而不知用。生產之力過微。繁息之率卽弱。非繁息之率果弱也。爲生產之力所限制耳。加以交通阻滯。廣求食物爲艱。故人患又爲地域所限制。所及範圍極狹。其相接觸甚稀。甲地豐腴則繁息盛。乙地貧瘠則繁息衰。彼此近若唇齒。往往遠若風馬牛。雖在一國之中。人患固不一律也。如此則滅國關疆實無益於己國之用。故秦人不望越爲一家。越人亦不望秦爲一國也。今也不然。應用之發明日多。技術之發達日進。有土斯有用。生產之力數十百倍於往昔。故繁息之率亦數十百倍於往昔。因是資本與勞力同時并增。所缺生產之要件全在土地一事。其需之爭之之度亦數十百倍於往昔。加以交通便捷。利於廣求食物於世界。世界之大不過比之往昔一鄉一村。充一國人患之所至。可以併吞世界比之往昔之霸一鄉村。而其間接觸之機會又復一日萬起。轉瞬卽分強弱。越縱不欲并秦。秦亦必將并越。弱固不免於并。強亦不免於并。然則人患烈矣。烈又必出於爭矣。於是人民對於國家之要求自不能以國內治安爲足。勢非視國家爲人民全體生命之所繫。舉國一致扶持國家以對外而不可。是則國家主義眞精神之所寄也。今人言文明。輒聯想及於

平和以爲野蠻之人必嗜爭奪。文明之人則好平和。其說甚似。足以動人。究之文明與平和兩物不相謀。善也。吾人所解文明則曰。人智發達。平和與爭奪非可以人智定之者也。人患息則可言平和。人患烈則不免爭奪。此自然之現象。初不關乎人智。故古代人智不如今。而秦越不相侵。今日人智越於古。而強弱必相并。無非此理而已矣。雖然。愚者嗜爭奪。智者好平和。確乎未易。故平和之爲物。亦文明之所要求也。苟其在人。患能許之範圍以內。則今人必求達於平和之極。致此今日武裝的平和之所由來也。武裝的平和者。寓平和於爭奪之中也。平和居其先。爭奪持其後。居其先者外交也。持其後者軍備也。外交之力既窮。則恃軍備之力。故非有強實之軍備。則不足以言外交。十九世紀以來。列強無不亟謀擴張軍備者。凡以此也。擴張軍備而各不相下。則均勢以成。均勢者所以防兼并也。又卽武裝的平和之表現也。欲求平和則必維持均勢。故既往百年之間。列強皆不敢輕言戰爭。誠以軍備擴張非易。一有戰爭。均勢卽易破也。吾國之不亡者。非因己身有自衛之能力。全由列強均勢之未破。破則立亡。不破猶可苟免。是故今日歐洲之戰爭。所最危險者。均勢破也。國人夢夢。方且以爲己國之利益。若其稍有常識。則當不勝其悲。以此戰爭者。於吾國有百害而無一利也。幸而均勢未破。以後之所宜禱祝者。卽歐洲將於數十年中無大戰爭一事是也。雖然。二十世紀人患之烈。必遠過於十九世紀。竊慮此一世紀間。世界卽將并爲一國。而解決世界人患問題。全恃乎國家主義者。亦將於此失其效力。如其未然。則戰爭之不息。在此一世紀間。固可斷言。雖繼續至於來世紀。終將不至如愚言而不止矣。惟并爲一國。固云不易。其并之道。或以平和。或以戰爭。此亦未可斷定。如以平和則必出於各國民共知國家主義之誤謬。翻然改圖。而以他主

義代之耳。要之任由何道解決。揆諸弱肉強食之公例。吾國必無一幸。斯固鐵案不移。稍明世界大勢者。其又焉能無悲耶。信此國家主義最篤者。莫如軍事家。雖吾國亦然。愚今提出此一主義。或反足長吾軍事家虛憍之氣。果爾則愚之罪矣。須知國家主義者。吾人未始不可以之解決人患。惟欲求其有效。則非待諸數十年以後。不爲功。且非於此數十年之中。竭力以圖發展國民經濟能力。而僥倖於列強之均勢。不破亦不爲功。何則。吾民不患無愛國心。惟患無愛國力。心雖至而力不及。愛之無益。或反有害。庚子之義和團。其一例也。今日之軍隊。凡數十師。不可謂爲不多矣。然以用之國防。其效當亦不過等於義和團。雖盡撤之。可也。撤之未見人之加侮。增之未見人之加敬。無力言國防時。卽全然不言國。亦何得遽亡我之果。亡與否。絕無關於國防之有無。一存於均勢之破否。果其未破。孰得而亡我。果其已破。束手就亡而已矣。義和團相類之數十師。亦焉用之。故今日國防。惟有豫備可言。設造兵廠。以求武器之獨立。設軍官學堂。以求人才之獨立。如是足矣。一日力有未至。斷可不招一兵也。所謂力者何也。卽國民經濟能力充實之謂也。足食然後可言足兵。自古爲然。何論今日。今日之軍備。一資本問題耳。資本充足之國。不慮軍備不能擴張。反是則大以爲慮。今吾國民且乏食。焉有餘力可供軍備擴張之資本。責乏食之民。以愛國不啻求有於無人。第謂歐美人有愛國心。而吾國人無之。豈其然哉。亦力有能勝與不能耳。彼既足食。又多資本。自能愛國。我則不惟不足資本。重以乏食。自愛且難。遑云愛國。是知空言愛國者。無益於國。而徒飾其表者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之徒。哲人或非其所爲。然苟爲之。而得其正。吾知力能愛國者。將舍此輩莫屬。是故吾國今日之所急。惟在求其國民經濟能力充實一事。他國解決人患。因其人患未甚。國民

經濟能力尚。可與言擴張軍備。故能充分以行國家主義。吾國解決人患。則既人患已甚。國民經濟能力未足。與言擴張軍備。於此而欲漫行國家主義。非惟擬於不倫。抑且自速其亡。嗚呼。人之恃以解決人患者。我則須於人患解決之後。始能行之。人之恃以發展國民經濟能力者。我則須於國民經濟能力充實之後。始能用之。人之所越愈遠。我之學步愈難。長足者流。猶且環伺吾側。未之或許。而我之學步者。苟非躡等。即欲盲趨。欲不顛躓而爲人所踐踏。以死其可得乎。今之人好言國家主義矣。非不美其稱也。其亦有能自審其非躡等而盲趨者乎。

其一曰社會主義也。社會主義者。與國家主義最相衝突者也。國家主義。今猶方興而未艾。社會主義。則尙不過初在萌芽。由少數學者主唱之。而漸見勢力。舉行之期。自有其會。要非今日之所能望。詳爲述之本篇不許。摘其要旨。則在實行共有財產制一事。夫均分之義。吾昔孔荀猶主張之。今義雖不同於古。而其用意則一也。惟孔荀欲行之於物寡之時。此在閉關鎖港之昔。則可。而亦未見即有效力。若今國際競爭之中。物寡者方且非獎勵私有財產。制使之資本充足。不爲功。從而於寡中求其均分。將愈失其競爭之能力。寧有當乎。故社會主義者。國家主義之所排斥。變言之資本主義之所排斥也。雖然。物寡者固不可言均分。向使物多。則又何如。如今之英倫。國富甲於全球。固不得謂之物寡矣。而其國中貧富懸隔。富者擁資。無慮數十百億。貧者至難以自活。此而加以均分。寧傷於競爭。甯不足以解決人患。此社會主義之起。決非無故也。歐美之人。非不盡知此。一主義之善。將來國家主義一旦失其效力。起而代之者。首推乎此。固可斷言。特在今日。則明知其善。而不能不排斥之。在此過渡之中。所最難解決者。貧民與勞動間。

題是也。一方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一方獎勵人口。以備國際競爭。而貧民愈以增多。人患既烈。社會主義乃張其勢。同盟罷工。一日數起。國家主義安得不危。於是此兩主義交替之先。不得不另有一過渡時代之主義。以轉圜之。是何乎。曰社會改良主義是已。此則歐美各國已見諸實行。本篇雖不能詳其所以。概而論之。不外矯正自由競爭之弊。其事有三。一矯正身體智識之不公平也。如工場條例。婦女幼兒保護法。強制保險法。強制教育制度之類是也。二矯正財產之不公平也。如租稅改良。貯金獎勵。產業組合。農民保護。貧民救助。行商保護等制度是也。三矯正獨占事業之增加也。如鐵道。汽船。瓦斯水道以及其他需要大資本之公益事業。往往由自由競爭而合同。由合同而獨占。其有害於社會。莫此爲甚。故國家必干涉之。或主市有。或主國有。皆所以防止獨占者也。社會改良主義尙不足以挽回人患。則其所恃者。惟在殖民一事。殖民政策。固爲富者投資。亦爲貧民謀食。間嘗論之。殖民地之富民。實不敵其母國移住之貧民。遠甚而貧民與之相抗。更無論焉。何則。殖民地之自由地必多。概爲母國政府沒爲國產。從前貧民恃自由地以爲活者。至此舉歸烏有。而母國以此自由地分配於其移住之貧民。助之資本。仰之開拓。既經開拓。即許其取爲財產。如此移殖。日益加多。一皆有其政府爲之後援。勢自莫敵。於是殖民地之貧民不勝壓迫。繁息日衰。行且絕跡。富者次之。久之絕跡。亦同。故殖民地之人種弱者。即時可歸。漸滅。強者生命亦不久存。其故則母國之人患烈至何度。殖民地之膏髓。卽爲侵損。至於何度。同時殖民地亦自有其人患。則又自加侵損。其度亦如之。任其膏髓之多。終必罄矣。此理人人知之。而國人方若以爲國可亡。而種未必滅者。誠屬至愚而可哀也。雖然。改良社會可也。不足而言殖民亦可也。而社會主義之趨勢。要

必與人口增加之趨勢同其速率。何則？殖民與改良社會皆所以滋長繁息也。而此繁息乃在貧民而不在于富民。富民之繁息有益而無害，貧民之繁息有害而無益。惟在國家主義之下，則不暇擇明其有害而又以其有益不得不助之長，而貧民日衆，富民日寡，各至其極，則兩主義交代之期近矣。此以言乎歐美也。試問吾國亦足參與其列乎？去國家主義，尙如登天之難，遑暇及此？吾國非獨貧富未甚懸隔，且求其懸隔而不可得。環顧國中，誰爲富者？吾不知也。藉曰衆貧之中有一爲富，而其富者必爲衆貧之所仰而方不堪其擾，非生產之借貸及無信用之交易無往而不然。若是者，其與均分復何以異？嚴格論之，吾國不獨無貧富之可言，雖謂之未立財產制可也。髣髴尙如狩獵之民，強者偶有所獲，皆供弱者之分。食強者年老力衰不能再獲，則弱者亦惟有束手待斃之一法。此種比喻，非今日社會之寫真版乎？若是者，豈復成爲國家而尙可以言競爭而尙可以弭人患？吾真未之能信矣。故今日者對於社會主義，宜敬之如鬼神而遠之，且必嚴定法律保護財產制，以杜絕社會倚賴欺詐之僥風，久而久之，庶乎有貧富之可分矣。

以上所陳兩主義爲解決世界人患問題不易之進程，斯固然矣。然而究極之解決，非此兩主義也。蓋異日者世界并爲一國或不并而化，除其國界則前主義失效矣。斯時代起之社會主義一時頗生效力，然物力以均分而贈適以速繁息之進，則人患之烈久之又如故焉。假定施行社會主義之日，乃恰逢地力告窮之時，因窮而分，因分而烈，無可再生，無可再分，而又以人智之發達，必欲求免於人患，則其究極之策必轉而求之人類之自身，以期制限於繁息於是。馬查士之倫理的制限，乃於斯時脫穎而出矣。故曰

倫理的制限者。乃解決世界人患問題究極之方也。夫倫理的制限。方今文明之民。非不即已行之。而早婚之禁。如馬查士所主張。以財產爲標準者。惟於前世紀中見諸瑞典。其爲各國所通行至今者。則僅制限年齡而已。瑞典之制。今雖廢之。而當時則足證馬氏之說有力。其又廢之者。非馬氏之罪。乃爲國家主義所排斥也。然年齡則必制限者。是又何也。此其用意。蓋不在殺繁息之勢。而在強小兒之體。少年所生體力。自不如出諸年壯。如其不然。何以一面制限年齡。同時獎勵生育。獎勵之制。可分爲三。或設生育獎勵金。或設救貧院。或設獨身稅。不過未見其通行於各國耳。然則倫理的制限在乎今日。固未可求之於法制矣。有行之者焉。則惟習慣。大抵野蠻之民。多尙早婚之習。如印度然也。半開之民。其下層社會。多尙早婚。其上中社會。亦知晚婚。如吾國然也。文明之民。則志望頗高。情慾自減。無論何種社會。大概習尙晚婚。如法國所謂二子制與三子制者。其代表也。法民之富。與英幾可相敵。而其人口增加之率最微。非因食物不足明矣。良以其民最愛幸福。男女成年。恆喜獨身。必有相當之財產。然後結婚。結婚之後。又慮子女過多。使其生活程度。愈趨於下。則相引爲戒。一家以二子爲適中。以三子爲極度。至乎極度。必求避娠之法。不令再生。故法國極富之民。雖不多。極貧之民。亦絕跡。無人在自由幸福之中。世界募集公債。必於巴黎者。以法國幾於無人。不有應募。多額公債之生產餘力也。持國家主義者。恆以法國人口減少爲可憂。謂其國勢必浸弱。此又大謬不然也。食物不足。則憂人口之減少。今彼卓乎有餘。寧有減少之慮。且其國富日有增進。人口自將隨之以增。其增雖較遲。以與國富不足。人患大形。終且減退。不如彼者。相較孰得孰失。雖三尺之童。足以辨之。至云國勢浸弱。此代表義和團者之觀察而已。須知國家主義者。資本

主義之變稱也。彼其國富遠逾人國。對於人國。恆居債權者之地位。無論平時戰時。皆可以此制人之死命。苟非國民有偷生畏死之心焉。至國家有敗戰受辱之累。法今尙爲一等強國。固未見其浸弱。卽令其然。亦決非人口增加甚遲之咎也。馬氏之說。徵之於法。固已有明效。大驗誠使各國皆倣行之焉。至再形人患人類者。進步甚遲之動物也。必積多種經驗而失敗。然後知止於至善。是亦人類之大憾事也。馬氏者。眞人類之先覺。法民者。又世界之導師矣。此種晚婚之習。固不僅法國爲然。其餘歐美各國。未始無之。不過不如法國之一律耳。或者將來此事之收效。全在習慣之漸歸一律。而絕不須法制之持。其後亦未可知。蓋人智發達。其愛自由幸福。誰不如法民。苟其獎勵生育之制不行。斷可保其追跡而繼。至反是而人智不齊。不解自由幸福爲何物。卽欲以法制齊之。終嫌其效甚薄。如是則人患或可絕跡於文明之邦。而難期滅殺於半開之國也。與惟然而吾國危矣。

夫吾國人口在四億以上。通計世界人口亦不過十五億。而吾乃占其三分之一。一望而知其爲過多。語乎食物。雖難通算。而吾之所占者。至多亦不出百分之一二。單計穀物一項。雖亦不大遜色。然人類之生活。非可僅恃穀物者也。今吾不求生活比乎歐美。而惟求比乎日本。當不爲奢矣。則日本之食物。與吾乃至相伯仲。而其人口不過吾之九分之一。是日人食其九。而華人食其一。變言之。九人之中。日人皆有食。華人乃有八人無食。日本且八倍於吾。若言英法當數百倍於吾矣。平均計之。世界百人之中華人。能足食者。誠不過一二人耳。而此百人之中華人。是將有三十人以上。不得食也。故以食物論之。吾國人口過多之數。至少亦在三億五千萬以上。假定吾國人口不出五千萬。皆有生產餘力。必不

失爲一大強國。故吾國人口一面患其過多。一面又患其過少。患多者多此三億五千萬。不能得食之人。口也。患少者少此五千萬。有生產力之人口也。何以言之。此五千萬人口之生產力。被此三億五千萬人口分而食之。其生產力早已消失。譬如三十三人之中。其一二人本可足食。因其均而分之。乃無一能飽之人矣。無一能飽。故不能舉事。苟有一二能飽者。興人雖少。而事猶可舉也。夫歐美之邦。國富可觀。獎勵人口。宜其至當。而彼猶習尙晚婚。吾國則二者適得其反。貧日益甚。丁日益繁。人之度量相越。亦何若是之甚乎。此其所能然。則馬氏言之切矣。『任在何國。人口增加之真實標準。僅在食物增加一事。此吾人所信也。而竟有其例外焉。比如支那。其人口既受壓迫。而以國民有其惡習。食不求飽。而怡然自安。則雖食物無增。而人口依然單獨以進。聞其人種之下。賤尙不僅有此惡習。卽市廛所棄之腐肉。若在歐洲。勞動者必餓死而不肯食。彼則爭食而惟恐。或後此而蕃息。何怪其然。惟支那人口過多之重。因則又以法律公許。兩親委棄其子女。如此之國。宜其饑饉常起矣。』人恆謂歐人論吾國情形。往往失實。觀馬氏此言。豈其然乎。北方下層之民。食麵必雜以糠屑。恐其純麵一飽。需量過多。南方下層之民。食米其質粗亦然。甚或以紅薯包穀爲生。然問其子女。少猶三五。多且七八。此猶如馬氏所言也。常見乞食之婦女。背負手牽。嗷嗷待哺者。數亦相敵。則無食且生子女矣。其所以致此。則馬氏所謂法律不使兩親負責。反使委棄良爲重。因吾之舊律。以父母比諸天地。任其如何處置子女。皆不認爲有罪。以是爲父母者。毫無顧忌。今不惑矯斯弊。誠不知伊於胡底也。馬氏又曰。『支那法律之最不良者。莫如課其子女以扶養兩親之義務。不惟助長貧民之依賴心。喪失其獨立人格。將使其親子女爲財產。而惟恐子女之不多。故支那貧

民日衆。勞勩日賤。良以子女過多。皆無教育。而又責以養親。其子女勢不得不安於極賤極廉之勞勩也。嗚呼。馬氏所指養親一事。其吾國數千年來人患之原乎。吾國將不免於亡國滅種。咎其在斯乎。愚今若驟語國人曰。忠君孝親。皆非人倫之正義。聞者當莫不駭而且走也。蓋忠君之義。至民國成立而推倒。人之所駭者。必曰。忠君固非孝親。則正子不欲孝親。其非人類矣。則甚矣。流俗之未可與言人倫也。夫孝者。乃揚名顯親之謂。己名若揚。其親自顯。重在立身。而不重在養親。故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子從父命。亦視其父命之如何耳。不必卽爲孝也。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亦視所養之得其正否耳。亦不必卽爲孝也。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則大孝矣。此孔子所立之義。荀卿述之。當不爲謬信。如斯言。則孔子所謂孝親者。立身而已矣。乃後世亂君因欲責臣以不義殉身故。設養親之法。以塞人口。而爲亂親者。因利之責子。以不義殉身。於是孝親一事。至與忠君同爲人倫之大桮。人或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相非難須。知古之所謂孝。事雖及親。而責尤重乎養子。無後云者。非無子女之謂。乃有而不能養。養而不能教之謂。故己不立身。不能揚名顯親。誠非孝矣。子不立身。不能揚名顯己。則子之不孝。亦卽己之不孝也。前清中興時。某公會謂曾侯有子。左相無兒。傳爲美談。其實左宗棠何嘗無兒。特以不及曾子之顯耳。無後一語。世人不解其深義。輒以繼世承嗣爲釋。雖以柳子厚之賢。猶不免焉。其他更可知已。此在古。代人口缺乏之時。或信以此爲重。而今則子孫過多。就其現有之數。養之教之。且云無力。豈可再多。假定人口減少。至五千萬。皆有養有教。足以立國。則黃帝爲有子孫矣。豈慮乏嗣也乎。再假定人口增加。至於六億。皆無養無教。竟以滅種。則黃帝爲無子孫矣。得云

有後也乎。要之吾國不責親教子而徒責子養親。故人患大形累。至今日適逢此國家主義潮流之衝。國隨以亡。種隨以滅。蓋不可逃之劫數矣。

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馬氏倫理的制限。愚固稱爲解決世界人患究極之談。此在歐美人患之輕。比諸吾國猶天之與淵。加以國家與社會兩主義。尙能代其解決。則僅以晚婚之習慣行之。數十百年間。要可無慮。而吾國則大不然。目前之所最急切者。莫如首行馬氏倫理的制限。人之所後者。我則宜先。人之所先者。我則宜後。之先後顛倒。其理一也。歐美之後之者。以人患未至極端也。吾國之先之者。以人患已至極端也。且不先其所後。並亦不能後其所先。何則。人患達於極端。社會主義固無從施。國家主義亦去甚遠。徵諸前。連理無可逃也。况人以人智發達。生活程度必求其高。故有此良習慣。初不待乎法律。而吾則人智不齊。生活程度必求其低。欲其有此良習慣。雖三尺童子亦知其難。故又非法律持其後。不爲功。且其法律不僅須限以年齡。而必須限以財產。取馬氏之說。嚴格以行之。而財產規定之外。尤必積極設親必教子之律。消極解除子必養親之條。庶幾前法始能發生效力。此在歐美則習慣法律皆然。惟吾國適得其反。早爲歐美人所訕笑。及今不以法定之國事。眞無可爲矣。蓋獎勵人口之發達者。莫如子必養親。親不教子之甚者也。欲行此法而有效。抑又有其附帶之條件數事焉。其一曰：家庭與社會須改良也。何言乎家庭改良。蓋歐美人之家庭。止於夫婦二人及其子女。子女長成。嫁娶之後。又各分居。自爲家庭。父子不同居。兄弟不同居。非故好爲骨肉乖離也。其精神重在獨立。而無依賴。是謂家庭獨立。生活獨立。故其入強其國。亦強。而吾國則不然。往往聚族而居。五代同堂。傳爲美事。卽令不然。至少亦有兩代三代。

同居子賴其父父賴其子兄賴其弟弟賴其兄各各相賴各各無能卽有能焉而賴之者衆其結果喪失獨立人格是以生產能力無不薄弱不獨國不能興家亦不能興然猶曰骨肉和睦可尙也究其實十家之中姑婦妯娌米鹽瑣屑在在皆是爭端不和睦者恒居其九爭之大於是者更無論焉是知和睦者正其所以乖離也乖離者正其所以和睦也今不於此改良骨肉且已相食相殘夫何怪乎社會何言乎社會改良也歐美人之社會最重獨立精神彼此不相依賴如處家庭然從無請託于求貸資轆轉莫不自食其能有餘則貯之銀行決不濫費或施之人無餘則躬自儉約決不負債或行詐欺故人人皆有生產餘力而社會井然不亂而吾國則不然社會之依賴性或且甚於家庭親朋戚故門生舊吏無不請託無不于求所欲者不生而食不勞而獲故消費之事亦行借貸有資而不知貴無資而不知儉卽曰生產借貸亦多架空寡信無人不存僥倖之心無處不見依賴之性是以人人不能生產事事不能舉行而社會儂焉不可終日美其名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究其實凶終隙末幸災樂禍比比皆是問其原因無非爭利也無非求而未遂也是知以利交者雖欲不爲小人不可得也以道交者雖欲不爲君子不可得也歐美人多君子而吾國多小人所異者此耳其一曰嚴禁蓄妾與規定遺產相續諸制也吾國人患之烈其原因又在蓄妾蓄妾之理由有二其正者曰爲無後耳此以前述無後之理證之非今日之所患明矣其不正者曰吾力能養須知我多一妾卽人少一妻人妻而我奪之非禮也人妻何以能爲我奪人無養妻之力也人何以不能養妻無生產能力也人何以無生產能力有人患也既有人患我之不當蓄妾以助之長明矣愚前謂吾國無一富人其原因又在乎此蓋富人蓄妾愈多子女亦愈多富人死則其過度之

子女均分其財產。轉瞬皆成貧民。富家能繼兩代三代。而仍富者絕罕。國焉得而不貧。故欲行倫理的制。限而有效。非嚴禁蓄妾不可。嚴禁蓄妾而子女均分財產。如故所收之效。仍寡故。又非規定遺產相續諸制。不可。現今歐美各國。多取長子相續制。誠以財產得之甚難。失之甚易。欲防人患。莫如增富。欲言增富。莫如保存遺產。故遺產必令其長子一人保存之。庶可免於分散。而吾國相續法。則取均分制。加以蓄妾更細分之。宜其富不久存。此制之改實要着也。且經濟學家論遺產。謂爲子孫之不當利得。故必加以相續稅。可知長子一人相續。苟無保存國富之理由。尙不應有其制。若明知其爲不當利得。而猶使之均分。以速人患。其爲悖理。更不待言矣。其一曰。女子與殘廢。須有養也。舉以上之說。一行之。將有兩種人。最感生活之困難。則女子與殘廢是也。女子長成。責在父母。長成之後。待嫁然後能生活。此吾國之舊習也。如此者。從舊制。則可。若採新制。如上所陳。則女子非自謀生活。獨立不爲功。歐美女子皆能自謀生活。故曉婚之習慣。能成。否則及笄而無人能娶。又失謀生之道。其責仍在父母。未免過苛。吾國父母不能養其所生女子。多鬻爲婢妾。倡優。此習最宜嚴禁。一面嚴禁。一面亟爲女子廣開工作之途。並使男女教育同等。久而久之。女子自能獨立矣。至於殘廢者。則國家不能不設殘廢院以收養之。殘廢之義甚廣。無論男女老幼。其不能有生活能力者。舉曰殘廢。凡此皆足爲壯者之累。故國家必收養之。然若不行倫理的制。限則將收不勝收。養不勝養。斯則馬氏反對救貧之論。言之詳矣。

凡右所陳者。制欲繁息之說也。垂於久遠之道也。然吾國今日。策其久遠。固屬不易之經。而策其目前。亦有急切之要。目前之所急切者。食物之大不足也。不有以足之。則亂不可已矣。愚固言吾國地有餘利。國

若。有。不。亡。之。望。望。其。在。斯。不。能。取。食。於。外。尙。可。取。食。於。內。也。地。有。餘。利。者。有。田。地。而。不。知。墾。也。有。林。地。而。不。知。植。也。有。鑛。地。而。不。知。開。也。然。而。墾。植。開。鑛。必。恃。交。通。則。鐵。道。亦。爲。開。拓。餘。利。之。要。件。故。言。開。拓。餘。利。者。曰。墾。植。開。鑛。鐵。道。三。事。而。已。矣。欲。行。乎。此。生。產。要。件。吾。得。其。二。而。僅。缺。其。一。蓋。土。地。多。勞。力。多。而。獨。資。本。少。耳。然。則。今。之。最。要。者。爲。擴。充。資。本。之。道。此。則。方。今。策。士。之。流。動。輒。主。張。募。集。外。債。以。爲。用。諸。生。產。事。業。雖。外。債。無。害。不。知。在。此。資。本。主。義。之。時。代。人。固。惟。恐。我。不。借。也。借。則。條。件。苛。刻。利。權。拱。手。送。諸。外。人。寧。不。寒。心。此。以。言。其。有。借。而。尙。不。可。借。也。若。經。此。次。空。前。大。戰。今。後。數。年。雖。在。英。法。恐。亦。未。必。能。有。餘。力。應。募。外。債。若。望。之。徒。費。唇。舌。藉。使。有。望。條。件。亦。必。愈。加。苛。刻。而。非。吾。之。所。能。堪。故。吾。所。謂。擴。充。資。本。之。道。必。避。外。債。以。求。之。然。而。前。固。屢。陳。國。無。一。富。擴。充。亦。奚。由。乎。雖。然。吾。之。所。缺。乏。者。大。資。本。家。也。至。於。不。能。生。利。之。遊。金。則。固。徧。地。皆。是。設。有。法。以。集。之。仰。爲。開。拓。餘。利。之。用。裕。如。也。今。鄉。民。有。金。多。埋。地。下。其。額。雖。小。集。之。則。多。市。民。有。金。亦。多。恐。錢。店。不。實。無。所。權。其。子。母。其。埋。之。也。亦。然。以。故。市。面。無。金。恐。慌。時。出。集。金。以。散。之。市。面。轉。瞬。又。被。其。埋。去。如。此。者。不。必。曰。國。本。乏。金。無。以。供。埋。今。卽。傾。英。法。之。富。以。散。之。吾。國。市。面。又。豈。足。供。其。埋。乎。然。則。大。資。本。家。之。缺。乏。不。足。患。也。遊。金。之。被。埋。斯。誠。足。患。矣。然。此。乃。人。情。之。常。非。可。強。之。不。埋。者。也。強。之。不。埋。其。埋。也。必。愈。甚。不。強。之。而。彼。自。不。願。埋。然。後。其。埋。也。始。可。息。司。其。進。退。者。全。在。信。用。之。有。無。假。定。確。有。生。利。之。所。人。人。皆。可。信。其。無。詐。無。欺。則。遊。金。之。投。此。又。不。待。招。而。後。來。觀。夷。場。之。外。國。銀。行。吾。國。人。貯。金。恆。累。巨。萬。亂。時。則。尤。甚。焉。其。故。可。知。矣。今。吾。之。政。府。一。詐。欺。之。政。府。也。今。吾。之。社。會。一。詐。欺。之。社。會。也。無。一。可。以。自。立。信。用。則。欲。以。一。機。關。或。一。個。人。辦。召。貯。金。任。其。如。何。改。頭。換。面。而。本。性。

一。日。未。移。貯。金。決。不。即。至。故。政。府。設。銀。行。多。所。而。貯。金。寥寥。社。會。設。錢。店。多。所。而。貯。金。亦。寥寥。非。徒。貯。金。也。而。紙。幣。錢。票。之。信。用。亦。如。是。焉。坐。是。貨。幣。不。能。節。省。人。一。能。之。我。十。之。人。十。能。之。我。百。之。富。國。且。不。堪。受。此。損。失。况。於。貧。國。乎。况。於。所。損。失。者。猶。不。止。十。倍。於。人。乎。長。此。以。往。竊。恐。吾。國。非。返。諸。物。物。交。換。時。代。而。不。止。也。此。其。咎。果。誰。尸。之。耶。間。嘗。思。之。不。外。兩。事。以。爲。之。梗。法。制。不。立。而。又。有。大。力。焉。從。而。構。亂。煽。禍。耳。夫。信。用。之。立。未。有。全。恃。乎。人。而。不。恃。乎。法。者。也。信。用。因。法。而。能。立。人。亦。因。法。而。後。有。信。用。法。果。安。全。不。因。人。而。破。壞。信。用。自。生。人。之。所。信。用。者。法。也。非。人。也。外。國。人。之。信。用。未。必。其。人。之。有。信。用。也。恃。法。而。已。矣。語。云。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方。未。善。君。子。固。不。可。欺。道。果。非。小。人。亦。豈。可。枉。乎。但。舉。外。國。人。辦。銀。行。之。小。事。言。之。置。一。銀。匱。必。有。多。數。不。同。之。鎖。司。其。鑰。者。其。人。之。異。亦。如。其。數。欲。開。一。匱。同。時。召。集。多。人。始。爲。功。如。此。者。失。金。舞。弊。之。事。又。焉。從。生。任。處。一。事。自。上。至。下。皆。必。過。目。始。能。生。效。從。無。可。以。秘。密。行。之。者。其。昭。然。如。日。月。之。明。若。此。欲。人。之。不。信。用。其。可。得。乎。故。法。制。國。無。人。不。知。矜。慎。無。事。不。見。周。密。任。在。政。府。抑。在。社。會。莫。不。有。其。信。用。今。惟。事。事。復。古。惟。恐。其。行。爲。不。與。法。制。國。相。反。上。行。下。效。舉。國。風。靡。忘。廉。喪。恥。使。貪。用。詐。無。所。不。至。於。此。而。望。信。用。之。能。立。不。綦。難。乎。或。謂。政。府。公。報。所。頒。法。令。不。絕。於。書。焉。得。自。爲。無。法。之。國。不。知。所。謂。法。也。者。非。可。因。人。而。立。者。也。因。人。而。立。則。恃。人。而。不。恃。法。矣。法。有。根。本。之。法。有。一。切。之。法。必。因。根。本。之。法。而。立。一。切。之。法。然。後。其。法。可。恃。今。吾。根。本。之。法。不。立。何。從。能。有。一。切。之。法。乎。誠。曰。有。之。則。因。人。而。立。者。也。焉。足。恃。乎。且。因。人。而。立。苟。其。人。善。其。法。或。亦。能。善。而。吾。之。立。法。則。徒。供。忘。廉。喪。恥。使。貪。用。詐。之。用。故。作。一。法。則。滋。一。弊。與。其。有。之。又。不。如。無。之。也。語。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

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今之政府作法於貪者也。示人以私者也。弊不可救矣。患不可弭矣。焉在其有法乎。焉在其法之可貴乎。夫法制之不立。吾國自古即然而信用猶有存焉。獨至今日乃破壞無餘者。是又有何故乎。則愚所謂有大力焉。從而搆亂煽禍之所致也。今試執途人而問之曰。汝居民國安乎。其人苟非顛狂。則必應之曰。吾不安也。再問以不安者。其爲目前之亂與匪所患乎。則又必應之曰。目前固亦足患。然吾之所患者不在目前之小亂。而在將來之大亂也。此以驗之全國人之心。理雖或失之一二。要必得其八九。固可斷言者矣。夫常人所解之大亂。其與吾人患論中所言之理。當必大有徑庭。且大亂未至。而先爲之患。聖智且無其明。而謂庸夫愚婦能明之乎。是知其必有顯然搆亂煽禍之人。在且其人之力甚大。故所搆所煽者亦大。不然偕亡之歎。又不能無故而作也。嗚呼。吾國人患之烈。至於此極。亟圖挽救。猶恐匪亂之不可已。況又有從而搆之煽之者。夫何患大亂之不成乎。夫既大亂當前。無可逃避。裂人之背。碎人之心。寒人之膽。人亦何暇他顧。何能旁思。何敢別圖。終日爲捲金借亡之預備。固其宜矣。如是者。信用焉得而不破壞乎。使愚之所言不謬。則今之急務。其知之矣。首即須去搆煽之人也。次則須立法制也。兩者既得。然後亟謀信用回復。信用果能回復。則遊金不難集矣。遊金能集。即不慮資本缺乏。用之鐵道足也。用之開鑛足也。即用之墾植亦足也。何則。資本者。事業之源也。遊金者。資本之源也。信用者。又集遊金之源也。其源不竭。其流必長。先塞其源。而望其流不可得也。今之所患者。其源塞也。塞之者。搆煽之人也。法制之不立也。今之急務。亦通其塞而已矣。

要之吾國解決人患之道。其救急者。雖不可不謀。然物力固有一定之限度。達其限度。即無可再謀矣。愚

之。所。切。望。於。國。人。急。起。直。追。者。則。尤。在。實。行。馬。氏。倫。理。的。制。限。一。事。以。此。爲。根。本。他。皆。枝。葉。也。誠。使。馬。氏。之。說。有。力。於。吾。國。一。轉。移。間。貧。者。變。爲。富。翁。匪。徒。化。爲。紳。士。轉。禍。爲。福。易。危。爲。安。斷。可。必。矣。苟。非。然。者。凡。愚。所。陳。亡。國。滅。種。之。慘。禍。決。無。可。以。倖。免。豈。獨。匪。而。已。哉。豈。獨。亂。而。已。哉。人。或。終。以。愚。言。爲。迂。濶。慮。非。今。日。之。人。所。能。傾。聽。則。愚。亦。惟。有。謹。藏。其。說。以。有。待。知。我。罪。我。非。所。敢。計。也。茲。問。絕。大。精。詳。語。之。亦。非。區。區。短。幅。所。能。了。是。篇。不。過。發。其。端。耳。世。之。君。子。其。有。見。於。是。者。指。其。紕。繆。而。愈。有。以。進。於。國。人。是。尤。愚。之。所。深。望。也。

唯物唯心得失論

叔雅

眇觀希臘。近觀當世。明道之哲。窮理之士。不歸於唯物。則歸於唯心。或謂性理學案所以紀二派之消長。非虛語也。近世方術昌明。唯物之論大盛。今日又寢衰矣。此爭雖千禩猶將不息。是此惑將終不解。伏曼容曰。萬事由惑而起。事誠有之。理學亦然。且以惑起者或遂以惑終也。斯賓塞輩倡不可思議之論。豈無故哉。余以頑質。得聞諸說。論其得失。較其長短。亦儒者所當有事也。

欲論唯物唯心二派之得失。當先攻不可思議論 (Agnosticism) 之謬。當甲珂璧 (Jacobi) 斐希特 (Fichte) 謝靈格 (Schelling) 諸公時。民羣歌曰。形而上學死無後。物如 (Ding an sich) 將付牙人手。(1) 其後法人孔德 (Comte) 創實證學派 (Positivism) 以爲人智進化。略分三級。一曰神道級。此蓋空同之民之思想也。二曰形而上學級。此亦以方術淺陋。不得不逞臆說也。三曰實證級。爲學之方。尊經驗去臆說而真理乃出。今日是也。斯賓塞延其緒說。倡不可思議之論。謂萬物之本原非人智所能及。學者之所攻究者。憲象而已。近亞美利加有倡知行合一論 (Pragmatism) 者。謂學者窮理。當求利於人生。而不當高談玄虛。其說於形而上學亦有微辭。嗚呼。是皆不思之甚也。形而上學之需 (Need of Metaphysics) 實與人生俱來。雖有聖人。不可得廢。縱一時學者惡之。其名不存。而其實自在。德意志老師叔本華 (Schopenhauer) 說此至爲詳盡。其言曰。『人類而外。致疑於其己之生存者。未嘗有也。此曹皆以其己之生存爲當然。而不覺其可異。人類則不然。蓋其意識理性既發達。終乃致思於此大疑問矣。尤可異者。』

生存之側。有所謂死滅者在。雖有鴻業偉績。一旦魂斷。閉骨泉裏。則事功盡歸泡影。嗚乎。吾人胡爲而有此生於斯苦惱之世乎。是蓋最足動人之大疑問也。此心情。此疑念。卽喚起人類所獨有之一形而上學之需。之因也。亞里斯多德曰。「無論古今。理學皆以驚疑之念起。」哲人之說。宗教之義。未有不道神不滅者。觀於此。可知人類所最驚疑者。爲生死之大疑問也。」（三）由是觀之。人類實形而上學之動物。（Animal Metaphysicum）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也。故哈德遜亦作歌云。「物如雖出售。誰則爲牙人。」斯言雖近滑稽。實有至理。斯賓塞倡道不可思議論。最力著大道篇。其前五章云。「理學之職。志在綜合羣學。至伏在憲象後之眞如。吾人終古不可得而知也。」（四）倭鏗駁之曰。「理學之職。志在於羣學。此古今哲人之常談也。由斯以談。羣學之分科也。愈趨於殊特。則其求統一也愈切。故理學之於羣學。實有綜核之大任。此無可非議者也。綜合羣學固爲理學職志之一。然欲求明解。則異說紛起矣。何者。此所謂綜合考核。不知將作何解也。若謂理學但記錄羣學之成績。而不求超出其上。則一切危疑。誠可以免。然理學亦卽以無義意終。蓋此不異一種圖書集成。不得謂爲一科之學矣。况羣學苟有所爭。不可調和。則將如何。譬之甲科欲用機械之因果律。而乙科則道自由。此又將如之何耶。」（五）又曰。「世多有謂雖無形而上學。亦可求真理者。故實證派視知識爲事物關係之記錄而已。限制而已。謂其本原爲不可思議。知行合一派則以知識爲求利之具。然吾人所以不得不求超脫此限制者。非必欲建立形而上學而執拗也。天賦之精神迫之使然也。觀於吾人能知己身與四周事物關係。識其爲全體。且知關係之爲關係。可知吾人實非僅事物關係中之一矣。吾人一旦認可思議界之外有不可思議界在。立自覺其

皮相而不滿之情油然而生矣。思想之制限猶可忍。人生之制限不可堪也。謂萬物之本原爲不可思議。吾人雖研精覃思。終爲徒勞而不免於皮相。是非鉤深索隱之君子所能承也。孔德嘗盡心力以求造新理想。穆勒斯賓塞後皆痛恨已說之不完。斯數子者。其天賦之本性。自求超脫己之學說。豈偶然哉。黑格爾曰：「君子而不解形而上學。猶伽藍壯麗而無佛也。故微形而上學。則人生必日益墮落也。」柏格森云：「此曹遭此難題。乃違其初志。發爲怪論曰：『吾人之所改造者。非真如也。其憲象而已。萬物之本原。永非吾人所得而知也。吾人唯徘徊於其關係中耳。絕對者不可躋之境也。吾人蓋不得不裹足於斯。不可思議者之前矣。』」往者頌智靈爲萬能。今又何貶之甚耶。使生物之智靈。果爲一物體與其物境之互相作用所範成。則又安有不知其所從出者之理乎。吾人又安有全生息於虛無冥漠中之理乎……吾人之智靈。既專供運用。復常受所覺者之印象。是卽與絕對相接觸矣。」又其難康德曰：「彼既謂物如爲不可思議。然則彼安得而道有物如者在乎。使此不可思議之真如。能達於吾人之感官。且適合焉。此尙可謂爲不可思議耶。」斯賓塞之國人席兌亦亟欲問斯氏何從而知其爲不可思議。吾今廣諸賢之意。以簡括之辭。還質斯氏曰：既謂真如爲憲象之因。又謂其爲憲象之本原。且明知其伏在憲象之後。安得更謂其不可思議乎。知行合一派斥此爲無用。然吾聞其於「世界爲神造抑爲自然」之疑問。則頗致思。嗚乎。此學派不少明道之士。何竟不知形而上學與本原學（Ontology）之爲兄弟也。善哉席兌之言曰：無論其可否思議。吾人終不能置之而不思議。學者明此義。則唯物唯心二派之得失。可得而論焉。

論唯物論。昔蘭吉 (Lange) 有言。唯物論與理學年相若。唯不加長耳。(一) 上古之民。聰明不開。未解內觀。但知外察。不觀心而觀物。故其說皆唯物論。希臘之始著書者爲闢利斯 (Thales) 其書雖亡。然羣知其謂萬物之本原爲水。中夏之始著書者爲管子。管子亦曰。水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集於天地。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水地) 地之相去萬里。而所見若合符節。非偶然也。蓋以萬物不外固液氣三體。而水則凝爲冰者其體固。流於川者其體液。升於釜者其體汽。三體畢備。故以之爲萬物本原也。餘子或以爲火。或以爲大氣。而其爲唯物論則同。至地摩克理特 (Democritus) 倡道元子 (Atom) 之說。以爲萬物由無量數至微之元子所構成。諸元子自具動性。非由外鑠。其所以構成萬物。皆不得已而然也。其說在希臘諸子最爲微妙。可謂唯物論之極致。其以物質之運動說心思。雖今日之唯物派不能外也。埃母斐陸克利斯 (Empedocles) 之愛惡說。與近人所謂引力拒力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相似。四行說與中夏之五行。印度之俱舍論相似。其道萬物生成之程序。亦一唯物論也。亞那克薩歌喇 (Anaxagoras) 雖道意識。然其謂物質不僅四行。其數無量。類亦無量。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是亦唯物論也。司陀亞 (Stoa) 派之知識論亦屬唯物派。中世以宗教之威權甚盛。理學皆宗二元論。十六世紀之初。意大利有邦波那錫 (Pomponazzi) 著書攻神不滅說之妄。以爲神乃形之作用。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人之爲善。乃自修其德。非以靈魂不滅而望報也。其說頗似吾國之王充范縝。是爲近世唯物論之先進。十八世紀。法人喇梅特禮 (Lаметрие) 著人機論 (L'homme-machine) 以心思爲形之作用。何伯哈 (Baron Holbach) 著自然體系論 (System de la nature) 以攻擊宗教。益倡道唯物論。及

康德斐希特謝靈格黑格爾諸公出。唯物論大衰。黑格爾歿。其學崩離。唯物論之勢復熾。莫利紹特 (M. Leschaff) 著人生循環論 (Der Kreislauf des Lebens) 人生歸一論 (Die Einheit des Lebens) 以爲心思者運動也。腦髓之物質變化也。蓋徵之心學所實驗。激刺之反應費時也。畢夫訥 (Buchner) 著力與質論 (Kraft und Stoff) 一書。風行全歐。大張唯物論之勢。其說曰。腦髓之各部分。司思惟想像記憶。腦髓者精神之機關也。心思之生於腦髓。猶唾之生於唾管也。當世德意志有宿學曰赫凱爾 (Haeckel) 其學祖述達爾文而精密過之。世有椎輪大輅之目。赫氏自謂其說爲一元論。而謂唯物唯心兩皆偏見。其書世界之謎曰。『一元論與唯物論往往混淆。然吾說則與唯物唯心二派皆有間。唯物論不承有精神。而以世界爲死元子之分合。唯心論不承有物質。而視世界爲感覺表象。橫列於上下四方。吾則篤信貴推 (Goethe) 』「物質無精神則不能生存。精神無物質亦然」之說。而主張斯賓挪莎 (Spinoza) 之一元論者也。蓋無限恢曠本體之物質與心思感覺本體之精神。同爲世界本原之屬性也。『(二) 其說誠辯。然其謂社會人生諸龐雜意象。皆由簡單之物質進化而出。又謂意識爲出於腦髓之構造。舉心之作用盡歸之物質。而不自覺其非。故考其實。赫氏固唯物派之豪帥也。數君之說。一時皆爲宇內論者所歸。唯物論臻於全盛。斯派鉅子。莫不極口以詆唯心論。謂其悖乎方術。以爲所謂心者。不外吾人腦髓之官能。思惟情欲勤勇。』語出十句義論歐文作 (Veltion) 皆腦髓之作用也。由斯派說。則心學者腦髓之生理學而已。今舉其諸證。論之如下。

形體而外有精神在之說妄也。持斯論者蓋猶空同之民。不識不知。以爲萬事萬物皆神主之。聞霹靂則

思天神。遇地震則信地祇。有疾病則求巫覡。遇世間特異之事物。不解其理。輒信有特異之能力主之。而不求其因果。不知所謂心者。唯動物乃有之。心實由神經之動作而生。學者欲明心性。當求之其身。蓋心者形之用也。方術之解釋憲象。不以特異之能力。而以其前後諸憲象。質言之。自然方術之職。在於排比諸憲象。而求其共通之規律。故一憲象之將見。可以他憲象之已見而推知之。氣象學之解釋雷霆。卽在以此憲象推他憲象。先認電爲二氣相搏之光。據此以求其本原。遂推知電氣之膨脹發射於大氣中也。方術之說心性亦若是。先排比諸憲象以求其互相關係。定其統一之律。然後心性可得而明焉。徵之吾人之所實驗。意識前後諸現象。實不外腦髓神經之作用。故在今日方術昌明之世。道術家靈魂精神之說廢。而方術家之說代興。方術家之心學。不啻生理學也。由是觀之。所謂意識者。常人雖視爲特異之物。然考其實。則不過生理作用而已。非真有是物也。

近世方術有大經。曰埃納支不生滅律。(The Law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 自羅伯邁爾 (Robert Meyer) 以來。斯已成方術家之定律。世界埃納支之量。不生不滅。不增不減。雖變化萬端。但易其形而已。動變而爲熱。熱復變而爲動。電流於水。則生化學變化。皆斯律也。今唯心論者。謂有精神者。與形體殊異。而能使筋肉運動。是謂埃納支增加也。悖於埃納支不生滅律。不亦甚乎。故曰。唯心論者。悖乎方術之謬說也。

據近世學者之說。世界嘗有時爲慶藏雲 (Nebula) 矣。慶藏雲旋轉太空。分而爲諸行星。圓輿其一也。其後漸冷漸凝。乃成堅殼。生機始起。細胞漸有囊 (sac) 核 (Nucleus) 以分體而繁殖。生機愈進。植動物

以次生。而人類最晚出。競生爭存。幾經淘汰。歷億萬年。乃有今日。其始固未有人類。是無精神也。可知精神實與生機俱來。且爲所限。故謂精神獨立不倚之說爲不可通。蓋精神之本原在機體也。况精神生命。既有其始。亦必有終。太陽之光熱。吾人所倚以爲命者也。其量雖至巨。然非無限。發射不已。終有窮期。其量稍減。已足滅盡衆生。恐不待其盡。大地已凝爲冰塊矣。觀乎此。可以知古往今來。如一剎那。人生如泡沫。須臾變滅。爲可厭患。求其常住不滅者。惟物質與其運動之律而已。

以上三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世多有持唯物論者。良有以也。然鈞深索隱之士。終不能宗唯物論。何者。唯物論但足以說物。不足以說心也。如斯派說。則近世心學當歸唯物論。何竟適得其反耶。心實時生時滅。而無常住之體。使吾人言心之體。則唯物派之攻之是也。蓋有體必占地位。是物質矣。吾人意識中。必不容有物質在也。然吾人言心之用。猶物理學家之談磁氣電力。磁氣電力。雖有其用。而無實體。吾人道心爲精神作用之主宰。而不以爲實體。此安得謂爲謬耶。方術家多以埃納支不生滅律爲顛撲不破之左證。欲攻其謬。亦匪易事。或謂心之使身。非增新埃納支也。惟發射其固有者耳。所謂發射者。以微動巨。以寡動多。譬以星星之火燎原。凡諸激刺之使人身生感覺者。皆爲發射。以生理之果。常較大於物理之因也。不知此星星之埃納支量。縱至微。究不同於無有。若謂心之於身。亦循物理。則唯物論者之說爲是矣。不特不足以攻其謬。適所以證成之也。吾聞之柏格森曰。埃納支不生滅律者。純爲分量之法則。故不能與吾人之測定法無關。抑此埃納支不生滅律者。謂一系（與大千世界無關之太陽系）中所有運動埃納支位置埃納支之總量。不增不減者也。使世界唯有運動埃納支。或此外僅尙有一位置埃納

支。則此測定法雖曰人爲。猶不能遽謂此律爲人爲也。埃納支不生滅律。誠足示一物之分量常不增減也。然埃納支之種類實多。(一三)且諸測定法。又皆特選以求適合此埃納不生滅律者也。雖同一系中。諸埃納支互相倚附。有密接關係。以特選之測定法。適使斯律得施。然其爲人爲之約束。無可掩也。理學苟欲以此律御太陽系之全體。不得不稍弛之。埃納支不生滅律。不能謂定物定量之客觀不生滅也。不過謂諸變化之無往不復而已。斯律縱足以御太陽系。亦不過關於此斷片與彼斷片而已。非能施之一切法界而不悖也。(一四)由柏格森說。埃納支不生滅律。但可成一家言。而非絕對定理。況物理化學家之攻其謬者亦不乏人。是斯律雖在方術。猶非不易之定律。妄人乃執以繩心。不亦荒乎。諸機體之集中組織。(Centralized organization)皆非物理化學所能解也。雖生物進化。亦見創造作用。吾人苟潛心以觀心智之進化。不得不宗德儒汪德之說。而道精神埃納支之有增矣。埃納支不生滅律。實不足以解心也。如汪君說。世界有所謂創造綜合(Schöpferische synthese)者。在其性尙待學者之考究。非旦夕所能明也。至第三說。則但能視爲臆說。而難據爲左證。性命之元始與其命數。非吾人所得而體驗。縱謂神須受形之制限。然不得遂謂當爲其役也。心靈性命。自循其特殊之軌轍。絕非無機物之律所得繩。斯絕無疑義者也。果嘗有無精神之世界耶。果可以有此世界耶。此則非吾人所敢知矣。物理學家以引力說諸憲象。石隕於地。水流於川。海洋潮汐。星辰麗天。皆歸之引力。歸之引力是也。然此曹能明物何以相引乎。不能也。化學家道某元質與某元質化合其性如何。然能道其何以相化合而變其性乎。不能也。治重學者亦若是。故今日之自然方術。於一切憲象。但能道其何者(WHAT)何如(HOW)而已。叩以何以

(四)則不能知也。其自謂知之者。亦但逞臆說而已。非有確乎不拔之理也。以憲象猶未盡明之學。而欲據以談一切法相。其爲淺陋。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李蒙德 (Du Bois-Reymond) 曰：「關於形體界之秘奧。方術家久善敬謝不敏。及回顧往日之功業。又未嘗不私心竊喜。冀他日終有解時。然關於「物質何以能思」之謎。則立委爲不可思議矣。」(五)斯言雖小。可以喻大。人之智靈。終不可以物理化學解之也。鮑諍 (Baumgarten) 則更發爲明快之論曰：「謂心思爲運動。猶謂鐵爲木所製也。吾則覺心思爲心思。而不覺其爲腦髓分子之運動。喜怒哀樂。卽喜怒哀樂也。非血管之伸縮也。縱腦髓果動。血管果伸縮。果運動伸縮於喜怒哀樂之時。然不得謂此卽爲心思情感也。世人多不知腦髓血管之搏動。然何者爲心思情感。則能知之道。絕不以之爲他物。如生理學者之論也。使彼持唯物論者。一旦慕一少艾。彼寧不謂之情。而謂之血管之搏動。或如丁達 (Tyndall) 氏說。謂爲腦髓分子之右旋耶。嗚乎謬矣。」(六)鮑君斯言。或失之激。然以形體之學說心。誠說之難持者也。昔者亞理斯多德既歿。門人輯其遺書。取其所論超乎形質者。別爲一篇。命曰形而上篇 (Ta Meta Ta Orocka.) 梅他 (Meta) 訓超。義猶曰超乎形質上之學也。二千載前學者。欲求萬物本原。已知超脫形質。今之唯物論者。猶欲以物質之變化說心。嗚乎。顧名思義。卽可以知其妄也。德意志康德而後。有大師曰叔本華。深通柏拉圖康德之學。旁及釋氏之精英。貫通今古。融會東西。世所稱爲集形而上學之大成者也。著世唯識論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藉神主人與物公子以喻。其辭云：「物公子謂神主人曰。唯我獨在我之外。無他人。世界者我之變形也。汝實由我而生。且儼然而有者也。一剎那後。汝將無有。唯我常住不滅也。神主人答曰。此無窮

之宇宙。汝之所存。汝之所處。皆我之意地（Thee）耳。汝現於此。此實理解汝。汝實賴此以存。常人聞此。罔不疑惑。實則斯言雖百世後之聖人不易矣。是故明心見道之君子。必不宗唯物論也。然唯物論闡明形神之關係。嘉惠後學實多。功勳顯然。自不可沒。他日方術愈明。進境亦未可量。倭鏗曰。唯物論之最樹勳伐者。在於出堅甲利兵。以破滅專制迷信邪說。及掃除舊制之壓抑也。（一七）徵之史冊。斯言良信。或病唯物論有害民德。此則非其罪也。鮑諍攻唯物論最力者也。於此則持論甚公。其言曰。一世多斥唯物論爲害及道德之邪說者。謂其摧破宗教。將並傾危道德信仰。如唯物論。則德行爲迷夢。良知爲幻想。道德爲虛構。而視放僻自利爲大智矣。是說也。余不敢承。唯物論雖有流弊。亦不若是之甚也。人之德行。實因其秉賦氣質教育境遇而定。不以其形而上學之意見爲斷也。卽唯物論之理論與實際有關。此亦彼之爲人定其形而上學。非形而上學定其爲人也。鄙夫誠多持唯物論。高士誠多持唯心論。然亦未可概論。宗唯物論者不少。正人而篤信唯心論者亦多。心爲形役也。要之蔑棄倫理者。乃誤會道德之過。而非唯物論當然之效果。所以生此誤會者。乃吾教育制度之罪也。彼以道德爲天神所頒之禁令。後生研精方術。神道設教。既不足以起其信心。自並其禁令而蔑棄之矣。不知倫理非由外鑠我也。天然自有之中也。倫理卽天理也。斯實蒸民所乘之彝。吾之崇信與否。初非所問。四維不張。家敗國滅。民德修明。其邦必昌。此蓋天道。唯物論亦未嘗非之也。是故斯道者。天地之運。古今之變。所不能外。而與宇宙相終始。吾人持唯物論抑持唯心論。非所論也。（一八）方赫凱爾之說風靡全歐時。鮑君力攻之。至謂貴推康德舊壤。子弟讀其書乃大辱。而於此能持論正大平允。若此。誠爲難能。然亦可見唯物論之流弊。不如論者所說之

甚也。要之唯物論可以爲方術法。而不可以爲世界觀。(意本 Albert Lange) 明心身之關係。發生民之顛蒙。此其所長也。其無以解於己心之失。甚於唯心論之無以解於他心。

次論唯心論。唯心論倡自希臘耶律亞派 (Platonic school) 之巴埋尼德斯 (Parmenides) 巴君始道。感覺爲虛妄。可謂前無古人。至柏拉圖倡意地 (Idee) 之說。謂真如非由感覺所能知。集希臘理學之大成。爲百世學者之宗師。其言雖今之哲人不能廢也。羅馬時新柏拉圖派如下拉諦那斯 (Plotinus) 輩。別創神秘派 (Mysticism) 近世自笛卡兒以意識爲理證之準則。唯心論復興。來布尼 (Leibnitz) 其鉅子也。彼所謂構成世界之單極 (Monad 亦可名之元極) 乃精神之本體而非物質。英人栢愷禮 (Berkeley) 創批評唯心論 (Critical Idealism) 道萬物萬化生於心。心爲世界。晚有汪德 (Wundt) 倡衆生心之說。爲世所稱。他如羅惹 (Lotze) 費希納 (Fechner) 二君。亦皆屬唯心派者也。羅惹以心物爲絕對之二象。而絕對又實爲精神。費希納道元子。斯近唯物論矣。然其說元子之組織。爲由精神。又謂世界有靈魂。究亦唯心論也。叔本華道意志 (Willie) 佛羅夏默 (Froschammer) 道想像。並可謂屬斯派。唯近世之降靈派 (Spiritism) 不徵於人而徵於神。其行詭異。近於眩人。乃亦僭竊唯心論之名。斯則所當屏黜者也。當世德意志之倭鏗。倡道內道之說。以爲吾人當以此求人生之真。此真性命 (Geistelebens) 實至高至聖者也。亞美利加有羅愛斯 (Josiah Royce) 謂世界之本原爲精神。且道其爲無窮至聖。斯二君者。說皆甚類宗教。而世之學者多歸之。洵唯心論之極致也。吾國宋代諸賢。亦多倡唯心論者。邵康節之所謂萬化萬事生於心。心爲太極。其最著者也。降及楊敬仲。遂臻其極。敬仲之言曰。天地者我之天地也。變化者

我之變化也。又曰。天者吾性中之象也。地者吾性中之形也。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全祖望論之曰。瓊象山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信而行則可師。斯言也不特爲敬仲之定評。實可施之一切唯心論而不恃者也。敬仲生平行檢修飾。一無瑕玷。處閨門之內如對大賓。如臨上帝。終其身戒慎恭敬。未嘗須臾放逸。蓋唯心論以天地爲己之心。視之爲至高至聖。則覺人生之意義爲可尊崇。而視道德亦益重也。學者觀於此。可知唯心論之有大益於民德矣。然過激之唯心論。其謬殆有甚於唯物論者。先吾之生。天地已有。後吾之死。天地自在。仲尼老子之賢。非吾所及也。墨翟公輸之巧。非吾所能也。水流於川。木長於山。鳥獸遊於野。星辰行於天。以及衆生之心思動作。絕非吾人所能周知。舉世一切盡謂爲吾之心。其妄不待智者而後知之矣。唯心論之無以解於他心。與唯物論之無以解於己心。其失均也。唯心論者之不解心。何以有廣延性 (Attribute of extension) 與唯物論者之不解物質。何以能思其闕一也。况謂世界之本體爲精神。則是心有常住之實體也。以吾人所覺心實時起時滅。絕非常住之實體。今日雖在物理學。猶將但言生滅之律。而不道常住之實體矣。以吾人觀之。常住實體一名。談物理尙非所當去。而說心性則在所必除。近世心學志於斯業。已有所成。故道精神實體者。心學之所不許。斯最足以爲唯心論病者也。又唯心論一名。在歐文義意曖昧。奇辭紛出。柏拉圖之所謂「意地」 (Ideas) 義本難明。今人之所謂 Idealismus 更無確詰。與此字並行者則有 Spiritualismus 與唯物論相對者。則有 Immaterialismus 近英人席兌更名之 Mentalism (110) 斯名實視餘者爲典雅。然從之者寡。未可以爲定名也。奇爾希納敘其意義之變遷云。古者「意地」作真在 (das wahrhafte Reale) 解。故

柏拉圖之學有 Idealismus 之稱。至中世則反名之曰 Realismus。笛卡兒以降。又變爲心外無物之義。更研求外界之於精神作用若何。吾人之於外物是否唯見其象矣。笛卡兒來布尼與馬布蘭些 (Malebranche) 皆道此者也。然英之體驗派。則以心外無物說爲謬妄。郝伯思 (Hobbes) 洛克 (Locke) 之徒是也。此曹皆獨斷派。至康德乃別創批評派。傳至斐希特。謝靈格。黑格爾。赫爾特 (Herbart) 叔本華云。(11) 如奇氏說是 Idealismus 又知識論 (Erkenntnistheorie) 之一派。而非形而上學之名矣。發鏗堡 (Falkenberg) 更分此字之用法爲四。在知識論則主天賦而非經驗。在形而上學則主精神而非物質。(12) 是說也。辯此字之義固較明晰。然猶易滋疑義。終不免與 Spiritualismus 諸名玄紐也。羣言蕪亂。紛不可理。雖至今不能得其確義。蓋物一而已。自聖人以至於下愚。所見一也。心則人之不同。各如其面。所感既殊。所說自異。(13) 此唯心論之所以名紛歧而義晦昧也。唯心論重內觀而輕體感。尊精神而貶物質。使民有幽玄深邃之思。足以盡矯唯物論之弊。此其所長也。隘者爲之。則唯內觀而不外察。知有心不知有物。終爲一偏之論。

綜觀二派。各有得失而皆不完。斯賓塞曰。「唯心唯物之爭。言辭之爭而已。實則兩俱失之也。」(14) 嗚乎。斯賓塞可謂知言。大道篇所可貴者。此數字耳。今求其調和二派者。則有二元論與一元論。二元論倡自亞理斯多德。景教假借其說。以文飾其教義。故此派盛行於中世。至笛卡兒遂造其極。近代亞美利加之知行合一論派。頗主多元。隱然爲二元論聲援。笛卡兒之雲祢。漸將復出。然其道舛駁。明道之士難言之。至當歸一。其唯一元論乎。一元論分二派。一曰主氣派 (Monism of substance) 倡自希臘之耶理亞

學派。近世斯賓挪莎益發揮而光大之。力倡神形歸一。心物無二之說。博學高行。爲世宗仰。德意志大師謝靈格。祖述其學。道心物絕對之二象。其說視斯賓挪莎尤爲深美。近代方術家多視自然憲象爲一埃納支之變化。世乃益歎謝靈格以一持萬之說爲精審矣。黑格爾以閱肆之才。發微眇之論。斯派之勢益盛。今日赫凱爾著「世界之謎」一書。道萬物萬事皆一氣所生。斯氣變化萬端。自具能力。此可謂主氣派之集大成者也。主理派 (Monism of becoming) 始自希臘海拉克理特 (Heraclitus) 近說進化說。奧斯派益振。至馬赫 (Mach) 亞威那理斯 (Avenarius) 二公。以超世之傑。盡抉藩籬。含棄臆說。研精覃思。以攻我執 (Ego-consciousness) 欲以此息唯心唯物之爭。二公之說雖不同。並主理派鉅子也。雖然。以諸子之行。求若所欲。不可得也。何者。倭鏗有言。一元論似能統一形神。調和斟酌。而保其平衡。然考其實。則粉飾隱蔽其爭端而已。非真能消弭之也。求二者之並行。不可得也。苟進而探之。卽偏倚立見矣。徵之學案。諸一元論。不歸於唯物。則歸於唯心。無可掩也。而斯賓挪莎特甚。其所著倫理學一書。實以唯物論始。而以唯心論終也。〔三五〕謝靈格謂自然爲心之可見者 (Mind become visible) 又其所謂絕對亦爲精神。是一唯心論也。黑格爾之屬唯心派。尤無待論。赫凱爾則又傾於唯物論者也。亞威那理斯以腦髓爲其學之基礎。彼謂 System C。寧得謂非物質。故亞威那理斯亦可謂傾於唯物派。馬赫則傾於唯心者也。由是觀之。倭鏗之言良信。主氣主理二派。實皆不足以息此爭。徒滋亂焉而已。然唯物唯心之爭。誠如斯賓塞言。所爭在言辭。而不在本質。初非必不可弭者也。費伯 (Alfred Weber) 曰。「唯心唯物二派之將帥。皆不在其麾下。而出入於兩陣之間。」〔三六〕此可知統一止爭。非必不可得之事矣。惟一

有偏倚重輕。敗者必求復起。而勝者終將重踏。此爭將無復息時。苟得其平。雖赫凱爾之與鮑諍。猶無爭也。今欲求心物二者之所從出。兼二派之長而補所短。則其意志說 (Willenstheorie) 乎。中古高僧聖亞加司廷 (St. Augustine) 曰。意志之外無復他物 (二七)。近代法蘭西之巴斯家 (Blaise Pascal) 謂意志爲神明之主。其言曰。意志有所好惡者也。傾注精神於己之所不愛處者。未之有也。精神與意志同行。然隨意志之所愛處而止。精神當判斷己之所見時。常於不識不知之間。隨意志之所向。以定其信仰焉。 (三) 叔本華之道意志爲萬物本原。尤夫人而知。汪德以心學大師。亦以意志爲一切精神之主。而人格之中堅。 (二九) 其徒居而卑 (Kneipe) 和之。謂意志爲我 (Ego) 與非我 (Non-ego) 所由分。主觀客觀所自起。而精神之本原也。 (三〇) 況近世方術。歸物質於力。來布尼亦曰。未有物體而無力者也。夫用力卽意志也。物質既爲力所構成。則意志必爲物質之本原。且爲其發生之原因。卽知覺亦由力生。蓋知覺不能無注意。注意不能不用力也。意志實生知覺。而非知覺所生。 (三一) 故意志者心物二者之所從出。實世界之本原。非僅人類智靈之本根也。唯物論不能解我相。唯心論不足以解自然。能兩解之者。獨斯意志說耳。唯此意志與叔本華所謂求生意志 (Wille Zum Leben) 有間。叔君以爲意志唯求生存。誠如其說。似人之大欲。唯在求生。他非所恤。何世多有自經溝瀆者乎。人生斯世。但爲生存。則亦何用此生爲。況叔君之說主厭世。自求涅槃。此又何說乎。忠義之士。寧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義。文文山史道隣甘死如飴。或且湛族而不悔。可知求生意志之上。猶必有至高至聖之意志在也。康德之說雖不盡是。而道心之論。則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易。所以有此世界。乾坤所以不熄者。以有求仁意志 (Wille Zum Guten) 在也。

(12) "In die Metaphysik vor Künzern imbeert abging

..... Werden die Dinge an sich, jeto sich hasta verknuff,"

或 Hebert—Allgemeine Metaphysik, vol. 1, 2 91.

(13) Schopenhauer—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Bd. II, Kap. 17.

(14) Ds. Hodgson —Philosophy of Reflection, i, 162.

(15) Degenner—Kinst Principles

(16) Kierkegaard—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lebens 卷 四

(17) 羅 士 卷 四 第 222-4.

(18) H. Bergson—Creative Revolution, xi. (新 譯 Arthur Mitchell 譯 羅 士)

(19) 羅 士 217.

(20) 威 斯 登 哥 特 卷 一 哲 學 的 概 念 和 關 係, 17.

(21) 羅 士 16.

(22) A. Lange—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羅 士

(23) Haeckel—The Hiddle of the Univerz, chap. 1.

(24) 羅 士 卷 四 第 1 頁—L'Evolution de la mecanique, Paris, 1905, p. 187. ff.

(25) Bergson—Creative Evolution p. 255-6.

- (1 冊) Du Bois-Reymond—Ueber die Grenzen des naturerkennens; pp. 40 ff. 亞爾本和德中德雜誌 Paulsen 亞爾本和德雜誌
- (1 冊) Paulsen—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82-3.
- (1 冊) Eucken—Einführung in die Ph. des Geisteslebens 187.
- (1 冊) 四(1 冊) 第一卷第三卷
- (1 冊) 亞爾本和德雜誌
- (1 冊) Sidgwick—Philosophy, its scope and relations, 61.
- (1 冊) Kirchner—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Grundbegriffe
- (1 冊) Falckenberg—Geschichte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德譯
- (1 冊) Mach 或 Erkennntniss und Irrtum, 6.
- (1 冊) Spencer—First Principles, 卷四號 557.
- (1 冊) 四(1 冊)
- (1 冊) Weber—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卷四 597.
- (1 冊) omnes nihil aliud quam voluntates sunt.
- (1 冊) Pascal—Pensees, Article quatrieme IX.
- (1 冊) Grundzüge der physiologischen Psychologie, 11, 4 67
- (1 冊) Külpe—Outlines of Psychology, 英文本

(三) Wundt—Physiologische Psychologie: Cf. Theodor Lipps—Grundriss des Seelenlebens. 691f.

戰時財政論

端六

是篇譯自英國有名雜誌「蘭德帖布」(「The Round Table」) a quarterly review of the politics of the British Empire,

No. 19, June 1915.) 一論文。『Finance in War』(原書五百二十一頁至五百五十八頁)敘述國富之情況及國際借貸之關

係。簡而得要。洵爲國民必讀之書。且行文平易。不務高談艱深之學理。稍治經濟學者。卽能了解。尤適吾國人之研究。全篇共分四章。

第一二章最饒興味。第三章估計各國戰費。及其影響於將來之結果。持籌握算。較兩求斤。此乃統計學者之常態。讀者勿誅求其精

確可也。六月十五日譯者識

本誌業於去歲十二月號。稱述交戰列強之狀況而代核其財源。茲篇主旨。承前而作。篇中約分三大段。第一敘清償戰費之狀況。第二論各國政府戰時理財之道。第三推究戰費及於各國將來國民經濟上之影響。欲使事實明顯。故不免偶有複說之處。至於所徵數字。兩篇中均屬懸揣。當今之日。交戰各國之富力及其國民的收入。無確實統計可言。茲所云云。不過約略近似而已。(一)

第一章 清償戰費之狀況

凡人因遭大病。涉大訟而蒙不測之損害。其清償之法。不外三種。一出自收入。二取諸資本。三假之他人。國家亦猶人也。當其與敵構兵。軍費所出。亦只三途。第一國家當時所收入者。第二國家之資本。或所儲蓄之富。第三外國借款是也。今假定此三種財源曰甲乙丙而論之。

敘論之初。有一言不可不爲讀者告。卽國家之收入。與政府之收入。全然兩事是也。政府之收入。不過國

家收入之一部。(以賦稅所得供國家之需用)其餘一大部分仍在國民手中。國民欲用之。則直用之於政府無與也。仿是而國家之資本亦可曰屬於其國民。並其政府。此項區別最宜明瞭。蓋戰時費用在政府或以募債之法籌之。而國民則以其收入應政府之募。易辭言之。苟國民能於戰爭期內儲蓄至富。力任戰費。則政府可得假用其儲蓄。若政府不出於募債一途。則必特別課稅。而國民之被課者。或非當時所收入。而為平日所儲蓄之資財。雖然是殆不常見也。既明此別。請得進言三財源。

甲 國家收入

國家收入約為下列三種。

- 一 富之當時產出者。凡可用或可賣之物均屬之。
- 二 國民為他國人服役所得。
- 三 海外投資所得。

徵之實例。則一千九百十三年英國國家收入總計如左。

- 一 該年以內可用或可賣之生產品製造品之總價。
- 二 英國國民為他國人服役所得。例如英船所得外國之運費。倫敦銀行所得外人之手數料。外人旅遊英國者所費之金錢是也。
- 三 英國國民在海外投資所得。

並列三項內第五第三兩項皆來自外國者蓋荷為來自英本國者則第廿項內已含有之即英國人為本國利便所得及英國人在本國內投資所得皆出自生產品或製造品是也例如英國一商船公司自英國來商人受取卅萬鎊之運費彼商人何以能出此運費則以可取償於該貨物之賣價也荷此貨物之賣價已估算於國家收入之中則此運費僅一移轉之收支而非最後之增加也荷商船公司為美國商貨運往歐洲或為彼運其在英國所購之貨往美國則其所受運費卅萬鎊當加入英國國家總收入之內又如倫敦某甲購有某造酒公司股票則由此所收得者不過此公司總收入之幾部而代表其卅年內生產品（皮酒若干瓶）之一份苟此公司之全生產已估計於國家收入之中則所付某甲者和應再為估計明矣荷某甲所有者為美國鋼鐵公司之股票或社債券則其所收入者非為英國生產之部而為美國生產之部其應加入英國國家收入之內又明矣無如某甲和費蓋購辦之工費由是所得外國之總收入內當減去此項該國民所負他國之債務及他國人為本國服役所得是也如此減去所餘之國家總收入其用法為左列三者一者以備國家之儲蓄二者以備國家之無代償警地以供國民當時之生活例如衣食及其他必要品奢侈品是也三者以備國家之種種事業不令立國以供國家永久之設備例如治水以資灌溉平治道路修築鐵道以便交通及其他種種事業不

前正丁勝枚舉
論空並投資海外
本欲說明由國家收入內支出戰費之狀況試假定一島有國為題島國人口千萬國家收入每年五萬

萬鎊。其中四萬萬鎊爲所用或可賣之生產品。六千萬鎊爲海外投資之利息。四千萬鎊爲所收外人之酬金。此國家總收入之用途。三萬五千萬鎊以供國民當時之生活。一萬萬鎊以供國內恒久事業之設備。五千萬鎊復放於海外。

今烏國適有戰禍。則其國家收入所受之影響如何。第一。海外投資所得。除下列之例外。當全不受影響。此口例外。一。投資之國爲對手交戰國。則此一部之投資必從事收回。二。戰事擴大。致債務國無力清償其債務。第三。爲他人服役所得。若烏國因戰事延長。減少服役之能力。或於戰爭期內。減少服役之需要。皆足使烏國收入蒙其影響。第四。烏國總不被攻擊。而因國人之妻孥從戎。產業之驟遭破壞。則當時之生產必蒙其影響。毋論此生產價格減少與否。其性質必有變更無疑。蓋平時製造鋼軌之工場。戰時或改造槍砲與彈藥。然亦勿具論。以無關其性質之何若。而其所生產足爲國家收去之共銀則共也。平內生產品(史所著于聯)之一。價值其全生產品之百分之十。而烏國亦人之中間計其甲。戰事有時足增國家生產之價值。以其生產加速。而正者益加勤勉故也。雖然。總之如是。而效果漸微。不獨插債其反對。而條件。亦將妨礙。而英國。則戰事當足減損國家生產之總價。萬鎊當由八英國國家總。而假使烏國海陸投資所得。毫不受戰事影響。爲他國服役所得減少。是半。之計。四千萬鎊。降。至。五。萬。鎊。興。國。家。而。產。額。減。少。五。千。萬。鎊。而。由。四。萬。萬。鎊。降。至。五。萬。五。千。萬。鎊。於。是。國。家。收。入。總。額。由。五。萬。萬。鎊。降。至。四。萬。五。千。萬。鎊。更。假。定。烏。國。政。府。策。劃。年。者。戰。費。爲。一。萬。萬。鎊。烏。國。民。留。減。生。活。費。三。萬。五。千。萬。鎊。爲。三。萬。八。千。萬。鎊。其。原。因。一。爲。國。民。之。崇。儉。去。奢。二。爲。從。軍。者。之。費。用。已。核。在。戰。費。之。內。換。謂。減。少。

七千萬鎊。然則對於國家收入之四萬三千萬鎊。而烏國之國民生活費及戰費合計爲五萬八千萬鎊。其剩餘未過五千萬鎊耳。在平時。烏國以一萬萬鎊供國內恒久事業之設備。以五千萬鎊投資於海外。今所餘者僅五千萬鎊。若以悉供國內之設備。則更無餘資投之海外。若欲以其十部設如二千萬鎊。一投之海外。則國內事業之改良費。當更降至四千萬鎊矣。此皆其所以不能改良之原因也。又假定第卅年戰費爲一萬五千萬鎊。爲國民更節減生活費爲七萬五千萬鎊。而其國家收入仍舊不變。則對於收入之四萬三千萬鎊而支出爲四萬萬鎊。以其餘三千萬鎊供國內改良經費。而投資於海外者無有矣。再假定第卅二年戰費爲一萬八千萬鎊。國家收入如前。國民生活費更無節減之餘地。然則收支難相抵。雖國內改良經費亦無着矣。雖然。國家如烏。縱不能改良國內之事業。而維持事業之經費。決不可缺。今以全體收入悉供戰費及生活費。他項費用積自而來。欲解此困。厥惟二道。即如前所述。或取諸國民儲蓄之資本。或假諸外國。是也。

今於敘此進財源之前。更重申前說曰。政府雖有時以募債爲開支戰費之法。而國民則可以收入應之。如此則爲政府可於國家收入之重。籌得第一。年戰費一萬萬鎊及第二年戰費一萬五千萬鎊。然烏政府亦可用募債之法。而以課稅之通行之。雖然。則第一。年戰事告終。烏政府之負債當增加二萬五千萬鎊。惟此乃對於本國人民之負債。當核計國富之增。彼此足以相殺。由此觀之。政府所籌戰費。恰與課稅同。結。果。吾。須。知。此。二。年。內。所。支。出。之。戰。費。實。際。上。決。不。能。悉。取。之。賦。稅。中。何。以。不。能。厥。理。甚。多。蓋。亦。不。費。一。言。蔽。之。近。世。國。家。當。局。者。雖。明。知。國。民。應。募。公。債。無。殊。納。稅。而。開。支。戰。費。之。道。大。都。不。外。募。

債。不費一

幣。同乙。國。系。資。本。

于國。系。資。本。為。富。時。所。儲。蓄。之。富。之。總。體。分。別。言。之。約。得。四。種。

一。水。下。地。產。如。土。地。建。築。物。機。械。鐵。道。路。途。運。河。灌。溉。等。等。是。也。

二。五。項。系。資。本。及。各。種。生。熟。貨。物。並。美。術。品。奢。侈。品。

三。金。銀。貨。幣。及。生。金。生。銀。

四。四。項。外。所。負。於。我。之。債。

五。五。項。在。近。世。經。濟。組。織。多。以。文。書。代。表。之。例。如。股。票。債。券。銀。行。券。等。其。自。身。雖。非。財。富。而。不。失。為。財。富。

六。六。項。係。四。項。亦。可。以。股。票。債。券。代。表。之。凡。他。國。人。所。負。於。我。之。債。及。我。國。人。在。他。國。內。所。有。之。財。產。屬。

七。七。項。係。時。以。匯。票。或。其。他。短。期。文。書。或。銀。行。及。商。人。賬。簿。上。之。信。用。貸。款。等。代。表。之。凡。一。切。流。動。債。務。屬。

八。八。項。係。外。人。

設。對。國。與。他。國。宣。戰。能。由。國。家。資。本。內。籌。出。戰。費。幾。何。約。言。之。不。外。三。法。一。使。用。資。本。所。包。含。之。各。種。實。

物。二。售。出。或。抵。押。此。等。實。物。而。用。其。代。金。第。二。法。限。於。資。本。之。性。質。家。畜。金。屬。衣。服。皮。革。食。料。及。其。他。種。

種。生。熟。貨。物。或。因。戰。事。發。生。使。用。罄。盡。而。不。能。彌。補。或。即。彌。補。而。僅。及。一。部。貨。幣。及。生。金。銀。可。以。之。購。物。

於。海。陸。以。充。軍。需。或。日。用。然。此。等。資。本。非。直。接。用。之。於。軍。事。者。土。地。建。築。物。美。術。品。奢。侈。品。以。及。各。種。文。

書。代。表。海。外。債。權。非。售。出。或。抵。押。則。不。能。充。戰。費。譬。諸。今。日。一。英。人。將。意。大。利。有。名。畫。家。狄。鄉。所。畫。

快售諸美國人得金一萬鎊。則彼對於美國擁有債權如此數。若彼願以此金購英金戰時公債。則英政府可將美國棉彈或衣料或食料一萬鎊。於是美國對於倫敦亦擁有債權如此數。此兩種相反對之債權。依尋常國際匯兌之法。彼此相殺。其結果致英國失去狄鄉一畫。而消費之於戰事。若吾英人不售此畫。而售去美國市債券或美國鐵道股票於紐約。甚至售去日本政府公債證書或南美洲電車公司股票。彼亦可收回一部債項於外國。若彼以此應募英國戰時公債或以之繳納國課。則英政府可由國家資本中取出。一部以供軍用。

進舉第一例。乃吾英人變賣一奢侈品。第二例。乃收回一債項。然籌措戰費之法。猶不止此。吾英人又可將吾英鐵道股票。售諸外國。更可將倫敦一建築物售押於紐約或荷蘭。此係由本國固定資本中籌得戰費者也。此項資產。雖經售押。而仍在吾英境內。不至消失於無形。如狄鄉之畫。美國之證券也。然從此吾英大地。資財外債。須取償於將來之所得。用此法以籌戰費。跡近於第三財源。即前述之外國借款。是也。其殊異者。前者以私人資格將一特有資產抵押於外人。後者乃用政府名義。憑國家信用而行之。堪相資財。每當戰時。常不能以一特有資產。向外國抵押。大宗借款。此法須視外人願投資與否。以爲斷。前戰時則無望也。二。籌備戰費。

以上所述。皆就售押於海外者言之。如售押之事。行之本國。則於國家財源。毫無增減。蓋一英人將彼所有之狄鄉畫。或美國證券。轉售諸他。英人雖可以此納稅。或應募公債。而他。英人納稅購債之能力。爲地無去故也。三。籌備戰費。

吾國通運支辦戰費可取諸國家資本。家畜及生熟各貨用罄而不能彌補。譬之國家當承平之秋常備六月之糧。以備製造。六月之熟。以應需。令當戰時。此種屯積之貨物。豈不能不任其漸少。假設減少之量。各爲一半。則戰事告終之日。國人必注目於此。滅亡之資。和而思。有以補償之。而後商業。可復。船。亦如之。

如戰事延長。至久。則國內困短資。庫。如建築物。鐵道。地等。亦必遭困。此運命。戰事。一。資。不。止。則國內。急活動。如其資財。不能。日。或。離。乎。急。需。之。製。造。更。無。餘。力。從。事。國內。恒。久。事。業。之。設。備。苟。戰。僅。數。月。或。無。若。礙。否。則。資。和。克。復。之。後。非。大。費。彌。補。功。夫。國家。將。無。能。爲。用。譬。諸。一。國。鐵。道。公司。平。年。支。出。四。千。五。百。萬。鎊。爲。維持。經費。當。此。二。年。之。戰。爭。期。內。因。資。本。不。足。每。年。僅。得。五。百。萬。鎊。則。兩。年。之。末。其。國。鐵。道。資。本。缺。欠。四。千。萬。鎊。即。其。國家。資。本。因。戰。事。減少。四。千。萬。鎊。也。

此次戰爭。吾英及交戰列國所受國家資本。止之缺損。何若。今亦不能統計。但敢斷言。之曰。資本之缺損。固復。甚。其。各國。戰。費。亦。取。諸。國家。資。本。無。或。疑。也。

同列票因亦外國借款

此事無須多贅。其交戰國所以能募債。純視他國能承受此債與否。此種募債。或以政府信用行之。或以私人資格行之。而轉納於政府。其結果無異。惟私人資格。假不能。假款於海外。欲得外資。必售其財產。此項財產。宜歸之第三類。即國家資本是也。而第三類財源。外國借款。專屬之。交戰國政府。日俄之戰。兩國政府。均用此法。巴爾幹戰爭亦然。今茲。美。俄。貸。款。之。國。即。交。戰。國。自。身。在。中。立。國。所。募。之。債。額。無。幾。焉。

同盟國中有貸款與他同盟國者然屬一時之事非永久計也。一。德法兩國均在紐約發行財政部證券以償國際債務然其相甚微。

非吾第二章本戰時理財之道蘭西

德春巴述謂國戰費之所由出茲請更論籌款之法。戰時各國情勢相殊籌款之法固難同。然其所以不致加稅與募債二者當歐洲車由遊世籌債之法未為君主之懷抱野必者往往預蓄金帛以備戰時之用。希圖形勢變舊法非徒不可行且所費滋求非理財之道。嗚呼彼所謂戰時金庫近世政府雖非無有用之蓄然其法皆不在準備。然戰時資而在儲此現金以供戰時之緊急。蓋印世之戰支應浩繁非置區金庫內還儲蓄所能部事而當開戰數星期內動員之費理宜預為籌畫者也。在德金以蓄意且置其補稅亦足應戰前國略言之矣。夫德其國弱能自當時國家收入籌出。查戰費則戰事借終之。且其國債可漸加。參無如悉未賦稅驟加於一時非僅市人民之怨且亦迹近抄略大喪政府之信用是以近世政府籌畫軍資大都取自本國人民。故其當時收入而捨其永久資本。國家為個。而美。德。法。體。是謂國家自貸自貳貸款於政府者。國民而為政府債此債務者亦此國民實與納稅無異。然加稅取之於一時。籌債普及於久遠。國民之擔負既形舒易乃不至啓爭論之端。

茲有法可資戰費其表面不類加稅實則一種間接稅焉。在昔革命政府多有利用之者。今國家當危難之時亦不免襲取此術。此術惟何。即強發鈔票是也。假定政府需款三萬萬鎊儘可不加國課不募公債而取數萬印字機印出紙幣若干數命為法幣一體通行殊不知鈔票之為物僅足供國內人民之交易。

而不能流通於國外。使已有鈔票足敷國內貿易之需求。則增發之鈔必致全體價格下落。苟政府準備兌換於將來。鈔價或可不降。不爾則其下落將無已時。其有已時。必在鈔票總價等於全國實際所需鈔票之總價之日。於是以此貶價之鈔票所測量之物價日益上騰。而持此鈔者因其購買力日益下降之故。漸蒙損失。而不覺由是觀之。強發鈔票之結果。與加稅同。而其及於人民之負擔極不均。且無常軌。強發鈔票之法。初視之覺便而易行。而其結果至惡。具有遠識之政府。非達困極切要之境。決無恃此為籌款之具者。計人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曾一用之。南北花旗之戰。兩方均採此術。南美諸邦之革命。且慣用不驚。嗟然。痛識者不取也。

雖然亦有他說。如世國不幸而出於戰。其金融界常呈一種異象。日用所需之通貨較常加多。其原因以兩端。戰費驟增。買賣自盛。平時周不定。信用破壞。商界來往動需現金。商人爭藏金以備急用。通貨缺乏。待補格鈔。斯時也。人且有蓄鈔票以代現金者矣。其因之外。尚有他因。茲不具及。總而言之。戰時所需通貨甚多。於平時。本年五月初。英倫銀行紙幣流通額已超過三千八百萬鎊。而去報此時不過二千餘萬。若加以政府紙幣四千萬鎊。則英國之現時通貨較前年以前增多四千八百萬鎊。吾人故當留意者。為吾英支條制度之發達。為他國所不及。至於其他交戰國之紙幣發行額。迥非吾英之比。本報四月初。法蘭西銀行券之流通額計四五六〇〇〇〇〇鎊。去年此時為二二三〇〇〇〇〇鎊。是增發一八九〇〇〇〇鎊也。德意志帝國銀行於此同期間內。由一一〇〇〇〇〇鎊。是增發一五〇〇〇〇〇鎊也。且德於

開戰後各處新設貨款銀行發行鈔票至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之多。是十年來德增發紙幣一九三

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也。俄羅斯國立銀行紙幣由一六一〇〇〇〇〇〇鎊至三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〇鎊是增發共五八〇〇〇〇〇〇鎊也。(五)

苟政府夙爲人民所信任。則當戰時正可利用增需通貨之機會。獲得相當之財源。而無傷於紙幣之價。藉以舉德俄三國。其明徵也。彼等中央銀行得此分外巨款。資之政府。軍資一都於茲焉出。反觀吾英。雖乎真履。善前雖宏。吾英增發紙幣至四千八百萬。實則政府所得遠不逮此。蓋政府紙幣之準備金已

達至分送之。政府因增發紙幣獲得分外財源。非四千萬鎊而四三百萬鎊也。(六)

今歐洲各國紙幣之價格。不得謂已經降落。準國際匯兌率而言。德俄之紙幣固已大形蹉跌。然須知國

際匯兌之漲落。不獨關於國內通貨之狀況。以外影響之者甚多。在戰時尤甚。夫通貨之貶值。足使國際

匯兌有賴於其國。固無疑義。然通貨即不貶值。此等損害。有時亦不能免。通貨即增發。此等損害。有時或

不加多。徵之價值。例法之通貨。最爲增加。而外外國匯兌率。殆無異於尋常。蓋其逆調不高。而通貨以外種

種原因。是以騰越而升。覽也。(七)

戰事以竣。此等增發之紙幣。因商業復舊之故。必不爲人民所需。苟非國民能以紙幣抵金貨之用。則必

毀棄收回。彼段舉和克復之後。法人所需通貨。不加多於開戰以前之額。則所增發之五九〇〇〇〇〇

〇鎊。應復歸於法蘭西銀行。而要求兌換。苟法人所有金貨業已驅逐出境。而彼等甘以紙幣代之。

則此增發之紙幣。誠爾仍留於民間。試問事實果將如此乎。然則法政府仍須準備基金。以爲收回紙幣

戰時財政論

隨用。彼種能於此種時期內。假用此份外財源。而不能據為所有。是種發紙幣。為某種無息之借款。而非一種種稅。則決不。若蘭西與法。而要求發給。若人預言。金貨業。已顯發出。則對。若甘。以。非。如稅。既。不。是以。應。戰。增。幣。又。非。所以。圖。功。軍。費。之。籌。維。乃。無。若。募。債。之。便。者。募。債。之。法。或。取。諸。人。民。或。求。諸。海。外。數。諸。人。民。則。人。民。可。以。當。時。收。入。應。之。或。以。永。久。資。本。應。之。或。將。以。前。部。應。之。是。即。甲。乙。丙。財。源。種。球。諸。海。外。則。純。仰。給。他。國。之。富。是。即。丙。財。源。也。

募債之法。或用長期。或用短期。長期者。如。且。不。因。英。德。戰。時。公。債。政府。每。年。對。息。而。不。償。本。於。此。期。疾。痛。以前。短期者。如。財。政。部。發。券。通。常。定。為。一。年。或。六。月。此。等。短期。公。債。雖。亦。有。發。行。至。多。者。然。大。抵。為。計。時。便。宜。之。計。不。久。仍。願。變。為。長。期。公。債。之。非。以。長。期。之。善。其。善。亦。如。此。夫。並。言。之。則。前。所。謂。國。際。會。世。所。稱。為。流。之。政府。其。借。債。之。能。力。果。有。若。何。之。限制。乎。吾。亦。所。急。欲。研究。者。也。非。獨。如。此。英。德。國。若。求。諸。海。外。則。其。限制。為。借。者。之。能。力。假。設。德。國。一。國。與。中。國。宣。戰。德。政府。必。可。以。有。利。條件。向。歐。美。市。場。募。集。公。債。毫。無。顧。慮。冷。則。富。裕。之。邦。皆。已。加。入。戰。團。有。功。貸。款。之。中。法。國。之。美。國。之。關。係。法。國。國。物。在。紐約。發。行。財。政。部。證。券。而。其。額。甚。少。此外。各。交。戰。國。倘。無。有。假。款。於。彼。處。者。又。如。昔。英。若。取。諸。人。民。則。政府。之。信用。實。際。殆。無。限制。其。所。限。者。人。民。之。能。力。耳。未。以。近。世。理。財。道。知。彼。其。巧。觀。行。為。為。用。如。彼。其。宏。局。外。人。每。以。為。政府。苟。一。旦。與。銀行。交。涉。妥。洽。即可。任。假。若。干。無。所。拘。束。今。德。國。新。設。之。籌。款。機關。呼。為。出。借。機關。者。即。此。等。信。構。成。之。也。此。機關。雖。未。必。為。現。任。財。政。大臣。赫。夫。利。希。博。士。所。鼓。吹。關。係。亦。甚。贊。成。之。其。目的。在。喚。起。人。民。購。買。戰。時。公。債。發。出。傳。單。散。之。各。儲。蓄。銀行。及。其。他。

曆著政府宣佈為法幣以之購貨於人民或散給於人民此項紙幣亦可為用然國內貿易不需用此多額政府紙幣能強與之必強與之則視其所與之比例而降下其紙幣之值。Money Market 之策其結果不過如是。○後以亦應計其價值之損耗。其間或可與出清不耗。○

上所擬題未免過當。今更就近理者推考之。假設第二次公債非發行於一月之後而為一年之後。則此半年之內政府必已自銀行取出第四次公債所得之資。而仍假定所取出者為紙幣。而用之於餉項。或既之購買軍糧軍裝。此紙幣轉流通必仍歸於銀行家之手。而變為私人存款。至第三年政府發行第五次公債。人民即以此存款應之。而私人存款變為政府存款。第三年以後仿此。由是政府之舉債可至循環無窮。然而壞之為端。茲實有二。第一自政府發出公債。獲得軍費用之於民間。後至資金復歸於銀行。更由政府發行第五次公債。其間所經過之時間。決非頃刻。否則新通貨無論其為紙幣或為賬面信用。必見發出以應第二次公債之需。而通貨於是乎大漲。第三次公債資金之使用。必使其實際迴復歸於銀行。而變為私人存款。易辭言之。從事戎行及供給軍需者。非全屬本國人民。不可於羣人民。驟奪當其用軍物以外。尚須肩此例外之負擔。否則此環將立見破裂。如彼欲在他國購得一部分之軍用品。必易以相當之物產果此。而能實行也。縱令國家資本日形減損。而財力永無竭蹶之虞。足以支持戰事於不怠。赫夫利希之策。若此方能有用。因第一次公債應募者。雖未得由政府取回資金。而以銀行之援助。仍能購買第二次公債。故也。雖然銀行以公債證書為擔保而貸出之款。係出自政府存款。此存款原為私人所有。因第一次公債發出後。變為政府之軍資者也。綜而言之。國民之支應戰費。純出於當

時收入。至於政府之發行公債。銀行之抵押貸款。人民之新債應募。皆理財之器具耳。(一〇)

更就他一方面考之。假令德有成年男子二千萬(除老幼)今以八百萬從軍。二百萬製造軍需品。其餘千萬。益以老弱及女子。遂能執行國事如前。不獨生產之事。即運輸分配以及其他種種事業。亦能井井有條。衣食豐足。日用不匱。出者居者。均無凍餒之憂。是則德人欲戰。可無止息。軍資所出。無待外源。不爾者。一切樂觀條件。行將自根本上取消。據前假定之人口推之。德之全體生產。無論盡取以自給。或以一部交換外貨。均不足充本國之需要。若彼欲自外輸入物品。則不可無以相償。依我假說。德既無餘物出口。則惟輸出金貨。或假款外國。或割棄其平日所儲蓄之富財。至於紙幣。外人所不受也。

今當綜括全章。更贅數言於此。籌措軍費。最常用之策。為募債一事。所以惡乎 *Wolff Agency* 之提案者。以其弊為濫發紙幣。即不然。亦足吸取國民之剩餘收入。及活動資本。而無餘依。吾人所主張之政策。軍事公債。務用長期。短期公債。不可過多。就此點論之。德之戰時財政。優於我同盟諸國。彼已發行兩大公債。俄法短期國債。屯積如山。若使採用長期之策。財政既可加固。儲蓄亦可勵行。是策而果成功。投資者不至希冀資本之收回。而惟希冀每年之利息。反之而流動公債。如財政部證券及其他短期借款。屯積於銀行家之手。中彼等實無意永錮其資本。因此金融市况極不安定。中央銀行貸款政府之策。吾人亦同此反對。此策法政府實用之。自開戰至今年三月。法蘭西銀行貸款於法政府者。已達一八〇・〇〇

○人○錢○未○投○資○者○竟○以○其○流○動○資○本○應○募○公○債○則○必○處○心○積○慮○別○求○蓄○積○之○方○苟○彼○擁○有○巨○大○存款○銀行則其蓄積心頗減。苟彼應募公債之資。先出於已。半假諸銀行。則其蓄積心必更甚。何則。思所

以清償債務故也。是以政府發行公債。足以吸收民間之儲蓄。而勸其儉樸。財政部證券則不然。銀行假
 私人存款。購此證券。而以銀行之名義行之。私人存款。雖被政府所吸收。而存款者固茫然罔覺也。不
 知

(未完) 與數一八

論壇

秋桐君再讀秋桐君之聯邦論

秋桐君前作學理並之聯邦論。與鄙見微有出入。因造論以質之。既承不遺鄙陋。為文以答。亦已剴切。昭晰矣。願猶有未安於懷。不可不更請賜教者。因本原論而續為是篇。度亦賢者之所許也。

查其原前文。因結論有曰。以上所言。多涉於名理。不盡關本指。誠以秋桐君固善名理者。且其為政。亦時以是相揭擿。故時欲於此有所請益耳。秋桐君曰。其人曰。政理絕對者也。愚曰。不然。則為人之畫者。亦宜否認。愚設。而前文因曰。論物理政理。誠表可以同論。則秋桐君所假定以為人之說者。余因不

在其列。至謂其遠足為是國後邦之議。張目。非能攻之。一是有辨。蓋物理政理。既有異。則與秋桐君所同者。惟而此為之例。可否以為絕對。此愚與秋桐君所異者也。故助者者。為其事。攻也。若或為之事。雖所攻者。無關於聯邦論之本指。然對於以正名為任者。安可不判其疑哉。吾不惟其微。而用其前因

中。也。愚謂。論物理政理。誠表可以同論。但以物理而言。亦本視為絕對。故曰。幾何亦有面。重有之形。或聲光之激射。物質之化分。驗於彼者。然驗於此者。亦宜有然。夫曰。當宜。豈則與。與。盡。迥。異。經。國。之。必。也。已。也。墨。墨。莫。然。也。假。假。因。必。因。盡。則。以。為。絕。對。矣。余。既。不。爾。固。謂。推。讓。無。絕。對。也。如

釋者之例。中國在亞細亞直線在中國故直線在亞細亞此可以言絕對也然由歸納者言之是屬分析之事而非推論之事分析者由已知之總體而推及其一部分也推論者由已知之此而推及其未知之彼也中國之於直線為總體之於一部分今已知其總體之在亞細亞則其一部分自可知之不必有待於推論夫然故得為絕對也若猶有待於推者則不可以言絕對大抵屬於現象者有絕對屬於此量者無絕對也

彼隨順其言。謂秋桐君所舉之例。不足以證物理之絕對。亦知凡鳥皆黑。其槩念經二三十年而未有差。其物實備五洲萬國而未有異。莊子有鳥不自對而黑之說。今世亦有到處老鳥一般黑之驗。然愚固言。一即謂吾人所嘗見之鳥。無一非黑者。國以斷定此鳥之必黑。亦未見其然。何則。此一鳥者。方待論證。則凡鳥中之一鳥。其為黑與否。固猶未定。豈得云凡鳥皆黑也。不得云凡鳥皆黑。則此鳥之必黑與否。固難斷言。一審如是。則秋桐君雖言。九牛九鳥。更益九百九十九鳥。以至無窮。若猶有待證之一鳥。未悉該者。則其鳥之為黑。在事實。正容。或有然。在各理。則不可謂之必然。何也。若知此鳥之為黑者。則無所用其推論。若不知其為黑。而但以前例。推測者。則其間實有致疑之餘地。不可謂之絕對也。秋桐君則曰。絕對。非能真絕對也。蓋假定之未破者。而已。至是其虛意。與墨因無不諧。特秋桐君於假定之未破者。不惜權證。以絕對之稱。愚則辨之。而不與焉。耳。但使動聽。而秋桐君之說。仍不能立。蓋既云假定之未破者。則不能必其不破也。若有破之者。將如何。秋桐君曰。當別立範疇。以歸之。不以之混入。鷹稱。如是。則為人之說者。亦可曰。致理絕對者也。凡先有邦。而後有國者。為聯邦。此前世紀。以往所假定。而未破者。也。今有破之。如秋桐君所舉之例者。則宜別立範疇。以歸之。未以之混入。聯邦。如是。則秋桐君將何說之辭乎。蓋欲別立範疇。亦須有據也。

余謂秋桐君舉墨推論之說。亦有所異。因曰。凡鳥皆黑者。已知者也。餘一鳥。是否為黑。未知者也。以此為推。知餘一鳥者。為黑。此非墨之所謂推論。蓋餘一鳥之是否為黑。方屬未知。則凡鳥皆黑。之全稱。命題。不可得立。即不可謂之已知也。若可謂之已知者。是於待證之斷案之餘。一鳥之為黑。已預含於此大前提。凡鳥皆黑之中。尚何推論之有乎。若其中不含餘一鳥之為黑者。則其為黑與否。尚有待於推論。不

能謂之絕對矣。秋桐君所言。其在名學。不免竊取論點之弊。故但可謂之分析。而不可與以推論之名。演之法學者多謂為間接推論。然精密言之。固屬分析之事。觀上所述。可以明其大槪。推論者。由已知以及於未知者也。故愚假設兩端。而以其一端為已知。

以其他一端為未知。雖不必得其必然之關係。然推論之術。固當爾也。歸納之法不得僅據前例之多。遂可斷其必耳。故自培根而後。穆勒諸家皆以窮因究果為其急務。但因果之律。推其本原。亦由枚舉前例得之。嚴格以言。悉非絕對。然其推論之方法。則固易為力。而較無誤。故近今學者多主其說也。見而知之乎。固無待推。聞而知之乎。秋桐君則曰。就一鳥而論。不及餘鳥。以已知之他形狀。構造欲推求其未知之色。由邏輯。循之論。

法直無可施。愚固言之。其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物於此。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物。皆有子而并。有丑。此一癸既有子矣。而亦推定其有丑。在多數之例。當無謬誤。今假定此一鳥為癸。餘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已知之他形狀。構造為子。未知之黑為丑。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之皆有子而并。

有丑。因推知此一癸之有子。亦有丑。如是。亦自成論法。何謂無可施哉。意秋桐君之所謂論法。蓋專指三段而言。但由特爾案所據以得之。規律至兩者所據以立之理由。皆同在於吾人所經驗之前事。假因明之語。以示之。則宗與喻。體其根據。皆在喻。依而喻體。特所以得宗之規律。僅有止濫之用而已。但不可以言絕對耳。秋桐君曰。

公如曰可也。則已知之數。定有三事。而所推者。舍色黑外。不能有他斷案。何以不能有他斷案。則不問解。蓋甲乙丙丁等皆有子。而並有丑。惟此一癸。僅有子而無丑。亦難必其絕無也。又曰。若事實止初不為黑。亦惟因於物理有違而已。夫不能必其於物理無違者。則不如不立絕對之名也。

(四)秋桐君以十五六世紀前。雖屬君主專制。而有十七世紀後之立憲政治。因曰。理果充滿。不必特例以為護符。意謂凡理充滿者。雖無前例。亦可見之實際也。愚因舉無政府主義。今日何否實行以爲質。秋桐君則曰。本以學理名篇。而以應用之實際相駁。未免溢出題外。夫其立論。既以實際為歸。則

論

以之。以實際為質者。何有題外之嫌乎。且秋桐君曰。就本文察之。亦可見其不略。與時之必要。所謂與時之必要者。非屬於實際之問題耶。若屬於實際者。固未嘗溢於題外也。尋秋桐君曰。實際應用之。此語。似於鄙意有所誤解。故曰。無政府主義之理。果統緒焉。而又證其於時於地為宜。與論復據焉。此則無不能行。作題所質者。無政府主義。於今日之中國。可乎。可者。宜。否。否者。宜。否。之謂。秋桐君則以能行。為答。事固可行。而不能行。消能行。而亦可行者。雖無政府主義之理。果統緒焉。復證其於時於地為宜。與論復據焉。注此。作若是。諸庶能行矣。而可也。或謂其此。之問題。非究其實。而徒效。果仍難得。最後之解決。是安能混為一談也。

查是秋桐君曰。有十國於此。雖九國立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立君。是因其用。一論法以相離。因。有十國於此。雖九國以單。而變為聯邦。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可以單。而變為聯邦。秋桐君以爲。其宜。可。是大有辨。蓋九國立君。餘一國亦從而立之。獨其相宜。誰曰不可。誰聯邦。然。餘國於此。復以單。一變為聯邦。此明明認餘一國者。苟其相宜。爾亦可爲此變。祇有宜。不宜之問題。無不可之問題。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宜於變。此其意也。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可以變。此誤會其意也。

其意也。一可。一與。一能。一有。異。一可。與。一宜。一始。無異。故。一則曰。其宜。一則曰。其宜。其味。有殊。所謂。可。不。利。之。問題。即。宜。不。宜。之。問題。非。能。不。能。之。問題。不。必。誤。會。其。意。也。即。如。秋。桐。君。之。原。論。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宜。於。變。亦。又。何。足。以。證。中。國。之。宜。於。變。耶。乃。曰。其。相。宜。誰。曰。不。可。誰。曰。可。誰。無。不。可。特。所。謂。相。宜。者。當。返。求。之。於。其。本。國。之。實。際。則。九。國。之。前。例。始。無。能。特。藉。其。本。是。

以。蓋。也。昔。有。歐。羅。巴。之。強。列。主。立。憲。而。不。容。許。其。歐。亞。之。強。列。主。立。憲。一。殊。殊。
 固。必。寒。溫。熱。三。帶。以。地。言。則。有。適。中。以。宜。言。則。無。適。中。此。部。意。也。秋。桐。君。曰。此。番。對。國。舉。而。談。聯。邦。特。以。
 吾。國。獨。宜。此。制。之。故。而。恐。妨。懼。吾。國。之。未。宜。此。制。猶。見。鱗。之。淺。深。鵝。鴨。之。嗜。食。緩。之。雖。屬。隨。而。思。效。之。耳。
 餘。就。淺。釋。齊。物。曰。但。當。其。所。宜。則。知。避。就。取。舍。而。已。無。夫。避。就。取。舍。而。不。當。其。所。宜。則。如。移。寒。熱。帶。之。
 動。植。物。於。溫。帶。而。反。萎。殍。以。死。也。但。秋。桐。君。既。非。以。居。中。者。強。例。其。他。則。亦。無。庸。深。辯。矣。
 秋。桐。君。謂。其。邦。與。地。方。團。體。之。分。不。在。根。本。原。則。之。異。而。在。權。功。本。亦。之。不。同。其。不。同。之。度。則。地。方。
 團。體。之。分。權。限。於。行。政。部。之。分。權。則。該。乎。行。政。與。立。法。無。如。新。舊。界。誠。素。然。理。解。矣。但。愚。之。所。類。與。秋。桐。
 君。之。意。似。亦。有。殊。愚。意。屬。於。一。類。而。分。量。有。多。少。者。是。爲。程。度。之。異。屬。於。二。類。而。性。質。有。差。別。者。是。爲。
 根。本。之。異。立。法。及。行。政。之。分。權。就。其。同。爲。權。力。之。劃。分。言。則。屬。於。一。類。就。其。立。法。行。政。之。區。域。言。則。屬。
 於。二。類。愚。意。本。指。後。者。故。以。立。法。及。行。政。之。分。權。亦。爲。根。本。原。則。之。異。今。以。爲。程。度。之。異。則。指。前。者。
 而。編。自。無。不。可。但。僅。此。程。度。之。異。以。定。其。者。之。區。別。似。亦。混。淆。矣。歷。史。之。精。神。凡。所。創。之。政。要。須。其。
 所。由。起。欲。明。其。由。起。則。當。其。定。義。之。際。須。表。其。歷。史。之。精。神。焉。其。能。表。示。之。者。則。其。定。義。較。爲。完。善。今。
 擬。僅。抄。之。新。起。事。例。遂。不。顧。多。數。歷。史。上。之。精。神。鄙。陋。之。見。竊。有。未。安。且。勿。論。諸。德。國。舉。者。本。親。痛。慘。之。
 者。非。屬。於。其。國。之。政。象。者。也。其。論。美。之。各。州。亦。謂。先。於。國。而。存。在。今。乃。親。歷。史。與。味。過。重。者。之。爾。所。謂。歷。
 史。與。味。亦。重。如。所。舉。必。率。羅。貝。者。亦。曰。此。根。本。之。異。點。自。訴。而。來。無。以。外。直。無。從。說。然。則。羅。貝。之。
 氏。亦。非。竟。廢。根。本。之。以。異。點。者。也。若。根。本。之。異。點。未。宜。竟。廢。則。亦。不。先。於。國。而。存。在。亦。謂。國。者。不。謂。國。爲。耶。就。數。之。

所舉柏哲士之言。可以知其應爾也。其言曰：「聯邦之名。善直味承。原有這得國家。在新國家中。僅成政府。是各部。以邦名之。絕不誼當。自來事物新陳代謝。舊名每沿而來。改別創新名。以詒新質。豈非時所能爲也。夫本先有邦。而後有國者。以邦名之。柏氏猶且不承。矧如本無邦之名者。其不必強稱爲邦。固無不可。且先有邦。而後有國者。若不以之爲邦。則別創新名。以詒新質。固非一時所能爲。若本無邦之名者。更不妨因其舊名。無取別創新名也。如是。則秋桐君所立之三義。殆將不立。何也。既以邦名。先於國者。非聯邦。則邦與地方團體。有根本原則之異。欲使中國爲聯邦者。必使各省分崩離析。而後可。如是。則非有待於革命。不能也。吾向者以秋桐君之聯邦論。祇能證其適法。不能證其有利。此假定其前提。請諸君若不認其前提者。則亦無所謂適法矣。

(八) 秋桐君謂：「實至而名不存。未之前聞。」愚舉比墨之事。以相折。繼恐學術止之名。之無定也。復以世俗之事明之。秋桐君則曰：「名有與否。爲一事。人以感情作用諱其名。不言。又爲一事。」愚意實至而名存者。非世有其名之謂。必名被於其實。然後可也。宜王之射。王石實也。而人被以丸石之名。則名至而實不存矣。黃公之女。國色實也。而未被以國色之名。則實至而名不存矣。楚人之以雌爲鳳。趙高之指鹿爲馬。皆屬此類。若是者。雖以感情作用諱其名。而不言。然其名既未被於其實。則不得謂之實至而名存矣。抑有識不足以增。如所舉石玉水師之例者。皆世俗之所常有。不得謂「未之前聞」也。秋桐君曰：「未之前聞者。亦於學子之間。未之聞耳。非指世俗言也。」如以學子之間爲言者。則仍如前所舉之例。名存而實不至者。有如墨西哥之爲民主立憲。實至而名不存者。有如比利時或英吉利之爲民主立憲。秋桐

君雖不主是說。然是說固可以成立。且如秋桐君所舉之愛爾蘭自治案。學者或謂之爲聯邦案矣。夫其提案之名。固自治也。卽學子之間。其持聯邦必先邦後國之說者。慮無不謂之爲自治。今使持聯邦不必先邦後國之說者。觀之此非實至而名不存乎。

（九）愚引荀子謂『名無固宜。約定俗成則不易。』秋桐君則曰『持論不先爲不易之名。其本論已自陷於迷離矛盾之域。』愚非謂持論者不可爲不易之名也。然學術上之名。本難一致。則當其約未定俗未成之前。兩名之間。其所容間有出入。不得謂奇辭起名實亂也。夫聯邦之實。先有邦而後有國。此通例也。今如副其實者。則予以聯邦之名。否則不與。亦可謂『同則同之。異則異之。』無所謂『同實而得異名』也。縱令中國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而不合於先邦後國之例。則不以爲聯邦。不得謂之亂名也。蓋善名與玄名異。大抵著名有約定俗成。故自其初言。謂白爲黑。可也。謂犬爲馬。可也。及夫約定俗成。則白不可以爲黑。犬不可以爲馬。今有呼白爲黑。呼犬爲馬者。則謂之亂名耳矣。雖玄名亦有約定俗成者。如君子小人之稱。其界雖難確定。然庸夫俗子皆與知焉。必如是如是者。謂之君子。否則小人耳。至涉及學術。則由人之觀察。而不同。故有一名之微。雖專門名家亦難驟言其封域者。今聯邦之名。則抽象的學術。主之則語也。聯邦之名。雖見於國法。然其對境。則屬學術之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固無所礙。必曰有立法行政分權也。實者是爲聯邦。否者謂之亂名。豈以聯邦之與非聯邦。如白黑犬馬之不可混乎。且其所謂者。亦文官制也。共和也。秋桐君引尹文子之言。以證聯邦之名之不可易。愚謂自古之正名者。將以定進退之分。賞罰賢不肖也。孫卿道刑名。其名爵名散名之異宜。然古者於散名不懸辯。因引莊子春秋以道名分證之。可知

意也。解謂善。特指為爭。以辨。此本難。據。世。市。文。以。辨。之。蓋。愚。意。欲。抑。秋。稱。君。亦。營。以。辨。之。爭。蓋。名。也。其。
 以。證。稱。辨。之。名。耳。以。爭。交。子。難。悉。辨。並。者。乃。在。下。下。遂。亦。稱。易。賢。本。有。之。亦。河。海。也。聯。邦。之。名。則。無。難。是。
 亦。可。辨。而。可。滿。遂。辨。以。為。說。且。愚。所。謂。未。識。辯。者。非。亦。辨。也。謂。其。所。重。者。在。文。名。刑。名。爵。名。三。
 者。於。散。者。則。亦。謂。之。辨。春。秋。書。五。石。六。鳩。之。異。說。者。以。為。辨。名。雖。孔。子。亦。正。散。者。矣。顧。其。所。重。者。在。後。辨。
 辨。即。抑。愚。謂。謂。辨。卿。道。刑。名。文。名。爵。名。散。者。以。異。審。則。辨。卿。之。甚。散。者。固。所。應。辨。自。當。以。後。辨。此。者。
 矣。韓。退。之。雖。文。起。天。機。之。變。此說亦不可於。正。名。則。非。其。所。畏。何。取。特。辨。其。說。耶。十。否。則。小。人。正。名。又。學。
 愚。謂。古。之。名。與。今。異。用。即。不。能。引。古。以。為。證。秋。稱。君。曰。吾。人。亦。取。其。正。之。法。耳。官。此。固。無。得。辨。
 雖。然。異。者。人。之。善。者。要。與。其。大。之。指。混。合。無。關。尹。文。子。曰。刑。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職。名。官。亦。如。以。
 賢。之。形。辭。被。以。不。肖。之。名。以。不。肖。之。形。而。被。以。賢。之。名。此。尹。文。子。之。所。正。也。以。正。名。而。行。下。之。事。則。
 也。舍。爾。稱。基。之。事。此。尹。文。子。之。所。正。也。蓋。古。辨。謂。止。下。賢。不。肖。者。始。有。定。實。老聃不尚賢。墨家以尚賢為極。其名

說才氣也。聖之言者。謂材力技能助伐也。是其於賢之實。猶有小異於此。
辨。文。一。事。者。之。此。義。非。通。言。也。且。即。此。一。事。又。可。以。證。不。必。實。至。而。名。存。矣。
蓋。其。要。也。本。曰。一。與。聯。邦。之。形。而。被。以。非。聯。邦。之。名。是。定。也。說。稱。也。非。聯。邦。之。名。而。稱。其。也。事。是。驗。
之。說。稱。也。也。一。與。聯。邦。之。形。而。被。以。非。聯。邦。之。名。是。定。也。說。稱。也。非。聯。邦。之。名。而。稱。其。也。事。是。驗。
過。辨。亦。得。引。之。以。自。固。若。以。為。正。也。遂。法。則。彼。此。俱。可。引。用。彼。以。聯。邦。必。先。邦。後。國。者。何。嘗。不。可。據。其。說。
辨。亦。定。也。且。論。世。也。韓。子。之。間。其。辨。辨。必。決。其。對。國。之。備。答。愚。無。不。出。之。意。自。當。今。世。辨。辨。不。必。
當。辨。亦。秋。稱。君。謂。君。亦。無。常。因。引。批。蓋。稱。揚。之。言。而。以。證。之。矣。所。謂。辨。定。也。辨。辨。亦。身。亦。辨。

如麻舉倫物也。名。戰譽之名。海。講之名。爾。至於言及幽渺。性與兩道。雖以子貢之賢。猶不得聞。則紉回。無
 慮。定俗。固無由成也。何有不易哉。聯邦之名。雖不如性與兩道之幽渺。然其既不可以五談相接觸。其
 界。及。紛。紜。而。釋。外。執。購。約。亦。難。定。俗。亦。難。成。也。今。必。以。其。說。為。名。之。正。反。是。為。難。則。孔。孟。荀。揚。志。言。性。論
 說。委。同。彼。諸。家。首。是。誰。為。範。名。者。耶。且。愚。謂。約。定。俗。成。則。不。易。當。其。未。定。成。之。前。固。亦。以。易。也。秋。桐。君
 購。舉。性。之。名。者。以。證。其。非。不。可。易。矣。蓋。指。紉。結。無。定。俗。終。無。成。者。君。之。名。既。有。固。終。非。不。易。固。者。則
 如。購。舉。之。名。已。謂。如。此。人。謂。如。彼。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謂。其。不。合。於。國。運。轉。不。尤。不。得。謂。其。不
 若。實。則。是。秋。桐。君。不。已。助。我。張。目。乎。外。此。而。其。對。其。名。之。是。未。謂。其。不。合。於。國。運。轉。不。尤。不。得。謂。其。不
 至。五。之。秋。桐。君。則。荀。子。其。名。聞。而。實。喻。各。名。界。也。當。國。釋。其。詞。曰。其。未。聞。實。喻。而。後。不。聞。者。也。其。意。謂。其
 豈。也。知。與。來。余。以。難。也。秋。桐。君。曰。吾。夫。知。其。實。而。莫。舉。其。名。者。而。人。俱。知。此。境。奚。待。強。求。乎。愚。亦。知。矣。人
 之。俱。知。此。境。情。以。無。夫。也。為。境。不。同。此。所。有。者。或。彼。所。無。此。所。為。名。者。聞。者。彼。或。以。為。名。際。論。不。如。舉。其
 有。本。境。以。為。言。拜。秋。桐。君。又。曰。論。茲。之。所。謂。與。彼。殊。達。此。乃。各。實。俱。存。論。者。欲。窮。其。名。而。揭。其。實。則。與。論
 轉。轉。背。故。亦。以。為。然。其。說。之。未。安。觀。以。上。所。述。可以。知。其。蓋。名。無。固。實。會。是。則。以。聯。邦。之。名。非。無。有。其
 爾。衡。有。國。者。則。亦。待。也。不。必。與。邏。輯。相。背。也。若。不。出。之。論。則。主。一。回。以。不。出。其。學。界。上。之。次。滿。一。賦
 以上所陳。仍依前文次第反詰。不別並條段也。前文之結論有曰。聯邦問題。殆無事論學理。必於要
 務。稱。君。歸。歸。謂。然。惟。四。堵。撫。偶。有。之。虛。例。及。立。立。學。者。之。簡。說。又。不。足。以。證。明。其。學。理。之。充。滿。之。數。語。亦
 疑。君。甚。非。難。之。以。為。一。類。例。六。也。流。風。被。於。全。世。界。不。謂。得。偶。下。對。偶。與。常。為。對。非。懸。空。可。立。懸。例。六。也

對於其歷史上反對之例。果非偶乎。至流風之說。則倘恍而不可捉摩。秋桐君以爲流風廣被。愚則以爲影響甚微。秋桐君有何左證。而必其說之可立耶。又曰。『學者論此者多矣。而類有左右政潮之力。不可爲創。』夫創亦對於因言之耳。今論此之學者。是否有左右政潮之力。且不必問。惟問論此者。果係因襲。據說。抑係別出新義。如係別出新義者。又安得不謂之創耶。至『何以不足證明其學理上之充滿。』媿懸。謂不能多所徵引。但以爲法理者。常隨事例以生者也。使無德國之聯邦。則國家不須最高權之說。必不起矣。使無南北之戰爭。則聯邦之不可脫離。雖美人亦有異議矣。使無委內瑞拉諸國之新例。則聯邦必非。於國之說。無例外矣。凡諸事例。皆由其特別之政情。有以致之。故必有此政情。然後有此事例。有此事例。然後法理由之生焉。若吾國當辛亥之際。已由統一而變爲聯邦。則有此政情。有此事例矣。於是爲之釋曰。吾國爲聯邦。其法理同於委內瑞拉諸國。則其說爲有據。夫中國固無聯邦之事例也。而聯邦政情之有無。亦難斷言。今不先求之於此。而汲汲惟法理之是求。斯其法理爲無根。秋桐君先論學理在以經但所證明之法理縱爲一般之原則。入猶疑其未必適用。今其所舉者。又屬僅少之例外。夫安得不洩瀆其言也。又以爲聯邦之學理。僅涉一般之觀念。而不及特殊之概念。著宋思以言充滿。唯秋桐君亦曰。『美之國情。不同於德。吾之國情。且不同於美。吾國若爲聯邦。國情同於委內瑞拉諸國。』特其所同者。僅本爲單一國之一事。而所引之學說。亦但能證明德美諸國之各有特別情形。故對於聯邦之觀念。各有不同耳。至『何者於法理爲尤合。何者於吾國國情爲尤適。』均難遠定。(參觀第十七頁)如是謂之同者。則日亦同也。俄亦同也。又豈獨中國爲然哉。秋桐君曰。茲所講明。亦聯邦自身觀念而已。『夫聯邦之學理論。而止講明其概念。似已不得爲完全。又况其觀念猶不可懸。

則安能謂充滿也。學者之創說不足以證明學理之充滿已於第七段言其弊至偶有之成例觀秋桐君所舉者則巴西其著也然如愛爾蘭之於英其名雖爲一國而其實則日日求獨立也彼其歷史上之仇嫉視回部之於我尤甚若蒙若藏固不可同論至吾國之內閣則去之彌遠矣故其要求殆不可緩今使蒙藏人於我求如愛爾蘭之於英則可謂吾國國情此點同於英國而內部猶不爾也是英之國情與我亦不相同然則偶有之成例誠不足以證明學理之充滿也論國情者當從各方面考試察不得假設一事以爲言

要之自事實言中國之不洽其主因是在未行聯邦今行聯邦是否可以使中國治愚蓋疑之但此爲別具問題自學理言以立法及行政分權之實而付以聯邦之名或於立法及行政分權之外更須具他種邦爾後有國之實者始付以聯邦之名自愚視之均不爲名實亂即均不背於邏輯茲所言者於事實適求之及當俟秋桐君全論殺青如有所疑然後續以奉質也

古德諾博士共和與君主論之質疑

林平

自籌安會發起以來士大夫豔稱君主立憲之美者咸以我國必採君主國體而後臻於長治久安之域而其說實出諸美國古德諾博士此者讀博士所著共和與君主論則強半滑頭之論調似未能完滿發揮其堂張者然豈譯者失其真耶抑博士之爲此固別有會心在耶雖然國中一部分之言論於君主國體表同情則舉博士之說爲圭臬患者不察從而和之是烏可以不辨抑愚聞籌安會發起人楊庚君之言曰：「君等所最歡迎者與予君主立憲相反之論」其言之由衷與否非本篇所當問今第就博士原文而引伸其懷疑之點以與熱心國政者明辨而深思以冀求此問題之解決或亦籌安

會諸君履履聞乎。此謂共和會黨之公認也。

博世云。凡文國必有其國體。其所以成此國體。類非出於國民之有所選擇也。雖其國民。地最優美。亦無所容心焉。蓋無論其為君主為共和。往往兼由於人。其於本國之歷史習慣。與夫社會經濟之情狀。靡不審其相宜。而國體乃定。假其不宜。則難定於一時。而不久必復以其他之相宜者代之。此論對國體之政權。不啻為根本主義。打擊。視亞細亞且報。遠阻。所謂。吾人擬開政體。不開國體。言論。尤強而有功。愚擬博士。即以執立論矣。乃反觀其後文。有云。區前世紀。在英國。釐成。共和之。而。藉。居。美洲。當。其。初。學。說。灌。輸。於。人心。雖。其。派。往。而。影響。甚。遠。故。共和。國。體。實。為。美。太。當。日。而。興。之。理。則。為。因。博士。所謂。美。人。當。日。共同。之。心理。云。者。獨。非。美。國。國民。之。心理。乎。胡。以。為。非。出。於。國民。之。選擇。耶。博士。又。云。『法國今日之共和制。固可望其永久。而其致此之故。實由百年之政治改革而來。此百年中。既勵行教

育。增進國民政治之知識。以立其基礎。而國民既興。聞政事。有自治政制之練習。故共和制可得而行。』
 則為。聞。博士。所謂。國民。既。興。聞。政。事。有。自。治。政。制。之。練習。云。者。獨。非。使。法。國。國民。之。最。優。秀。者。者。所。容。必。耶。且。法。國。為。君。主。國。體。亦。久。矣。爾。時。內。憂。外。患。之。侵。襲。與。我。國。略。倭。而。經。百。年。政。治。之。變。革。我。和。制。亦。以。其。因。會。請。政。治。改。革。之。影響。所。及。不。足。以。變。更。一。國。之。歷史。習慣。哉。吾。人。亦。第。求。勵。行。教。育。以。進。國。體。以。立。共和。之。基礎。如。法。國。當。日。者。耳。雖然。此。猶。所。談。之。期間。太。長。於。我。國。情。勢。迫。不。相。待。也。則。博士。又。云。矣。
 內。務。美。各。國。中。亦。有。行。其。和。而。進。步。者。其。最。著。為。阿。根。廷。利。巴。西。三。國。阿。根。廷。建。立。和。制。後。其。政。治。亦。有。進。步。之。功。能。巴。西。三。國。阿。根。廷。建。立。和。制。後。其。政。治。亦。有。進。步。之。功。能。巴。西。三。國。阿。根。廷。建。立。和。制。後。其。政。治。亦。有。進。步。之。功。能。

相安新報載有。凡。此。論。說。皆。在。於。此。也。其。論。說。之。實。質。與。前。論。說。之。實。質。無。異。其。論。說。之。實。質。與。前。論。說。之。實。質。無。異。其。論。說。之。實。質。與。前。論。說。之。實。質。無。異。

定。後。勃。漸。安。願。享。其。之。福。巴。西。則。自。亡。世。五。年。前。建。立。和。共。制。以。來。雖。略。有。騷。動。而。其。和。老。做。遷。善。然。然。此。區。國。於。立。憲。政。體。皆。能。極。力。進。行。半。是。世。紀。初。阿。智。兩。國。因。為。爭。邊。界。巴。西。曾。國。聯。代。已。能。使。大。民。與。開。國。政。執。至。國。得。享。其。和。老。幸。福。非。偶。然。也。阿。夫。巴。西。以。數。年。間。定。其。和。至。阿。智。兩。國。雖。有。紛。擾。係。緣。非。難。解。耳。却。以。以。國。民。極。而。政。治。定。心。引。起。實。質。上。之。改。革。而。歷。史。習。慣。舉。以。轉。移。耶。謂。非。出。於。國。民。之。最。優。秀。者。而。獲。容。忍。耶。此。皆。博。士。所。以。詔。書。火。而。適。與。其。篇。節。之。各。自。相。鑿。枘。者。也。至。博。士。所。知。與。無。論。為。君。主。為。民。和。往。往。非。由。於。人。力。其。於。本。國。之。歷。史。習。慣。與。夫。社。會。經。濟。之。情。形。必。有。其。相。應。而。國。體。亦。定。於。此。其。說。於。選。輯。並。尤。為。不。可。通。歷。史。習。慣。無。論。已。社。會。因。者。非。對。其。所。共。同。維。合。乎。社。會。經。濟。最。著。非。火。功。所。藉。以。維。持。此。共。同。維。合。於。永。久。乎。若。然。則。社。會。經。濟。之。情。形。必。以。人。國。面。接。與。接。所。獨。盛。利。害。為。轉。移。之。標。準。胡。以。為。非。由。於。人。力。耶。由。山。人。列。舉。一。出。於。其。國。憲。法。上。之。原。則。則。令。其。國。中。國。體。博。士。云。此。舉。國。所。用。之。國。體。徂。往。由。事。實。上。有。不。得。不。然。之。故。其。原。因。初。非。出。端。而。最。重。要。者。則。賦。力。是。已。凡。君。主。之。國。如。推。究。其。所。以。然。大。抵。出。於。一。大。之。奮。興。進。行。其。人。必。能。握。世。國。之。實。力。備。出。所。與。角。者。其。力。備。足。以。傾。踏。之。使。其。人。善。於。治。國。其。子。孫。有。不。世。出。也。才。而。國。情。復。宜。於。君。主。則。其。人。往。往。能。建。持。朝。號。繼。繼。承。承。撫。有。此。國。焉。此。論。於。君。主。制。成。立。之。原。因。可。謂。持。之。有。故。黃。名。成。理。矣。願。博。士。當。知。凡。強。國。自。為。者。其。威。力。未。必。皆。足。以。左。右。他。國。於。永。久。徵。之。我。國。則。王。莽。也。桓。宦。也。趙。齊。西。國。則。查。理。斯。也。賈。馬。拿。破。崙。也。皆。不。及。身。而。敗。裂。滅。亡。為。天。下。笑。博。士。亦。知。其。耳。讓。而。其。言。之。微。之。委。體。自。為。者。果。如。博。士。其。痛。感。力。而。善。治。國。必。其。才。亦。與。之。相。若。君。是。以。繼。其。後。再。進。則。其。子。孫。亦。必。有。毒。

亦異能。將於其祖若父。推而至於子之孫。孫之子。乃至數十傳。舉必有才者。則帝系始可相承而罔替。非
 然則終於顛覆。故我國往者。習於君主制度。而改朝易朔之事。蓋數數見。其享祚長者。百餘年。或數百年。
 其短且促者。或數十年。十餘年。或再傳而已。斬抑獨何哉。求賢才於一姓一家。則範圍失之狹。狹則得之
 難。難則得之。亦未有不終窮者。求賢才於全國。則範圍推之廣。廣則得之易。即聖文神武者。未可多觀。而守
 法之賢。往往而有也。此其理至顯。其勢至明。奈之何。博士不於此加意。而斤斤於繼承法為哉。
 復次。博士云。法美兩國於國家困難問題。頗有解決之法。蓋即所謂政權繼承問題是也。法蘭西之尤
 總統由議院選舉。美利堅之大總統由人民選舉。夫博士既承認法美兩國以此為解決國家困難問
 題。良好辦法矣。則當知大總統由議院選舉。或由人民選舉。一出於其國憲法上之規定。假令其國中
 梟桀者。流無有。擁特別之勢力。予智自雄。而芻狗人民。弁髦法令。祇以攬奪一人之權位為職志。任置國
 家危亡於度外者。必不至破壞憲法。不破壞憲法。則總統任滿一國之政權轉移之際。第依憲法上規定
 繼承之手續。而循序履行之。可耳。安有所謂國家困難之問題哉。惟共和國之人民。不知所以杜絕此種
 特別勢力。而聽其恣肆無憚。莫或議其非。則此梟桀者。既席有權位。必欲維持之於永久。於是而破壞憲
 法。壓制人民。乃事勢所必不可解免。如是則陷國家於危險之地位。而博士所謂國家困難之問題。以生
 此。精明政情者。頗能道之。故吾人活動於共和國範圍之內。但知有法律。其有違反法律者。皆共和之
 敵。必思所以遏止之。排除之。以立共和之基礎。否則雖在君主國家。而稱帝稱王。傳賢傳子。一姓之改革
 史。亦絕書者。何歟。以威力服人者。其威力既衰。人亦從而叛之。而復屈於其他之威力之下。勢則然也。

呼。乃翁天下。以馬上得之。亦以馬上失之。言威力者。抑可以返矣。若夫南美各國行共和而或治或亂者。亦豈共和之咎哉。特別之勢力。未盡排除。而梟桀者流。往往乘機而起。有以致國家於冰炭耳。觀墨西哥今日政變。設非麥亞士久據大位。而蹂躪民權。凌夷法典。何至釀此異常之亂。譬諸疽生於背。非割而藥之。第徃其自然。則計日累月。未有能愈者。疽潰而病且死矣。麥亞士之在黑。奚以異是。先民有言。養疽貽患。吾人而欲擁護真正之共和也。於國中之特別勢力。足爲共和之梗者。不謀排除之。使盡絕。其不等於養疽貽患。如墨人之於麥亞士者幾何。此愚所樂與博士暨籌安會諸君進一解者也。然欲之而亦復次。博士以爲行共和制者有三要點。一則求其於政權繼承之問題。有解決之善法。必其國廣設學校。其人民沐於普通之教育。有以養成其高尚之智識。又使之與聞國政。有政治之練習。而後行之無弊。二則民智低下之國。其人民平日既未嘗與政事。絕無政治之智慧。則率行共和。斷無善果。蓋元首既非世襲。大總統繼承之問題。必不能善爲解決。其結果將流於軍政府之專橫。三則其第一要點。爲實行共和之根本問題。乃吾人所絕對贊同者。特博士以爲此我國人所必不能行。吾人則以爲此我國人所不可不做法而行。其理由亦詳論於前矣。至第二要點。則愚涉筆及此。有欲爲博士解者。博士所謂民智低下之國。誠不必專指我國。而包含我國在內。則固無可疑。雖然。我國之人民。於政治智識。容或未達。亦稱特深諱。必以民智低下言。此愚所不能承認者也。何則。民智云者。乃相對之詞。決非絕對之詞。我國之民智。固不得以高尚概之。舉而斥爲低下。於理亦未當。蓋一國之人民。必有一部分優秀特出之分子。斷無有通國皆愚。即亦不能遽言通國皆智。其理一也。試問。東西洋各立憲國。其參國事。發政見者。爲全國之人。

民。即。僅。國。內。十。部。分。之。人。民。乎。是。知。民。智。無。絕。對。之。善。亦。在。其。國。中。十。部。分。之。優。秀。分。子。指。導。之。糾。正。
也。固。不。能。執。此。戶。之。氓。盡。強。其。論。政。也。善。未。章。君。行。嚴。之。言。曰。夫。語。國。泰。尙。治。是。豈。不。然。夫。觀。非。此。
不。解。亦。不。爲。妄。推。人。治。之。不。良。乃。立。憲。法。惟。人。民。之。無。識。乃。需。進。步。不。然。則。有。國。者。俾。祇。隨。其。時。來。相。傳。
之。政。習。以。終。焉。耳。然。則。謂。民。智。低。下。之。國。不。可。行。共和。快。豈。知。君。猷。決。豈。知。信。哉。至。未。敢。總。統。繼。
承。兩。題。自。有。憲。法。在。使。國。內。之。特。別。勢。力。悉。去。如。吾。勸。新。俱。陳。亦。何。不。能。善。爲。解。決。而。何。清。際。民。留。漸。意。
於。軍。政。府。即。代。吾。人。謂。世。界。各。國。士。良。爲。此。非。國。人。則。亦。不。能。言。吾。人。則。以。爲。此。非。國。人。則。亦。不。
復。嘆。博。士。云。歐。西。列。強。將。不。容。世。界。各。國。中。軍。政。府。之。發。生。蓋。徵。諸。已。薄。軍。政。府。之。結。果。必。招。汰。亂。此。
誠。與。歐。西。各。強。國。利。害。相。關。蓋。其。經。濟。之。勢。力。久。已。澎。漲。歐。人。豈。資。味。及。其。商。務。實。業。之。別。派。分。較。藉。斯。
雜。若。是。故。雖。其。與。國。政。府。所。採。用。之。制。度。本。無。干。涉。之。必。要。然。其。權。力。所。及。必。將。有。所。注。張。轉。其。所。藉。之。
制。度。不。至。擾。亂。治。安。蓋。必。如。是。而。後。彼。輩。所。設。之。資。本。乃。得。相。當。之。利益。也。藉。其。主。張。所。至。勢。將。被。壞。也。
國。政。治。之。獨。並。或。且。取。其。國。之。政。府。而。代。之。蓋。必。如。是。而。後。可。達。其。目的。則。列。強。亦。將。毅。然。爲。之。而。有。所。
不。恤。夫。此。段。之。辭。甚。辨。顧。於。此。而。吾。人。乃。提。出。兩。問。題。如。左。其。一。之。辭。不。難。其。辭。之。與。蓋。辨。其。不。字。然。
命。軍。政。府。之。發。生。必。於。何。種。時。期。乎。吾。人。等。亞。士。之。所。思。矣。且。其。最。大。之。言。蓋。辨。其。不。字。然。
今。列。強。之。干。涉。軍。政。府。將。於。何。種。場。合。乎。抑。概。行。干。涉。乎。至。此。則。其。言。蓋。辨。其。不。字。然。
申。問。題。證。諸。博。士。所。言。必。以。爲。大。總統。繼。承。方。法。不。能。完。滿。解。決。之。結果。換。盾。則。大。總統。在。職。之。時。即。
大。總統。繼。承。方。法。不。能。完。滿。解。決。之。結果。換。盾。則。大。總統。在。職。之。時。即。

今抽繹博士所舉爲適宜於君主國體之國。其必具之要件維何。一言以蔽之曰。其國內本有帝系之存在。而人民於君主之觀念復深入腦筋者。若而國必宜於君主。審如是也。我國亦本有帝系之存在矣。我國人民亦深於君主之觀念矣。然則欲易共和爲君主。勢惟有宣統復辟。方合於歷史之先例。如博士所徵。漢人復立。查理第二者。然而博士固云。『不幸異族專制。百姓痛心。於是君主之保存。爲絕對不可能之事。而君主推翻後。舍共和制。遂別無他法矣。』若是乎。宣統復辟。固事勢上所萬不許可。則博士所謂舍共和制。遂別無他法之一語。實深合我國今日之情狀。胡爲又言。『中國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爲愈也。』且博士亦承認。『前清末葉數年來。中國已漸進於立憲政治矣。』革命以來。又幾經年。今日之中國。蓋與當日之法蘭西、巴西等所處之地位相類。胡以不期我爲法蘭西爲巴西。而必欲英吉利我。則爲問博士。既以我國民智爲低下。當知我之與英異者有三。英國國民於政治知識。蓄之有素。故不問爲君主。爲共和。苟其政克舉。無不宜行者。視我國人民。實有程度止之差別。此其異於英也。英國當日之羣族。其對於國民。無根本止相反之利害。而怨毒之入人。尙非甚深。我國則異族專制。利害不均。怨毒於人。亦云至矣。既不容舊皇族復位。則國體改爲君主。勢必別立一君。而新皇族起而柄政。此其異於英也。英國號稱君主。而其國政權一操諸國會。蓋能舉議院內閣制之實。其與共和政治。實際止無甚區別。我國能之乎。此其異於英也。然則以英吉利例我者。反觀於此。當亦知其非探本之論矣。

最後博士以爲。我國欲由共和改爲君主。必具三種之要件。乃能收良好之效果。第一不可引起國民及列強之反對。以致亂。第二君主之繼承法。必先爲明白規定。以絕覬覦。第三政府須預爲計劃。以求立

憲政治之發達。』此原文之大意也。或以第一要件云云。蓋爲將來國民會議贊成君主之先聲。而博士先爲之道地耳。此說之果否屬實。乃別一問題。姑不置議。愚請就此三者一一說明之。

(甲)博士所謂國民。未知以何爲範圍。今假定其屬於將來之國民會議。則又問將來之國民會議。是否有代表全國人民之實力。脫其不然也。此種改革。其引起國民之反對與否。吾人蓋莫能贊一辭。特就今日言。則某報之問答。(注五) 外人之投函。(注六) 寧皆不反對者乎。若夫列強。則前論軍政府一段言。亦綦詳矣。

(乙)君主之繼承法。愚以爲於君主制之存立與否。不生何等之問題。惟愚固云。『以威力服人者。其威力既衰。人亦從而叛之。而復屈於其他之威力之下。』(注七) 此事勢所必至。衡之君主國歷史。無古今中西一也。而在我國。則此種先例。尤親切而可信。秦始皇不二世而亡。石敬瑭不再傳。而虜殷鑒匪遠。來軫可知。曾謂一紙繼承法。足以維持萬世一系之帝王於不敝。而欲帝制自爲者。其子孫雖愚而不肖。有繼承法在。亦可以守成不墜。然則彼秦始皇石敬瑭者。獨無繼承法。階之厲哉。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一姓之威力既衰。則代興之公例不免。悲夫。晉安帝之言曰。長星勸汝一杯酒。人間豈復有萬年天子。抑何其言

(注五)見醒華報八月二十號二十一號。嘯秋桐君國體問答。略云。倡議變更國體。在國法上爲亂賊。又云。德人戰勝列強。乃由其國上下皆主以強權列國。初非由

於國體關係。否則俄何以敗。又云。求愛國心於共和國。視君主國爲易。其文皆極透關。可資考證。茲舉其大意如此耳。

(注六)見英文京報八月二十號美人某君來函。略云。籌安會之舉。若在美國及法。必認爲叛逆。又云。此舉殊有危險。又云。日本向不願亞洲有共和國。云云。

(注七)見本館論繼承問題一段。

之深且痛也。

(丙)吾友精衛嘗謂民主立憲與君主立憲其實質上無甚區別。果行君主立憲而善者亦必宜於共和。此其說於民報見之。徵以英吉利之已事而益信。博士謂政府須預為計劃以求立憲政治之發達者。何指乎。以愚測之。亦不外三事。曰擁護法律之精神。曰尊重人民之自由。曰維持國家之威信。則為問共和成立。四載於茲。現政府之措施。有一與此相合者乎。撤國會。改約法。而以命令變更法律之舉。更僕難終。最近大理院推事朱學曾。且以株守法令而減俸。總檢察廳廳長羅文幹。且以反對籌安會而辭職。(注八)一國之法律典章。漸滅無存。擁護之謂何。捕議員。封報館。而以報律箝制輿論之事。道路以目。最近貴州巡按使則勒令人民舉行慶祝中日交涉提燈會矣。福建巡按使則勒令人民認捐四年公債矣。(注九)一國之自由意思。莫敢發展。尊重之謂何。借外款而私行簽約。募內債而不宣用途。而中日交涉之失敗。尤不待論。最近廣東之開賭禁。陝西及蘇贛粵四省之行煙稅。(注十)輿論沸騰。威信掃地。則又無俟愚之贅辭矣。維持之謂何。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博士雖以極誠懇之辭。而欲政府之預為計劃。亦終於畫餅。

(注八)見政府公報八月十六號大總統批令。

(注九)見新中國報八月十八號羅文幹與籌安會。

(注十)見醒華報六月三號。

(注十一)見福建新聞八月十四號。

(注十二)見甲寅雜誌第七期共和平議。

已耳。夫於共和政治之下。猶難實行憲政。而謂一旦改爲君主。卽能翻然變計。非緣木之求。則守株之待。長此以往。求國之不亂。且亡。豈可得哉。豈可得哉。愚請持章君行嚴一言。爲博士暨籌安會諸君正告曰。『積薪之下。豈容忽改帝制。抱火厝之。善夫（子孫無噍類）之言之。出自總統口也。策時之士。其毋更以人國僥倖矣。』悲夫。悲夫。

茲篇乃專就古博士原文有所質疑。草草屬稿。其辭之工否。未暇計也。若夫共和與君主國體。孰宜於我國。本無待深論。而政潮所趨。有不能不辨者。專論之作。俟諸異日。著者識。

中國國體論

周子賢

自馬吉阿伯里氏分國體爲二。一曰君主。一曰共和。學者宗之。迄無異論。至於二者之間。孰優孰劣。孰得孰失。聚訟紛爭。莫衷一是。遂爲政治學上一大問題。有謂共和制爲近世新潮。君主制僅歷史遺物者矣。然希臘羅馬採共和制於二千年前。而德日諸君主國。嗣今且方興未艾也。有謂共和制重民權。以天下爲公。君主制尊君權。以天下爲私者矣。然君主而立憲。若英若德。其民權之發達。何減於共和。而共和制中如羅馬之三頭政治。法國之公安委員。其施政之橫暴。實遠過於君主也。更有謂共和制迭更元首。啓紛亂之端。君主制一脉相承。獲謐安之効者矣。然我國五季南北朝。皆用君主制。而禍亂相尋。彼採共和制者。遠如希臘。近如法美。皆逮數十年。或數百年。相安無事也。自學理言之。固無絕對之是非。就事實觀之。亦多相殊之結果。然則當改革肇造之初。擇一國體焉。以奠邦基而臻民福。宜如何而後可。曰。亦視夫

其時勢之如何而已。

民國成立於今四年。共和二字。載諸約法。吾人於此。已無討論國體之必要。今者一二人士。囂囂然詬共和矣。囂囂然譽君主矣。囂囂然欲變共和爲君主矣。政治顧問古氏倡之。籌安會諸子和之。亞細亞報紙從而鼓吹之。總統則更許討論國體者以自由。吾人於此。又安可逸此言論自由之時機。而不一步政客記者之後塵。試爲研究耶。然則自研究而得之斷案若何。曰。已布之共和制。不可旋廢。既倒之君主制。萬難復興。何也。時勢則然也。欲知中國今日時勢。不可變共和爲君主。須知一變共和爲君主。其惡影響所及。足以覆國而病民。有不忍言者。請就其惡影響之及於外交與內治者。分別論之。

何言乎變共和爲君主。惡影響及於外交也。推翻民國。規復帝制。願一視政府之力如何耳。似與外交無與者。然閉關將代。誠屬內國問題。而交通世界。必得列強承認。試問今後產出之新帝國。其不欲列強承認耶。抑欲之耶。如曰欲之。其能無條件得其承認耶。抑將供犧牲而後得之耶。夫中國多事之日。卽外人得意之時。自昔爲然。非必今始。況明明有求於彼。而謂彼有不多其口實。酷其條項。以填其慾壑者哉。不見夫民國往事乎。自民二年四月。以還。列強國書。先後踵至。一若表示善意。樂與承認者。而其實則大謬不然。俄何爲於蒙古。保證獨立也。英何爲於西藏。要求協議也。日本何爲而獲得滿蒙鐵道。訂正滿韓關稅也。要皆視此爲承認之代價耳。日俄雖未明言。其用意蓋可想見。至於英國。則其通牒之末項。尤爲現身說法。毫無隱諱。投桃索李。視若當然。然則變共和爲君主。其須得列強承認。且將供犧牲以得之也。必矣。吾不知中國尙有幾何。蒙古幾何。西藏幾何。鐵道關稅。足饜列強之慾。而買帝國之名也。故曰及惡影

響於外交也。何言乎變共和爲君主。惡影響及於內治也。君主而專制歟。十九世紀以來。已絕迹於世界矣。君主而立憲歟。列強中非無變通盡善推而行之者。然非所論於今日之中國。以中國今日時勢。微論君主專制。斷不可行。即君主立憲。亦爲弊害所由滋。而其弊害之影響內治者。厥有數端。一曰。內亂之竊發也。夫梟桀。志士必有野心。而舉事之難。苦於口實。苟得可藉之名。便爲揭竿之日。曠觀古代。比比皆然。扶蘇一死。太子耳。陳涉冒之而覆秦。孫心一牧羊奴耳。項梁立之而興楚。彼堂堂中華民國。四字費盡許多金錢。犧牲許多頭顱。僅乃得之。無男女無老幼。語茲聞茲。今且數年。曾謂其効力不一死太子一牧羊奴。若而無假此以興師者耶。至醉心歐化之革命者流。更無論矣。垂亡之國。豈可內鬩久疲之民。何堪再擾。吾人敢曰。希望其有彼主張君主制者。不知何術能保其無也。一曰。邊陲之多故也。蒙回西藏。異種殊俗。其俯首帖耳。聽命於滿清政府之下者。蓋歷世以來。兵力使然。讀清史者。類能言之。民國肇造。統一維艱。非我族類。久萌異志。然自外蒙外。猶得維持現狀。彌縫一時。則豈威足以懾之。又豈德足以懷之。抑類此五族共和四字。羈縻而聯絡之耳。今者共和甫建。君主旋興。則前此之革命。顯非政治問題。純爲種族意見。質而言之。亦曰爲君主者。非漢人不可而已。夫漢可以私漢。則蒙可以私蒙。回可以私回。藏可以私藏。而今所謂宗社黨。亦可崛起爲滿人謀。吾恐二萬萬土地。四萬萬人民。非至互相殘賊。四分五裂不止。況有強鄰乘之以煽其後者。彼哲布宗丹之倚俄獨立。達賴十三之恃英不屈。詎非殷鑒耶。一曰。財政整理之困難也。我國財政奇絀。於今已極。歐戰驟開。外資既無應募之望。民力有限。內債亦非不竭之源。况經常費用。

亦非可以募債敷衍一時者。根本解決。勢非求之租稅。不可以中國稅目之少。稅率之輕。其求之租稅而有效也。又無容疑。然此非所望於變共和爲君主之時也。自來定鼎之初。必有仁民之政。凡所以收人心。博輿望者。固無微不至。而大赦改元。免徭蠲賦諸端。尤大書特書。不絕於史。蓋非是。則不足以舉天下奉一人也。然則爲新造帝國之君主者。其重稅以救財政之窮歟。則激民而召亂。抑輕稅以市人民之好歟。則用乏而庫虛。巧學古人。蠲之免之。雖迫於財政。有所未能。其不敢重拂民意。厲行改革。以增稅目而重稅率也。必矣。法美稅制之不完全。論者謂其迎合人民。有以致此。吾恐驟論帝制之中國。求一不完全稅制。如法美者。將不可得。而能望財政之整理耶。夫內亂頻繁。則人心搖。邊陲紛擾。則疆圉危。財政紊亂。則國用不足。當此之時。秉國鈞者。將彌縫補綴之不暇。遑恤其他。而積年以來。朝野人士。奔走呼號。所謂擴充軍備。普及教育。發達交通。振興實業諸大端。勢必付諸空文。成爲畫餅。亦有偷安旦夕。坐以待亡而已。故曰。惡影響及於內治也。

或曰。宋育仁之主復辟也。則械之。籌安會之倡君主也。則放任之。同一君主論者耳。而有幸有不幸。若是。是烏知今總統之用心。果何如者。雖然。是固妄測總統者也。總統憂國愛民。令聞方長。顧貧區區。爲一身一家計。果曰計之。抑亦左矣。今試問總統與拿破崙孰武。奔走於總統之前者。與修斯齊可諸公孰賢。今日之中國。與十八世紀之法國孰強。以拿破崙之英傑。輔以修斯齊可諸公。且奄有稱雄歐洲之全法。而殄侮一至。帝制立消。身流絕島。爲天下僂笑。彼中國官吏之無能。國勢之阨危。朝夕惴惴。偷生於列強鼻息下者。爲時已久。縱總統爲拿破崙後身。舉國謳歌而崇拜之。而前車既失。殷鑒匪遙。曾謂以總統之賢

明而不此之察者。況約法具在。誓書猶存。又可盡棄前言。失信國人耶。

然一二論者。猶嘖嘖稱君主制不休。詰其理由。亦曰。中國人民程度未逮而已。夫共和國家。直接與人民有政治關係者。厥爲二事。一則議會立法。一則總統選舉。前者雖君主立憲國亦然。後者則共和國所獨有。而其爲人民之政治運動一也。若謂民化未開。則後者難行。彼前者又安見其當。必如論者所云。匪特變共和爲君主。更非變立憲爲專制。并此立法議會而撲滅之。不可有是理乎。且人民程度。有何標準。以中國今日之人民。豈必不如美洲百餘年前之英僑。惟彼英僑得華盛頓出而統率之。獎誘之。垂型示範。爲共和立極。以有今日耳。今者總統賢明。固以東亞之華盛頓自況矣。而必曰。人民不適於共和。總統宜改爲帝王。不亦薄視吾人民。而厚誣元首耶。吾願總統出其英斷。對於背謬約法蔑視國憲之籌安會。以前日之改散政黨者解散之。誅戮黨人者誅戮之。則浮言可息。人心以安。而前舉諸惡影響。亦庶乎其免矣。

通訊

息黨爭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定下國事日非。傷心之事。難以枚舉。然所以釀成此局面者。其故安在。蘇東坡有言。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今日之所以造出此局面。則黨爭之結果而已。民國元二年間。政黨之爭。極其劇烈。然鵲蚌相持。漁人得利。此必至之勢也。於是遂有今日之政象。顧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後凡處於民黨之地位者。當知政治未上軌道。只宜合革新派。以與官僚派爭。而不可於革新派間。蹈往日之覆轍。仍樹黨以相爭。息爭之道。固重在事實。然勿以言論挑撥惡感。亦息爭以相提携之一法也。欲泯惡感。以聯善感。則立言者。有二應知之義焉。第一當知境遇之不同。今日海外有若干激烈之報章。見內地之新聞雜誌。指非為人左袒不良。或治者。其持論稍近和平。遂大加指摘。不知內地之言論家。或則為政府所猜防。否則亦因住內地之數。言論不能自由。不能不稍作溫和之論調。然揮劍帷燈。意固在於喚醒國民。而非為不良之政治辯護也。今因受海外報章之攻擊。試問其結果何如。則使內地之言論家。以為倘持急激論。以攻擊政府乎。則立招大禍。倘言論稍屬溫和乎。則又招海外報章之攻擊。則不如緘默不言焉。較可以自全。不然。亦舍却政治問題。而作他種文字焉。然使一國之言論界。呈此現象。則國民之政治思想。安能發達。而政治又安有革新之望也。二則當知時勢之不同。今之以急進派自命者。動引一二三年前之文。以為攻擊之材料。

又或謂其與今日之言論矛盾。笑其無先知之明。不知立言常因時而發。此如夏葛冬裘。非引彼時之言以繩此時之言也。顧在溫和派姑勿論。即以激烈之排滿派言之。足下嘗評之曰。前之言曰。返老長林。豐蔀之地。命之曰曰。納之五族共和之中。前之言曰。羶胡雞犬皆可殺。今之言曰。寡婦孤兒不可欺。夫非其前後自相矛盾耶。即足下著聯邦論。評張君東蓀丁佛言之文。謂其在去年爲擾亂民國。在今年則恰應要需。在他夫言之。爲爭權爭利之符號。在我言之。則徹上徹下之主張。蓋譏其前後自相矛盾也。張丁二君。其言論之前後自相矛盾。誠不能爲之諱。雖然。其犯此弊者。豈獨張丁二君。即鄙人亦不免焉。足下亦不免焉。鄙人已不打自供。無須詳論。更就足下言之。前此之獨立週報。足下曾指摘內閣制之弊。年來又內閣言內閣制之利。問前後何以差異如此。無亦以時勢不同。故立論自亦不同也。故不明乎言論與時勢之關係。動譏人前後之自相矛盾。豈知無論何人。皆有前後矛盾之言論也。願以理論相辯。此猶於國事無礙。若徒以謾罵相加。甚且以權力相擠排。此真足以敗壞國事也。如民國成立後。猶有爭派人。大改保皇黨。夫保皇會名目。蓋在戊戌政變後。由康南海創之。然在當時。數千年傳來忠君之思想。尙浸淫於人心。而清廷大摧翻新政。殺戮新黨。欲與之對抗。惟繫揭保皇之名目。始易於號召天下。今之力攻保皇黨者。當戊戌政變之後。使處康南海之地位。恐亦將採此手段也。謂余不信。試觀民國二年。黃克強據金陵獨立。其所發檄文。猶有「賊及太后之身」之語。夫平日既高言排滿。則清太后之死。正宜引以爲快。何以轉爲之憐。此無他。亦欲借之以爲手段耳。夫當共和告成之後。黃興猶欲借君臣之義爲手段。以鼓動人心。何況十七年前之康。有爲且保皇會之名。後已改爲國民黨。

見不忍雜誌又去歲神州日報有美國通信言某埠尙存

有十年前康所創
國民黨之招牌

故民國元二年間。其力攻康梁者。實以新國民黨而攻舊國民黨。願乃不以國民黨之名。目政。而偏舉十五六年前保皇之名目。以攻之。豈能令其心服耶。且民國成立之後。亦無攻康梁之必要。蓋由康論之。自共和告成。彼已決意與政治斷絕關係。故隱於扶桑。其後因母喪之故。始往香港。繼因爲葬其母弟於肇慶。乘舟道經廣州。廣州城中。預備歡迎之者。其團體不勝枚舉。然彼不肯登岸。以示與政治斷絕關係之意。以如此等於閒雲野鶴。與世無爭之人。而猶欲攻之。是不亦於厚德大有傷乎。又就梁論之。民國成立後。彼亦無遽欲投身政治社會之意。徒以政客屢邀之。故於民國元年十月。始歸國焉。然當時之國民黨。既已有敵。而又力攻梁。是多樹一敵也。既好多樹敵。則必惹起社會之惡感。國民黨之無謀至此。安得不敗耶。抑以保皇攻康梁。猶可言也。若新進之士。當戊戌政變之後。或則不知保皇爲何如事。或且不知康梁爲何如人。徒以後來與康梁往來。乃一概奉以保皇之頭銜。不知新進之士。欲以保皇定其罪。則彼並未發此言論。有此行爲。若已亥立儲議廢光緒帝之際。上海之官紳士商。致電與清廷力爭。而章炳麟即署名於其中。焉是章炳麟實一真正之保皇黨也。而世不以保皇攻爭廢立之章炳麟。乃反以之攻。未嘗有保皇行爲。保皇言論之人。桃僵李代。人非草木。恐未必肯爲之代耳。抑年餘以來。美湘及南洋若干國民黨之報章。常指摘進步黨。罵其於南京獨立之役。不肯助國民黨。而助政府。以致國民黨之失敗。在海外報章之立言。固亦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聞諸進步黨員。則又嘗反唇以相譏。謂前此之國民黨。一面既反對政府。一面又反對進步黨。進步黨與政府既立於同。爲國民黨反對之地位。則自有接近之嫌。然此乃國民黨逼之。況在進步黨。謂與國民黨爭勢力。則誠有之。謂其願國民黨之全

歸。撲滅。則非其本意也。進步黨之答覆如此。恐在國民黨。未必有強固之理由。可否認之。又美洲及南洋之同盟會報章。常言將來必至帝政復興。而謂進步黨之重要人員。已大半贊成此事。夫將來果有帝政之事與否。非鄙人所能知。而現在之進步黨。實未有贊成此事之證據。若最近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先生發起一籌安會。極言共和國體之弊。將研究解決國體之法。此六先生人稱之爲六君子。然進步黨無一人而屬於往日之同盟會員者。則有四君子焉。且又皆同盟會中之大名鼎鼎者也。進步黨持是以相詰同盟會。又將何詞以答之耶。此段據進步黨某政客之說吾論及此。非有所左袒於進步黨也。進步黨腐敗之分子。不可勝數。揭其穢德罄竹難書。使將來而欲再組織政黨。則當如足下所謂毀黨鑄黨之法行之。無論何黨皆不可維持其原有之組織。特以現在之進步黨中。尙有一部分健全之分子。而此一部分健全之分子。對於他黨之蹉跌者。實存同病相憐之心。斷無猜忌擠排之意。而他黨之人對於進步黨此一部分健全之人。常肆攻擊。或又起杯弓蛇影之猜疑。謂其爲人所用。暗謀不利於國家之事。不知清名之士。終有八九分潔身自愛之道德。斷不肯作冒天下大不韙之事。此種猜疑。甚屬無謂。故無論何派。今後苟不改其舊態。則政治革新之後。或仍蹈前此黨爭之弊。甚或演法國大革命後各黨相殺之慘劇。此皆不可測之事也。故今後各派優秀之分子。當知今日政治未上軌道。宜合新黨以與舊黨爭。斷不可於新黨與新黨間互相猜疑。互相水火。致兩敗俱傷。政治永無革新之希望。略書所見。質之足下。以爲何如。倘以爲然。請登之報端。使各派觀之。皆知所警飭。以後不復萌前此之舊態焉。其於國事。或者儻不

無小補乎。

伍子余白

對於籌安會之意見

(致甲寅雜誌記者)

其一

記者足下。頃讀大箸共和平議。闡發真理。排斥邪說。狂瀾屹柱。闇室明星。展誦再四。感喟萬端。惟中有數語。鄙見殊未敢苟同。大箸謂國體既定。昌言變更者。律曰叛逆。愚請不認其說。而以討論國體爲應時必要之題。似未免混政治論與法律論爲一談。蓋自政治論言之。共和是否爲極端善良之國體。原不妨聽學者於法律範圍內。自由研究。然自法律論言之。則自約法公布以後。吾國之號共和。固已垂諸典憲。炳若日星。其有敢倡言變更國體。意圖紊亂國憲者。當然構成刑律上內亂罪。欲不謂之叛逆。不得也。今大箸否認其義。則以後寡廉鮮恥之策士。無忌憚之小人。咸將奉尊說爲護符。以冀逃刑律之制裁。隄防一決。萬派橫流。共和前途。不其殆乎。況自鄙見觀之。吾國現在應時必要之問題。只能就共和國體之作用。詳加討論。以收補偏救弊之功。而決不許於共和國體之本身。更有所懷疑。故討論國體問題。在革命初起時代。尙有發生餘地。而在今日共和既成時代。實無成立理由。有之。卽屬內亂之陰謀者。申言之。卽爲法律上之罪人也。足下爲言論斗山。鄙人傾服已久。惟一言不智。可以喪邦。竊願嗣後加以審慎。因足下素主尙異。故敢以一孔之見。貢諸左右。宥其謬妄。不吝明教。是爲厚幸。何震生白。

其二

記者足下。籌安會發起。乍聞駭異之極。顧念生民。若不勝悲。公寄異域。憂憤又當何如。繼細審傳說。證以

所見知其用意。固別有在。潯陽黃遠庸。操行至可信。亦參與其謀。近赴滬辦報。專以鼓吹此事。盡欲犧牲國體。以謀政體耳。然專制自用。其性實然。謂爲君主而改之。說或不可通乎。若云使其入我範圍而不覺。此尤駭論。夫陽尊而陰奪之。豈謂以當局之練達而不悟其所爲。顧爲羣兒所弄乎。而適爲桀者。遂其所大欲。眞書生童騃耳。吾儕迂拘不足識此。便合如子雲所云。抱書遠遜。卷舌不談也。

其 三

記者足下。近楊度輩發起籌安會。討論國體問題。直欲推翻共和。恢復帝制。值此國基漂搖之際。竟敢公然倡此變更國體之言。倘任其暗長滋生。殊於國家前途有害。夫國家之治亂。誠無關乎國體。英君主國也。而治冠各國。墨西哥民主國也。而擾亂不絕。然須知英之所以治者。固不在國體。君主以其政治清明。實行立憲也。墨西哥之所以擾亂者。亦非咎在民主。以其總統不法。政治專橫也。然則規國者。只問其政體爲立憲或專制可耳。國體上之君主民主。可不計也。蓋君主民主之區別甚微。所異者僅元首世襲或選舉之一點耳。除此點以外。幾無處能別君主民主之優劣。雖然。從進化先例觀之。世界實有由君主趨入民主之勢。其國苟一度而爲民主。斷不能仍返而爲君主。試一翻世界政治改革史。由君主改而爲民主者。固多矣。由民主返而爲君主者。實未之前聞。其間雖有少數之例外。如法之拿破崙第三時代。然此不過一時偶然之現象。不久終蔚爲民主。譬之行道。前者走直線。後者走曲線而已。蓋國體雖無絕對之美惡。而共和實爲比較上之良制。倘經一度確定。斷不容隨意變更。苟強更之。惟有召亂。籌安云乎哉。此法美現行憲法。所以均有國體毋許討論之明文也。中國國體之爲共和。固約法所明載。東西各國所承

認。縱有不適。在本國法權之下。亦無公然討論之餘地。況我國數年來之擾亂。並非共和之過乎。共和國須三權鼎立。而我國僅見行政部。共和國政權公諸衆庶。而我國祇專之一人。此而曰共和。其誰欺欺天乎。故吾謂中國今日之擾亂。正惟未能實行共和耳。今日果欲救治中國。亦惟有開國會。復自治。以實行真正之共和而已。忍言推翻哉。楊度等於並世。亦有微名。寧並此而不知。毋亦受當道參養之深。不能不作此攀龍附鳳之舉。以側媚之。或則利令智昏。欲藉此黃袍勸進之計。預爲他日封留已足之地耳。嗚呼。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若楊度等。殆所謂亡國之妖孽歟。尤可憂者。京滬日報館。無慮數十家。於此事能加以明切痛快之評擊者。乃如鳳毛麟角。輿論消沈至此。殊堪浩歎。大誌爲衆說之邪。一言之發。常足以左右社會。尙希大放厥詞。闢此妖言。輿論幸甚。大局幸甚。周銳鋒白。

其四

記者足下。兩稔以來。吾國言論。消沈極矣。大報獨闡揚真理。瘖口曉舌。啓發聾聵。當復不少。某卽其一人也。盛甚盛甚。邇來日報喧傳。吾國將由共和政體變爲君主。空穴來風。桐乳來巢。事必有因。決非虛罔。其絕大原因。則二三識時碩彥。病乎改革以後。內亂頻仍。終鮮甯歲。發爲籌安會。以討究之意。謂朝改帝政。夕卽安於磐石矣。螻蛆甘帶。鴉鴉嗜鼠。果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識時碩彥。喪心病狂。某不得而知矣。夫彼曹之所稱引。無非某博士之言而已。而某博士亦不過因吾人愛護共和不力。故作非衷之談。以誑利祿。薰心不顧國家之徒。所謂因其可欺而欺之者耳。其言果足聽信乎。果非誕妄乎。是不可以無辨矣。博士曰。自吾國之歷史觀察。卽不適於共和。吁。斯言何誣我之甚也。誠卽歷史言之。古專制帝王。豈莫

秦政若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銷天下兵器以爲鐘鐻。偶語者至棄市。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然不數稔。陳涉以甕牖繩樞之子。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聚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咸陽一炬。不徒刃孺子而已。政亦發塚被僇焉。然則吾民族疾惡獨夫。雖死無宥爲何如也。且古之爲治者。必有深仁厚澤。寬大之政。以維繫人心。庶保甯息。有暴君作。肆其淫威。民必離怨。不數稔或數十稔。必有人焉。起自田間。取而代之。一部廿四史興衰之跡。豈外是也。外人不審我歷史之民性。何至子孫而自忘之。況潮流所激。民智日開。一人。在上。卽能治理。甯有是耶。博士又曰。將來更易總統之際。必起爭端。意若曰。變爲帝政。卽可一勞而永逸也。夫國猶是今之國。人猶是今之人。其有總統之資望。在所必爭者。政變以後。又未必不大權在握如故也。卽謂在位者威能囚繫蕭樊。菹醢韓彭。彼輩鑒於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安知其不先發制人。仗義而起。豈有伏斧鑕之誅而甘之如飴者乎。將見肝腦塗中原。膏血潤野草。一髮偶動。全局爲危。禍變之酷。有非爭總統之所可擬。其萬一者。又況國崇憲法。總統非可力取。終亦未必爭乎。且黃袍將加。諸何人之身。彼曹亦無表白。謂迎宣統復辟乎。勝清旣已亡之矣。不應有出爾反爾之舉。此非彼曹之本意。可斷言也。謂將擁今之總統登極乎。則今之總統宣言。帝固不欲爲總統。且非所戀。然則將誰焉。推戴乎。夫英雄豪傑。果有造於國家也。帝與總統。又何擇焉。果不能遵守共和之憲法也。又安能望其尊崇君主之憲法乎。彼曹雖謂予所主張。乃君主立憲。終亦趨於黑暗專制而已。數載以來。國中賢達。知國步艱難。千鈞一髮。甯犧牲參政與一切之權利。以貢諸政府曰。庶幾能確立我國基也。於是擁護之惟恐不力。今果並共和之名。

而亦去之。彼乃大失望。忿然作色曰。是犯天下之大不韙也。是不有我國家也。予誓與國人共棄之一國。之大作如是觀者。豈得云少。是則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徒滋紛擾耳。安於何籌哉。綜上所譚。利害之端。已燦如觀火。又況必有犖犖大者。不爲弱冠無知如某之所洞見者在也。曾謂識時碩彥之所見。乃在弱冠無知如某者之下乎。某今者痛國本之動搖。知禍至之無日。悲來憤膺。泣下如雨。本得之於良知者。質諸太雅。儻亦許爲孺子可教也。餘不二。 C M S 白

契約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頃者湘垣有某甲。因事欲具狀於行政衙門。是衙門者。兼管司法者也。礙於現制。不得適用律師。乃請非律師某乙。代作狀詞。并立約許。以事後報酬。未幾事成。甲忽違約。乙乃將持約訴之法庭。有老於司法者。謂之曰。此約與現今法律社會不相應。卽訴之。必無效。乙如其言。置之。余既聞其事。且深許。逮於司法者之言。按諸事實。誠然不誣。惟再三質諸學理。終覺無以自安。因著鄙意如左。

大凡兩私人訂契約。苟其契約之本身無疵。則除諸現行法令及善良風俗和平秩序無妨害者。當然受司法之保護。前述事實爲代章狀詞。於和平秩序。渺不相涉。今且不論。論其關於現行法令。諸善良風俗之點。

甲國現行法令。未曾禁止人民之代作狀詞也。通都大邑。其以此事署名揭帖相招者。殊夥。官廳未嘗過

開也。且律師職務不能行於行政衙門。而行政衙門又偏要兼管司法事務。則人民凡有關於重大利害之訴訟。勢必另倩非律師而通曉法律者。代作狀詞。(雖現制有口頭起訴辦法於事實恐不相應)而稠人之中。殊不易得。不得不出重價以覓之。而訴訟之結果。又不可以事前而預定。自必出於契約行為。使其結果利益與損失相等。大凡法律之成。常成於一般利害關係顯著而勢有必要之處。余以為非律師而代寫狀詞。且預約報酬。在今日之中國。乃法律必為保護之行爲也。

今且進而言其與善良風俗之關係。訟棍以包攬爲生。常使訟華蔓延。人民受害。誰不惡之。然幾見事前立約作狀。而事後乃取報酬。且以此訴之法庭者乎。蓋訟棍之所以可惡者。以其專以詐欺行爲攫取他人之財物。而不含有經濟上交換之性質也。吾以為欲求此等弊風之絕。莫如獎勵其爲開明之經濟上的交換。即容許預約報酬是也。(今制於律師且禁止之。尙何可言)否則事後無確定之報酬。必至事前爲無理之敲索。凡自愛者。必不爲之。而無賴之徒。乃得大行其道。蓋訴訟者。苟具財力。必盡其力以經營。而有學行者。又復不屑爲之。其勢不至得此結果不止。是欲求風俗之善良。而反促進之於不善良而本辭知矣。

或者曰。信如子言。則凡有錢者。皆得良狀詞。而勝訴。無錢者。皆得劣狀詞。而敗訴乎。余以為訴訟之勝敗。乃關於其人理由之充否。裁判之當否。不應欄入本論之範圍。但兩造果屬經濟力相差甚遠。則余誠無術。以使其狀詞之優劣。與財力之優劣。成爲反比例。或使之相齊等也。蓋人類趨利避害之心。出於自然。而無可禁止。訴訟之畏敗。與抱病之畏死。同一觀念。故富者有病。必多費資財以求醫。不必盡能得生也。

而當其有訟也。又何以異此。且吾人須知經濟之趨勢。無論有何大力。不能遏之。如或者之言。乃欲以道德觀念。壓倒經濟之趨勢。此必無之事也。蓋經濟趨勢之最後結果。卽爲道德之形成。持最高之經濟觀念。以立法。則爲功用主義。今就保護立約代作狀詞一事言之。其結果。馴致一面有財力者。因之得訴訟上之勝利。一箇有學術者。得金錢上之利益。而其功用。卽可使一般營財者。益勸爲居積之事。事學者。愈競於購置之途。乃純乎進化的也。至其因無財無學而劣敗者。乃一循天然淘汰之公例。立法者誠無術以維持之也。今試行或之言。其居心未嘗不欲維持道德。然其極也。必致作狀者。事前則爲敲詐之行爲。聽事則以延擱爲要求之手段。而求作狀者。亦必百端防禦。而實心託委。利害共同之觀念。乃無絲毫存乎其間。是欲以法律保持道德。而破壞道德。乃不可數計也。

右之所論。雖以一小事發端。然似於吾國今日司法者。用法之覺悟。與將來立法者。立法之方針。不無幾微之關係。惟理論不徵之事實。其法實用尙遠。輒憶世界上用法範圍較廣之國。必有事實可證。足下藉英多年。英民固以法律爲生活。而尤尊重個人意思者。如遇此種契約。是否可以訴諸法庭。要求正當之裁判。以保證契約上應有之權利。抑或司法者。應置之不問。不問之列。幸指示不一。俾得尊其所聞。以安其心。幸甚。如蒙揭其見諸實例者。示之。則尤幸也。王燧石白。

足下之所指陳。乃人人應有之法律常識。初不必證之何國。求之實例。惟在吾國。法官今方以株守法例。得罪以去矣。豈是高談法理之時哉。愚誠不自量。喜弄柔翰。然欲如足下之不憚煩於茲。魑魅橫行之日。而爲言人道之大防。猶且病而未能。冥頑之誚。不敢辭也。足下其諒之。記者

邦與地方團體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大誌五號載有足下學理上之聯邦論一篇。其中所談。歸於三端。其第二端曰。「邦非國家與地方團體相較。祇有權力程度之差。而無根本原則之異。」邦非國家之理。足下文中已詳論之。識高學達。欽佩莫名。邦與地方團體。無根本原則之異。此由邦非國家之語推論而來。換言之。即邏輯之結果。其理尙易明。至於邦與地方團體相較。祇有權力程度之差。其差之界限若何。必如何始可稱為地方團體。必如何始可稱為邦。足下文中未嘗論及。故僕於足下所談邦與地方團體之區別。未能十分領悟。用敢仍質諸足下。顧日前聞諸或者曰。有立法上行政上之分權者為邦。無立法上之分權。僅有行政上之分權者為地方團體。其說然否。僕不敢斷。足下所謂邦與地方團體相較。祇有權力程度之差者。即或者之說乎。抑別有說乎。足下如能撥冗一言。則今之問津政法者。皆將獲其益。固不獨僕一人受其賜也。

張效敏白

「良如人言。愚於本誌七期答潘君力山一文。已言之。請覽觀焉。」記者

不逮大馬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讀甲寅第七號通信欄。某巡按殺犬一節。突有二事。來刺我腦。久之不能去。其一爲清季事。其一纔兩月餘。今爲記者述之。或亦與巡按殺犬有同等轉告讀者之價值也。

去今十四年前。張之洞在湖廣督任。其孫剛孫。自日本觀秋操回。以數千金購一馬。東瀛名產也。乘之返署。及西轅門。有人力車迎面來。剛孫大呼讓道。人力車倉皇奔避。馬忽驚逸。剛孫墮首觸馬足。顛破傷腦。逾刻殞命。之洞哭之慟。翌日。有老卒牽馬署前。以鐵棒擊斃。更舉烈火焚之。爲布袋。長丈餘。納灰其中。舉殯之日。置袋柩上。謂的盧傷主。將以殉葬云。時我鄉某君。方遊學武昌。目擊其事。曾爲余言之。某君固非謊語者。此足與殺犬事後先輝映矣。

江蘇南通縣濱江臨海。其東部有某閘者。用以禦潮汐。備水患。自有明中葉設置以來。數百年賴以無事。不幸二月前。有豪紳某甲。坐小汽船過此。閘小不能容。立命毀閘。鄉人聞聲奔集。環跪乞免。不許。某甲素橫於鄉。有土皇帝之稱。鄉人畏之如虎。卒聽其毀之而去。亦不敢復築。未幾大雨驟至。繼以巨潮。其地有名金陵蕩者。適當其衝。膏腴之地。瞬息化爲澤國。室廬田舍。盡付波臣。毀滅數百家。溺斃百餘人。其倖而存者。無室可棲。無物可食。轉徙流離。慘酷靡狀。皆豪紳毀閘之功也。

合茲數事以觀。所謂官與紳者。殘忍無道。今昔同轍。而南通之民。無罪而爲魚鼈。其賤猶若不逮武昌之大與馬也。嗚呼。默察國中。事之類於此。或甚於此者。正復不少。記者足下。其有何策以拯此蚩蚩耶。餘不白。

胡知勁白

文苑

藏書史

曹佐熙

流別甲

史之爲體。周疏離合。語人人殊。欲訂其是非。匪有浩博之書。莫能竟其指也。

於浩博之塗。求其統系。欲閱無不函。纖無不入。以守約以致精。史氏辨體之通術也。顧求之於古。尙無其書。將合諸書而折衷之。以自成一。則諸書之宗旨。不可不先辨也。

史檢

辨體之書。於古有二。有爲藏書作者。如劉歆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是也。有爲修書作者。如劉知幾史通六家二禮諸篇是也。爲修書作者。以義例爲主。所析之體。咸以爲起例之端。訂例彌精。斯辨體彌密。爲藏書作者。以部次爲主。某書與某書爲同類。則引而近之。某書與某書爲異類。則離而遠之。故體之辨。止於書。至於書之內容。尙有無算之體焉。未遑及也。劉略班志。所以異於史通六家二體諸篇此耳。茲區別甲乙條論左方。

甲類辨類之書

藏書之目。自劉略班志始。顧其書未立史部。凡後世之所謂史。胥入六藝。於類目未詳定也。苟勗晉中經。簿始立丙部。以諸史入之。阮孝緒七錄承之。於紀傳錄分立子目。隋唐以降。踵武希風。茲表其沿革於左。

七錄經傳錄	國史部	注歷部	舊事部	職官部	儀典部	法制部	偽史部	雜史部	鬼神部	土地部	譜狀部	簿錄部	文獻		
隋書經籍志史之所紀	正史	古史	雜史	霸史	起居注	舊事	職官	儀注	刑法	雜傳	地理	譜系	簿錄		
通志藝文略史類	正史	編年	霸史	起居注	故事	職官	刑法	傳記	地理	譜系	食貨	目錄			
四庫提要史部	正史	編年	紀事本末	別史	雜史	詔令奏議	傳記	史鈔	載記	時令	地理	職官	政書	目錄	史評

右表首阮錄。以史之立專部分類目。自阮錄始也。次隋志。以四部之類目。至是而確定也。次通志藝文略。以校讐之學。鄭氏爲專家也。次提要。以其類目爲近世所通行也。不及劉略班志。以二書尙未立史部也。史乙類辨體之書。

史家義例之學。世推劉章。而辨體則劉氏之書。視章氏爲備。茲都其說略。以意條理之。詮次如左。

正史之體六：一尚書家 二春秋家 三左傳家 四國語家 五史記家 六漢書家

雜述之體十

一偏記 二小錄 三逸事 四瑣言 五郡書 六家史 七別傳 八雜記 九地理書 十

史部邑簿

正史內容之體七

一宗一 二世家 三列傳 四書志 五載言 六表歷 七論贊 八序例 九補注 十序

史傳圖論

右方脚述。凡自至二十有六。辨章流別。視阮錄隋志爲詳矣。然遂以謂史之體於此備焉。所不敢信也。隋書經籍志。史之所紀。皆職官類。所錄凡二十七部。如何晏官族傳十四卷。王秀道百官春秋並卷之類。皆官史也。而史通雜述篇未之論及。其不備者一也。三代治書。圖表並重。史通論正史內容諸體。有表歷兩無圖。其不備者二也。至於甲乙類聚之而統系成焉。經正緯從。相守以成。其治官察民之用。有一

體獨固而不能者。則尤獨民所未言也。擴而充之。蓋有待於後之作者。庶

濟別也。

史之有別。猶人也。有別也。人為乎別。別以倫也。史為乎別。別以類也。寓宙終古。而人財亦無倫。人之倫。生於羣也。寓宙終古。一史則史無類。史之類。生於集也。人孳乳浸多。則羣。羣而無紀。則亂。慮其亂也。為之別。以紀之。而類以生。而史以紀也。而倫以生。而人以治。史孳乳浸多。則集。集而無紀。則亂。慮其亂也。為之別。以紀之。而類以生。而史以治。一本錄。二冊。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類生。史為乎治也。曰經緯治也。今夫曰圖。曰書。曰表。曰注。曰徵。曰論。曰辨。曰序。曰例。曰目。曰綱。曰計。此別史之經緯也。曰記事。曰記言。曰記人。曰紀世。曰記年。曰記修。此集史之經緯也。史無經緯。史之功用不成。獨體弗足以紀載也。史有經緯而不治。史之功用仍不成。衆體無紀。亦弗足以記載也。侯岡氏造六書有合體之字。亦知獨體弗足以紀載也。文字具矣。為之別。以紀之。於是。有象形。焉。有指事。焉。有形聲。焉。有會意。焉。亦知衆體無紀。弗足以紀載也。

經緯為乎治。曰經無失其為經。緯無失其為緯。則經緯治。經不侵緯。緯不侵經。則經緯治。經以濟緯。緯以濟經。則經緯治。經無失其為經。緯無失其為緯。各正之義也。經不侵緯。緯不侵經。明辨之義也。經以濟緯。緯以濟經。合德之義也。不知斯三義。經緯末由治也。

史之最初圖而已矣。侯岡氏造六書象形。為首象形。即圖也。因圖有弗能明也。而益之以書。書者圖之變式也。因圖書有弗能明也。而益之以表。表者圖與書之公變式也。因圖書表有弗能明也。而益之以注。注者綴文於後。以明圖書表之所未明也。圖書表注四者具矣。有審根據以徵信者。謂之徵。有審中失以知來者。謂之論。徵與論

之辨。正前說者謂之辨。著作意者謂之序。等凡例者謂之例。標目者謂之目。提要者謂之綱。誌數者謂之
諫。此別史之經緯合德也。史之最初紀事而因矣。說文解字云史記事者也。蓋就最初義言之。因紀事有未備也。而益之以紀言。言
者事之備也。因紀事紀言有未備也。而益之以紀人。人者事與言所從出也。因紀人有未備也。而益之以
紀世。世者人與人賡續而成者也。因紀事紀言紀人紀世之散無統紀也。而綴之以紀年。紀年者所以提
統事紀言紀人紀世之綱也。五紀具矣。而有爲之專篇。以明其宗旨。義法條理名數。及護人姓名世屬。錄
聖者。讀之。編修書。紀修書者。紀書之所由修也。此集史之經緯合德也。因國史代史之不足以言備也。於
是。由國史代史而分之。有人史以紀也。人事言本末。有家史以紀也。家事言本末。有家史以紀也。一方事言
本末。有官史以紀也。官事言本末。有皇史以紀也。皇事言本末。因國史代史之不足以言通也。於是。由國
史而合之。有列國史以紀列國事言本末。由代史而合之。有歷代史以紀歷代事言本末。譬則耳目口鼻
相守成功。此集史與集史之互爲經緯者。合德也。良於圖者。不可離於書。良於書者。不可離於表。良於表
者。不可離於圖。務使一篇之內。無偏枯焉。此別史之經緯各正也。良於紀事者。不可離於紀言。良於紀言
也。不可離於紀事。良於紀言紀事者。不可離於紀人紀世紀年。務使一書之內。無偏枯焉。此集史之經緯
各正也。良於歷代史者。不可離於代史。良於列國史者。不可離於國史。良於國史代史者。不可離於人史
家史。方史官史皇史。務使一切集史之內。無偏枯焉。此集史與集史之互爲經緯者。各正也。有圖之義法。
有書之義法。有表之義法。推之。注徵論辨。序例目綱計。靡不各有義法。而不相蒙。此別史之經緯明辨也。
有紀事之義法。有紀言之義法。有紀人之義法。推之。紀世紀年。紀修書。靡不各有義法。而不相蒙。此集史

君經緯明辨也。有國史之義法。有代史之義法。有列國史之義法。有歷代史之義法。推之入史家史方史。官吏皇史。靡不各有義法而不相蒙。此集史與集史之互為經緯者明辨也。惟明辨也。故各正也。惟各正也。故各德也。則其矣。治史之弗可以弗知別也。

弗知別則弗知類。弗知類則弗知經緯。弗知經緯則體弗可得而備也。名弗可得而正也。法弗可得而立也。政弗可得而修也。然而劉覽自秦以下二千餘年。知史別者有幾人邪。即如二十四史。惟明史歷志有割圓弧矢諸圖。明史豈特歷志宜有圖邪。二十四史豈特明史宜有圖邪。二十四史惟史記漢書新唐書

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有表。餘史豈盡無可表邪。二十五史惟史記漢書後漢書晉書宋書齊書魏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有志。宋書謝靈運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假。搜尋垂畢。遇曄故悉。蠟以覆車。宋文帝命丹陽尹徐湛之就曄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根據。此則後漢書原。有十志十志之篇目可考者。百官志見后紀禮樂輿服志見東平王傳天文五行志見蔡邕傳。餘史豈盡無可志邪。二十四史惟史記漢書宋書魏書南史北史有自序。南史北史同一叙傳。以其同出一人之手也。非南史無叙傳也。餘史遂可無自序邪。二十四史

惟遼史金史國語有解。遼史金史豈特國語宜有解邪。二十四史豈特遼史金史宜有解邪。二十四史惟史記有紀言。史記三王世家名世家。紀言也。故太史公自序曰。三子之正文辭可觀。三王世家序曰。燕齊之事無可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謙。華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餘史豈無言可紀邪。

此因史家經緯之義不明。而體於焉不備者也。史有別有集。別有紀事。紀言。紀人。紀世紀年。紀修書。集有入史家史方史官史皇史國史代史列國史歷代史。凡此皆循其經緯之實。別而目之。名與實實。無能移易者也。自劉歆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立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等名。荀勗晉中經簿因之。變為甲乙丙丁。王儉七志因之。又變為經典諸子文翰軍書陰陽術藝圖譜。阮孝緒七錄因之。又變為經典紀

傅子兵文集技術道佛。長孫無忌等隋書經籍志。劉昫等舊唐書經籍志。因之。又變爲經史子集。鄭樵通志。藝文略。因之。又變爲經禮樂小學史諸子星數五行藝術醫方類書。文展轉移。莫定一宗。惟其首創之名。不與經緯之實符也。夫是以後之作者。可沿不可沿也。此一名實也。彼一名實也。此一是非也。彼一是非也。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也。此因史家經緯之義不明。而名於焉不正者也。法生於義。義生於類。聚羣分類。聚羣分生。於經緯明。後之爲史者。以一切之法。馭之。視圖如書。視書如圖。視表如圖。視紀事如紀言。視紀言如紀事。視紀人如紀世。視紀世如紀年。視紀年如紀事。紀言紀人紀世。視人史如家史。視方史如官史。視官史如家史。人史。視皇史如官史。視列國史如國史。視歷代史如代史。既失之混淆。不則以獨行之法。馭之。爲圖者不復知有書。爲書者不復知有圖。爲圖書者不復知有表。爲紀言者不復知有紀事。爲紀人者不復知有紀事。紀言。爲紀世者不復知有紀人。爲紀年者不復知有紀事。紀言紀人紀世。爲國史代史者不復知有列國史歷代史。以合提其要。有人史家史方史官史皇史。以分語其詳。又失之睽孤決裂。此因史家經緯之義不明。而法於焉不立者也。集衆修史。各因所長。授之職焉。甲圖。乙書。丙表。甲紀事。乙紀言。丙紀人。丁紀世。戊紀年。己紀修書。以史之經緯定員之經緯焉。以員之經緯定局之經緯焉。故能相守以成功也。後之爲史者。綱目不析。職守不明。優於圖者。或乃治表。優於表者。或乃治圖。優於圖表者。或乃治書。急則以一人治衆史。既紛紜馳騫。以成乎蠹。疏緩則以衆人治一史。又牽制徇隱。以成乎曠廢。此因史家經緯之義不明。而政於焉不修者也。則甚矣治史之弗可以弗知別也。然而後之治史者。皆於此義。或知或不知也。甚則於此義一無所知也。則史之不治。固其宜也。茲將古史流別表列左方。

古史流別表上

集史流別

一代之史

一統者謂之代若漢若唐

一國之史

鼎立者謂之國若蜀魏吳

歷代之史

列國之史

一皇之史

一官之史

一方之史

一家之史

一人之史

大凡九

以隋書經籍志徵之語詳流別丙

古史流別表下

別史流史

紀事

紀言

紀人

紀世

紀年

大凡五

以隋書經籍志徵之語詳流別丙

集史內容之流別

紀事

集史諸紀內容之流別

圖

紀言
紀人
紀世
紀年
紀修書

書表注徵論辨序例目綱計

大凡六以史記徵之語詳流別丁

大凡十有二以史記通志徵之語詳流別丁

宋江

六者謂心之圖。蓋史者。不可不識。不可不讀。不可不論。不可不辨。不可不別。不可不計。不可不綱。不可不目。不可不例。不可不序。不可不辨。不可不論。不可不徵。不可不注。不可不表。不可不書。右方之表。為目。十有七。古史之流別。具於此矣。人事日新。史學漸進。異日條理之剖析。或有以勝於今。願自冷言之。不能選此而家詳也。是匪師之恥為斷也。徵之古史而得其大同焉。乃敢援以為發例也。集摺合也。別者分也。集之對待詞也。集史者合諸紀為一者也。別史者以一紀單行者也。知所以合。則知

所以分知恰知分。則知經緯。

經緯損益。時而不同也。六紀不必皆有圖書表注徵論辨序例目綱計。如史記無圖其尤著也。而此十有三者相守之

例。爲六紀者不可不知。集史不必皆有紀事紀言紀人紀世紀年紀修書。如漢書無紀言三國志無紀事紀言紀世紀修書其尤著也。而此

六者相守之例。爲集史者不可不知。不知不能因時之宜。而權衡損益也。

大凡孫徵君詒讓事略

朱孔彰

孫徵君詒讓。字中容。温州府瑞安人也。父大僕公衣言。以翰林起家。詩古文雄一時。咸豐初入南書房。授皇子諸王。又四夷屬國遣人來學京師。衣言官國子監並教之。先有琉球弟子阮宣詔東國興等。後有再傳弟子林世功。學成歸國。故詩文流播海外。同治間。出爲安徽道員。升按察使。糾六安知州某贓罪。政理法嚴。羣吏皆憚之。遷湖北江甯布政使。擢太僕寺卿。乞病歸。年八十餘。終於家。有孫學齋。集行於世。詒讓承家學。博通經傳。少有神童之目。同治丁卯。弱冠舉浙江鄉試。爲副考官。張公之洞所取士。五赴禮闈。未第。遂壹意古學。研精三十年。箸周禮正義。其自序曰。粵昔周公續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聚。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斯。故雖古籍淪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考。如虞書羲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五官。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合。是職名之本於古也。其宏章縟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端於五帝。而放於三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太史歲年。通咳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集

其善而革其弊。此尤精詳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太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幡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臆定而手捫之哉。其書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遊羞服之細。嬪御閹閹之昵。咸隸於治官。官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擢大夫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窮遠。誦訓土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梟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較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之鄙縣。置之公邑采邑。遠極于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蓰於斯。意九州之內。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以致純太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成分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太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太史藏其副貳。成康既沒。昭夷失德。陵遲至於幽厲。平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焉漸滅。然其典冊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尙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褒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他如朝事之儀。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皆其枝流未淹。

繼。其登書經秦夾幾亡。漢興景武之間。五篇之經復出於河間。旋入於秘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
 劉歆。壯子春始通其章句。著之竹帛。三鄭賈馬諸儒。廣續詮釋。其學大興。然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
 參。考。於文經師何休。臨頌之倫。相與積靡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衆。或謂戰國瀆亂
 不經之書。故謂莽歆所增。其論大都臆斷。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觸索瘠。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詞褒說
 附託者。並爲經。果也。蓋秦漢以後。聖籍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左王
 氏。孝文氏之墓。而卒似陪其祥。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詭
 譎之心。刻覈過激。儼效於且。校刻於秦。穆託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欺天下之自。僥倖一試。
 遂旋踵而潰。散蓋兩振。不亦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詭病。卽上上閉攬。此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
 於今。是猶膠柱鼓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
 圓而方。方圓而道。穀。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壤
 而封。建。誅。喪。而授。國。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之行。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爲。臣。父。尸。晉。則。以。姪。婦。媵
 而從。姑。姊。坐。則。席。地。對。別。立。乘。舟。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
 相。與。遷。循。迹。久。而。有。所。不。變。則。相。與。變。革。之。無。弗。可。也。且。古。人。之。迹。與。習。亦。有。至。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
 度。則。相。掩。蔽。地。氣。運。蒸。騰。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敬。之。澆。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
 爲。文。雖。亦。無。改。也。祝。數。指。搏。無。置。於。鑿。鑿。之。始。血。腥。全。悉。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令。之。太。肥。猶。沿。而。不。廢。然
 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年。遠。無。變。究。夫。政。教。之

宏綱微指。實能貫百王而不散。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是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非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足以致富強者。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之明效大驗也。雖然。據當今切實可行者。爲周禮政要。又以墨子實篤於政教。箸墨子問詁。其序曰。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卒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惠音澆薄。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尙賢至非命五十三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於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修身親士諸篇。證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習後表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選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悚於穰暴淫侈之政。故其善譎復深切。務陳古以訓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脩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尙。而自處絕銀帶。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謬。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善非主墨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拏。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方陸武千里。其相排實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

之倫比也。詒讓見中夏貧弱。謂果得賢者采周禮治國家。用墨翟書務節用。講戰守。何患不富強。抱經世之略。淡於仕進。著書終老。惜哉。爲文精適雅正。以經學深掩其詞章名。綜生平治經似高郵王氏。攷史似嘉定錢氏。說字則服膺先博士及安邱王氏。能淹有諸家之長。所著周禮正義。墨子閒詁。盛行於世。治他經。又有周書輯補。尙書駢枝。大戴禮記輯補。經筵札。考鼎彝則有古籀拾遺。名原古籀餘論。契文學例。治史之餘。則有廣韻姓氏彙誤。述方志則爲永嘉郡記。詒讓與人氣和。任卹嫻睦。以古學勸後進。講論不勸。無越越多業。先主溫州師範學堂。後爲浙江教育學長。光緒間。朝廷徵主禮學館。未赴。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春秋六十有一。

明永歷皇帝賜雞足山寂光寺勅書跋

趙藩

中華民國紀元壬子秋八月。於雞足山寂光寺。得見明永歷帝墨勅一幅。黃棉紙。四邊繪籠楷書。凡十四行。行十八字。末署永歷十二年七月日。鈐璽曰勅命之寶。寺僧乞爲題跋。考帝以丁亥建元。則十二年爲戊戌。是年十二月。滇都不守。播遷入緬。又三年。而吳三桂脅緬挾帝還滇。遂被弑。明亡。此勅爲戊戌七月所頒。則正晉王李定國出師赴黔禦清兵時也。先是丁酉秋。孫可望據黔叛。稱兵犯闕。王自奇關有才等。於楚雄永昌叛應之。晉王旣破走可望。又親討自奇等。誅之。凱旋迂道雞足山。登覽而去。故寂光寺僧學蘊。自是來乞晉王令旨。免叢林雜派。復貢山果於行在。奏請頒賜專額。因賜名護國興明之寺。頒給墨勅。其時已在搶攘中。而駢儷之文。莊雅有體。寺僧襲藏二百餘載。硃墨猶新。桑海之遺。留此宸翰。增重名山。不與宮外銅駝。並沒荆棘。洵可珍矣。方清光緒辛未。滇督錫良於五華山建學堂。掘地得已裂玉璽。合之。

文曰勅命之寶貯於圖書館。一時謂帝所遺。或又以爲吳三桂物。苦無徵信。余攜勅至昆明。取璽以校。文式吻合。信帝遺無可疑矣。是勅雖足山志未收。當時殆有所忌諱。余今補撰山志。亟載之。復與李根源李文治楊瓊孫光庭周鍾嶽諸君。議建帝廟。爲黃帝子孫南宋崖山而後失國一大紀念。且以永滇人之思。取昆明城西文昌宮改建。附祀殉國抗節故臣遺老。合詞請於政府。報可。發帑從事。葺廟設主。奉安成禮。廟樓述之以跋於勅後。劍川趙藩。

縣人招飲嶽雲別墅煥彬吏部作歌見示奉和請正

王閔運

張侯昔寓南橫街。我時過訪徒步來。風塵頽洞四十載。又見新張門館開。兩張儒生恥儒術。頗與康生相踈踈。改更祖法師。呂王謾道讀書宜。讀律六臣駢死九夷來。李相乘時然死灰。和人奇策在興學。明詔始徵天下材。失從首善立模楷。不比燕昭延郭隗。二張並命立學制。誰道求才先費財。改院爲堂一反手。獨飭船廚可仍舊。不知新舊何異同。但怪梁巖效奔走。我時作奏欲言事。請言敵利非吾利。趙公笑我同葵園。阻遏封章不郵遞。二張同時得發舒。學費泥沙取錨銖。舟車權算無不有。騷然煩費如軍需。學子翻然思革命。一時鼎沸同臬鏡。念二名城枯朽摧。軹道無由依晉鄭。兩臣先死不從亡。翻得嘉名謚達襄。共欲鑄金思范蠡。居然鳴玉步文昌。前時台榭皆依舊。今我重來酌杯酒。因君慷慨一長吟。北江南海空回首。南注蓬萊故依依。飛絮漫天春影稀。沈吟對此不能醉。華屋山邱多是非。

昔共空冷

獵獵南風拂曉亭。五更牽夢上空冷。慣行不解愁。風水瀑布灘雷只臥聽。

重游泮水後四年再宿桂堂憶丁丑齋樂於此又二十五年矣感作二律

昔共勞公子。龍墀踐薄霜。文章楚不競。宇宙道猶光。兩繼宣無望。終成梁自亡。於今文武墜。誰問兩書房。

丁丑湘撫邵從上書房
出泮學朱直南書房

再上龍淵閣。蒼然楚望樓。聲金四壁靜。拋火北城愁。六月朔吉祥
巷有炸彈發孔學真吾願。揚玄已自羞。吳楚人設詩去此
去與同著大夫

重來茲誦地。揚無想公裘。

遊觀紅葉一絕句

王國維

漫出城谷漲紅霞。點綴殘秋意太奢。若問蓬萊好風景。為言楓葉勝櫻花。

壬子歲除卽事

又向殊方閱歲關。豪華舊事紀應難。緇塵京洛渾如昨。風雪山城特地寒。可但先人知漢臘。定聞老鶴語

堯年。屠蘇後飲香何憾。追往傷來自寡歡。

諫史

內難誰御天。肇蹟元黃戰。牧野始開周。垓下遂造漢。洛陽縛二豎。唐鼎初云奠。趙宋號孱王。神武耀淮甸。

稜威既穿蓬。大號乃澳汗。六合始擗心。羣醜亦董面。令行政自舉。病素利乃見。游士復靡序。征夫歸隴岫。

百年閑太系。水日資塗炭。自非舜禹功。漫侈唐虞禪。

先聖號聖賢。後王稱英雄。英雄與聖賢。心異術則同。非仁民。非親非義。非莫從。智勇縱自天。飢寒困在躬。

要命天下肥。始得一身崇。百世十世量。早在羅溝中。黃屋何足娛。所娛以其功。成家與傾家。奄忽隨飄風。

所以曹孟德猶以漢相終

典午師曹公世亦師典午赫赫荀賈輩所許在門戶師尹既多脾庶政乃無度季倫名家子文采膺區宇
堂堂南州牧乃劫西域賈虎狼在堂室徒戎復何補神州遂陸沈百年委榛莽寄語桓元子莫罪王夷甫
塞北引弓世塞南冠帶民耕牧既殊俗言語亦異倫三王大一統乃以禹蹟言大幕空度漢長城已築秦
峇耆歸漢北獨有虜與元孟氏備神鳩唐家繫燕趙神差出獨孤官氏北地尊英英文皇帝母后黑獺孫
層巖復如武維城江左文婉變嚴馬潘酒出經綸養維在關外恐我適河源所以天可汗古今唯一人
少讀陶杜詩往往說飢寒自來夸噓乎焉知生事艱玉雲美筆松遊遊五侯間孔璋檄豫州矢在袁氏弦
莽朝來許下書記及翩翩文章誠無用用亦未爲賢青春弄鸚武素秋繼鷹鷂嗚嗚揚羽雲爲人所憐

遊遊

端屈。羣山水。懶性。快游。觀。同游。長谷。容。獨游。興。易。隨。行。役。軍。州。所。歷。多。名。山。舟。車。有。程。期。筋。力。愁。躑。躑。
窮。幽。豈。不。快。資。想。詎。足。歡。亦。思。追。昔。游。攬。筆。空。汗。顏。

我奉。江南。人。能。說。江。南。美。家。家。門。繫。船。往。往。閣。臨。水。興。來。即。命。棹。歸。去。輒。隱。几。遠。浦。見。縈。回。選。川。流。洶。湧。
春。融。弄。輪。盪。秋。爽。呈。清。泚。微。風。葭。外。明。月。荇。藻。底。波。暖。散。鳧。鷺。淵。深。躍。鱖。鯉。枯。槎。漁。網。掛。別。浦。菱。歌。起。
何處。無。此。境。吳。會。三。千。里。

西湖。天。下。勝。春。日。四。序。最。我。行。直。莫。春。山。路。雨。初。霽。言。從。金。沙。港。步。至。雲。林。寺。山。川。氣。蘇。蘇。并。水。畫。融。洳。
老。幹。纒。新。綠。叢。篁。積。深。翠。林。際。瀉。湖。光。石。根。漉。寒。瀨。新。鷺。破。窠。鸞。時。出。高。柳。外。盞。游。猶。在。眼。流。湜。計。年。事。

三年暮吳郡。所愛郡西山。買舟出西郭。清光照我顏。東風開垂柳。一。露。煙。雲。遠。望。殊。無。厭。近。攬。信。可。餐。
 天平石尤勝。巧匠窮雕鐫。想當洪濛初。此地朝羣仙。盡將白玉笏。插在蒼崖巔。仰躋險道絕。俯視邱壑妍。
 谷中頗夷曠。有廬有田園。玉蘭數百樹。爛熳向晴天。淹留逮日暮。坐見飛鳥還。題名墨尚在。試覓白雲間。
 夫。江。下。岷。峨。直。走。東。海。畔。我。行。指。夏。口。所。見。多。平。遠。振。奇。始。豫。章。往。往。成。壯。觀。馬。當。若。連。屏。石。脚。插。江。岸。
 竊。窺。小。姑。山。微。茫。湖。日。懸。回。首。香。爐。峯。飛。瀑。挂。天。半。玉。龍。昇。紫。霄。頭。角。沒。雲。漢。昏。且。變。光。景。陰。晴。殊。隱。現。
 幾。時。步。東。林。真。見。廬。山。面。

崇。師。厭。塵。土。終。日。常。掩。關。西。山。朝。暮。見。遊。載。來。一。轡。却。憶。軍。都。遊。發。興。亦。偶。然。我。來。自。南。口。步。步。增。高。寒。
 兩。崖。積。鐵。道。一。徑。羊。腸。穿。行。人。入。智。井。羸。馬。蹴。流。泉。左。轉。彈。琴。峽。流。水。聲。潺。潺。夕。陽。在。峯。頂。萬。杏。明。倚。天。
 暮。僧。背。龍。橋。關。上。月。圓。圓。溶。溶。銀。海。中。歷。歷。羣。峯。巔。我。欲。從。龍。網。北。去。問。唐。延。明。朝。入。修。門。依。舊。塵。埃。間。
 少。齋。圖。謝。甲。寅。雜。詩。首。余。癸。丑。之。歲。轉。徙。老。死。於。金。陵。口。古。三。絕。句。皆。存。
 偶。聽。東。坡。海。外。語。此。生。本。自。混。漁。樵。而。今。再。入。紅。塵。裏。添。得。虛。名。慰。寂。寥。
 若。甘。餼。饒。濟。善。時。眼。食。猶。能。強。自。持。我。似。隨。園。備。老。叟。今。朝。喜。作。告。存。詩。
 寒。山。長。帶。劉。太。史。可。數。

朱孔彰

予友劉君毓麟字葆真常州人壬辰會試先夢與湯君某遊文昌宮求閱科名記詢典記人言今年祇有劉可殺之名葆真遂更名
 可殺是科果中會元湯更名亦中劉君後入翰林為大學堂總教習拳匪之亂行至天津遇害不得其尸家人取舊衣冠葬之墓道
 亦散佚無存惜哉葆真與予在奉新許公振棹幕中同事予撰詩一章弔之

雲霓來迓惡氛屯。舊雨離慙不可論。博士至今哀孔鮒。詩人何處哭劉蕡。蒼涼莫覩衣冠葬。敝佚誰將箸
述存。憶昔奉新同幕客。攬茹掩涕爲招魂。

三月十五夜月

易培基

春月似秋明。金波雨後生。光輝何太甚。魑魅若爲情。坎德知臧否。因君悟缺盈。不隨羣景動。偏旁玉參行。

風雨

風雨連宵惡。淒涼故院春。看花忽下淚。此意告何人。世共爭搥鼓。余寧竄兩輪。軫襄千載意。無語對斜曛。

三州餘談
讀史餘談
姑夫王在天不之富貴

無
其外不斯故皇

歷觀古者凡惡劣之政府所以對待人民者其手段不外三種一為殘賊其民之手段一為腐敗其民之手段一為廢其民之政府生民之被其禍固極酷烈然人孰肯痛心疾首焉知其不可與迨其朝痞故此種政府必不能久存且傾覆而後即可易亂為治不留惡影響於社會也若腐敗其民之政府則風行草靡對體學國之世決相率而為偽而民德之漓恒靡於提其禍不獨於政治土而又伸於社會也故當其未傾覆之時風俗固極汗下及其既傾覆之後非有若干揚清激濁之元曾與若干砥節礪行之高儒猶未易挽回此風氣焉是故國於天地苟得有善良之政府斯固如天之福矣倘不能得其善者而僅得其惡者使其背善去惡敗人民之政治而改爲殘賊人民之政治則猶爲國家之福固能保於短垣而取其長也

欲明殘賊人民與腐敗人民之害之孰重則且借歷史之舊事以說明之我國歷史其首以賊民稱者則爲夏桀然桀及身而亡其禍之伸於國家者在其在位之期間而已商朝龍興而後政治隨而善良風俗亦臻醇美桀之惡德絕不留其餘毒於成湯之世也況當桀在位之時位於朝者則有龍逢終古等之忠臣而天下之民固有時日曷喪予及汝猶也此謬及湯之將謀翦桀之勢則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而其正式率師以伐夏桀桀欲起死灰之師以當之洗夷皆不匪焉天下之人既皆知桀之爲暴則社會猶有真是非故桀之在位特政治不良而已猶未至敢壞民德此殘賊人民之

政府其禍不甚烈之證一也。其次於桀而以賊民稱者則爲紂。紂之虐民。至新朝涉之脛。剖孕婦之腹。以視夏桀。誠爲變本加厲矣。然冤殺三。無辜之人。豈獨在殘賊人民之政府。始有此事。卽在腐敗人民之政府。寧田無之。而紂當在位時。其在朝廷。則有微子。微仲。箕子。膠鬲。比干。梅伯。諸賢。知謀匡救。處政且在此。平梅伯等。更不惜以十死爭之焉。而草野之風俗。則孟子稱其舊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夫士大夫既參有氣節。而不盡敗壞廉恥。而環顧社會。猶有故家之遺俗。先聖之流風。則紂之不善。僅在政治。一內面而已。猶未能肆虐於社會。及周武代興而後。政俗悉皆改良。紂之餘毒。如風捲殘雲。不留片影焉。則其亦利於國家者。僅在其蟠據帝位之時期而已。此殘賊人民之政府。其禍不甚烈之證二也。繼紂之後。其以賊民著者。則爲周厲王。厲王使衛巫盤謗。以告則殺之。使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其賊民之手。段段親樂紂。可謂更上汗層樓矣。然厲王亦及身而亡。當時舉國之人。皆知其惡。羣起而襲之。故厲王出奔於錢。去舉國之人。皆知其非。則其對於政治之良惡。猶能爲良心上之判斷。以云民德未可謂瀟灑。其後厲王適共相。宣王之中興。政俗皆呈清明之氣象。則厲王之虐。特貽禍於一時之政治而已。以云風俗絕不蒙其惡影響焉。此殘賊人民之政府。其禍不甚烈之證三也。三代而後。其賊民手段之最辣者。莫如秦始皇。始皇之賊民。至於鴟語者棄佈。可謂暴之至矣。蘇東坡論秦之亡。謂不僅由於賊民。抑亦由於不稱養士。故其言曰。『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中略)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終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

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中略)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殞黃誠。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蘇子此論。固含有一面之真理。然始皇亦非不知智勇辯功者。不養之則彼將爲亂也。故銷鐘鐻以絕革命之武器。燒詩書以絕革命之思想。徙天下豪傑。廿二萬戶於咸陽。軟禁之使其不能活動。甚且有坑儒之舉。彼豈不以爲凡民之優秀者。吾旣已坑之。此後當無復倡亂之人矣。豈知民之優秀者。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斷不能一坑之而卽絕其種也。故勝廣一呼。天下又有無數奇才異能之人。起而共亡秦祚。則賊民之政策。不惟不能盡賊天下之人。卽欲盡賊一部分優秀之人。而亦不可得也。及漢高入關。約法三章。秦之苛政。遂以蠲除。且以始皇之凶德。而猶有扶蘇之孝。有蒙恬之忠。至草野之風俗。則漢高欲屠魯。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其後天下大定。思制禮作樂。徵魯諸生。尙有二生堅持其所信。不肯一行。則秦漢之交。天下之風俗尙未可云敗壞也。故始皇雖暴受其禍者。特在政治一方面而已。至於民德。猶未蒙其惡影響焉。此殘賊人民之政府。其禍不甚烈之證四也。始皇而後。其賊民之甚者。則爲東漢之桓靈。然特其政治惡劣而已。以言風俗乎。恐自秦以來。未有若其時之醇美者。今試略爲揭其梗概。朱穆因冤。徵詣庭尉。太學生數千人。卽上書爲穆訟直。攻擊中涓。以數千之學生。皆敢賭一死以爲賢者。明是非。此其美風一也。黨錮獄興。爲黨人者。皆有大禍隨之。而士大夫競以掛名黨籍爲榮。皇甫規恥不得與。乃上書自附於黨人。景毅以其子爲李膺門徒。未有錄錄。不及於禍。乃自認爲黨人。以致獲譴。天下之士。願附驥尾而死。不樂苟且以生。此其美風二也。張儉亡

舉聖閃投止。人爭匿之。藏家世身有所不恤。此其美風三也。略舉數事。而當時民德之良。可以概見。故顧亭林論列歷代風俗。謂三代以後。風俗之美。無有尚於東京之末者。此其評論。洵屬不誣。則桓靈之昏暴。僅能爲禍於政治上而已。以云風俗不特不蒙其惡影響。抑且反呈出良現象焉。此殘賊人民之政府。其禍本甚烈。迨證孟也。凡茲所陳。特舉以爲例。妻之凡屬賊民之政府。其禍國殃民之程度。不出於政治範圍以外。查證類是。則此種政府。猶未可謂惡之極矣。夫我亦豈謂殘賊人民之政府爲可歡迎者。特以果災不第降禍於民。既亦肯予以良政府。而予以惡政府。而此種政府。其肆毒乃僅在政治一方面。則其害猶較輕。縱夫惡劣之政府。苟肯舍腐敗人民之手段。而用殘賊人民之手段。則識者猶當三薰五染。拜手而進頌功德之表也。忠守草澤之風。固非僅爲其始不離國之誦也。從其對人不大。思歸返而觀諸腐敗人民之政府。則何如者。欲明腐敗人民的政治之禍之烈。亦且借歷史止之事以證明之。彼王莽也。曹操曹丕也。司馬炎也。劉裕也。蕭道成也。蕭衍也。陳霸先也。高洋也。宇文覺也。楊堅也。朱溫也。郭威也。其奪先朝之位。類皆假借禪讓之舉。以欺弄斯民。其不以禪讓名者。獨王莽耳。顧彼雖不以堯舜自待。猶以堯舜自待也。夫彼等既以作僞欺民。恐天下人悉燭知其奸也。必謀破壞天下之廉恥。使皆成濁流。始無議其非者。於是多用貳臣。以壞名節。積亂人倫。以壞風紀。正不獨魏武之崇獎踈賂之才也。故彼諸朝者。當時率皆成割據之局。余地爭城。殺人盈野。或雖暫時統一。然變亂之起。亦所常聞。人民之被其禍者。從政治一方面而論。蓋與殘賊人民之政府同。而其影響於風俗者。則別有其特色。四焉。一曰無恥。賈充之以弒夫而辦兩朝篡位之事。馮通之以一身而事兩季濁亂之君。甚且自作長樂老人絃。連

其歷朝加遇之隆。以爲宗族交遊光寵。此其爲無恥之尤。不待論矣。卽其餘各朝。凡梟雄之將篡位。其先
朝臣工。孰不競止勸進之表。而以堯舜相待者。夫以堯舜待竊國之徒。則己之所以自處者。必擬於臯夔
稷契。自欺欺人。寧有過此。夫以戰國之策士。暮楚朝秦。識者猶病其無氣節。然彼特爲人計較利害而已。
未嘗待暴君以聖賢待自身。以王佐則謂其奔趨勢利。可謂其變亂是非不可也。若上舉諸朝。舉國之士。
大夫率若變亂是非。先自投於濁流。而欲率天下共趨於無恥名節之壞。莫壞於斯矣。此竊取人民的政
治之特點。其間並曰奢侈以術盜國之元首。欲使臣工莫或反對焉。必先導之以侈靡。使驕奢淫逸。且非
作官不能。蓬活自可。長其倚賴之性。而消其反側之心。宮人數至累萬。插竹以引羊車。晉世祖卽躬以奢
侈爲天下倡矣。於是尋遂有玉體石槩之門富。一則以粘塗釜。一則以蠟代薪。一則塗屋以香椒。一則塗
屋以右脂。其則作絲步障四十里。一則作錦步障五十里。且世祖又以三尺許之珊瑚樹。助燈以興崇門
富。爾是薛之許。擇家最富者以相償。而何曾日食萬錢。亦云無下箸處。士大夫既以窮奢極侈爲倡。斯
舉國之風氣。遂如響應。矣。燕腐敗人民的政治之特色。二也。三曰放蕩。在腐敗人民的政治之下。又常
有放蕩之風氣。彼舉草之盜飲。何晏之博粉。以畏官而作偷竊之行爲。以鬚眉而作巾幗之狀態。此其放
蕩。亦云。漢侯卬既籍盜猖狂。劉伶之裸體。其放蕩之態。亦豈非駭人聽聞。而士大夫既以是爲倡。天下遂
從而和之。故裴頠評之曰。此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肆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時書論之。禮忽容止
之表。漬長勃水。序。視量賤之級。對觀此評論。卽當時風氣之放蕩。可以觀矣。而上舉諸朝。其放蕩之風氣。
雖時有重輕。要亦百步與五十步之差而已。此腐敗人民的政治之特色。四曰淫靡。謝鯨老挑繡袋。

遊女。阮籍之臥鄰婦之側。自以爲曠達者之所爲。男子之敗壞風紀。至於如斯。已可見社會之汙濁矣。乃至爲女子者。亦皆如是。如宋山陰公主。廢帝爲置面首三十六人。其他各朝公主。於夫婿之外。別置面首者。亦不一而足。甚且競爲亂倫之行焉。其在男子。如宋廢帝。王濬。楊廣輩。其在女子。如新蔡公主。海鹽公主。主豈皆顛倒尊卑。不論親族。爲禽獸之淫行。風氣如此。比之春秋之鄭衛。當不在其下矣。此腐敗人民的政治之特色四也。略舉數事。而腐敗人民之政府。其爲禍之烈。已可概見。蓋此種政府。已建其基礎於謠言。虛偽之上。故務使天下相率而爲偽。社會必須無復公論。自身始可不蒙惡名。而人類之性質。導之爲惡。則易導之爲善。則難。政府既以寡廉鮮恥。傷風敗俗之事。勵天下人民。安有不如響斯應者。故在此等政府之下。其政治之惡劣。固不待言。而一國之風俗。亦必全爲所敗壞焉。故研究政治學者。當知政府惡劣之程度。當以此爲最。若僅以嚴刑酷法待人民者。斯猶在其次之列也。

試更即兩種政府而較論之。其在第一種。賊民之罪。固無可恕。然革命而後。政治即可改惡爲良。而在社會一方面。彼固絕不能留其餘毒也。若在第二種之政府。則當其存在之時。政治與風俗。兩受其禍焉。卽革命之後。惟政治可以改良。以云風俗。欲改惡爲良。殊非易易。試觀魏既亡矣。而晉之風俗。未見能改惡爲良也。晉既亡矣。宋之風俗。未見能改惡爲良也。宋既亡矣。齊之風俗。未見能改惡爲良也。齊既亡矣。梁之風俗。未見能改惡爲良也。梁既亡矣。陳之風俗。未見能改惡爲良也。若北朝魏周隋等之更代。與五季諸朝之更代。其風俗與前代無異。絕不能改良。則亦與上舉諸朝。同爲一邱之貉。蓋移風易俗。其事甚難。非若政治之易於改革也。若夫於風俗積敝之後。能爲之挽回者。有三朝焉。一曰東漢。王莽之世。務以術

破壞民德。故使海內頌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人。風俗之壞。亦云至矣。漢室中興。力謀矯正。此風氣。然以光武明章諸令。辟極崇獎名節。以企默化潛移。而東漢之初。俗猶未美。今且勿言其卑賤者。以光武之姊。年將四十。猶因新寡而急謀擇婿。而言讖緯以貢諛者。猶不減於王莽之世。則新莽時代之頹風。猶未能盡革也。直至東京之末。而風俗始臻於醇美。然所以培養之者。則已垂二百年矣。此移風易俗。難期速效之證一也。二曰唐代。唐太宗承六朝周魏篡弒之後。勵精圖治。力求政俗之改良。然唐代之初。政則美矣。俗猶未善。今且勿論他人。即以唐太宗之自身言之。嘗娶其弟元吉之妻。實爲亂倫之行。而其子孫以亂倫聞者。亦不一而足。元首如此。何論人民。故有唐三百年之風俗。特較六朝爲稍勝而已。未可謂之善良。則以知謙轉移風俗之元首。不及東漢之多。故唐代之風俗。遂不克較東漢而有遜色焉。此移風易俗。難期速效之證二也。三曰宋世。宋太祖懲五季風俗之濁亂。極意獎勵名節。推重清流。然建國之初。猶未克收其效。徵特其一般擁戴之功。狗皆爲利祿而來也。卽其顯名之宰相趙普。猶以奸賂聞。則風俗之非善良。可以想見。及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相繼培養。於是名臣名儒。乃接踵間出。然至是則固已垂數世矣。此移風易俗。難期速效之證三也。是故惡政府之敗壞政俗。就改良政治一方面而論。則其革命之勞。而已足。若云風俗乎。未見政府摧倒之後。遂可改良者。故風俗之轉移。所謂仁人君子數百年培養之。而不足。奸雄宵小一朝敗壞之。而有餘。歷觀古今。孰不如是。故改良風俗之事。斷非如改良政治可於短期間而奏其效也。

改良風俗與政治。其難易既判。若天淵矣。願使立國之本。僅在於政治。而風俗無與焉。則遇腐敗民德之

政府亦何足深病者。豈知必民德善良始能產出善良之官吏。故有良風俗而後乃有良政府。此中之關係實以後者爲果而以前者爲因。顧亭林謂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亦謂論治而不規其風俗無以明樹國之本。蓋國家之存亡強弱實繫於風俗之隆汙。論治者豈不可不於一國之風俗三致意也。昔范寧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夫王何二人非有桀紂之暴虐其罪何爲過之。誠以其以禮禮禮義薄檢驗閉之事敗壞民德使國家之受其禍者不徒一時而已且及於數百年焉。此其罪所以深於桀紂也。故惡劣之政府苟僅賊民而已則其罪猶可去。輕若並民德而敗壞之焉則非經世大罪深積數百年之力必不易挽回而處列強競爭之世能有百數十年之期間以容求蘇大傷之元氣與否實具疑問。是故中外古今苟不幸而處於惡劣政府之下其苛政之罪猶可想。真虐民之罪猶可想。若夫以敗壞民德爲職志者則乃惡劣政治之尤。此絲毫不能爲之。愬該國民之有救治思想者斷不可以飲酢。此渴之心理忍而與之終古以致國本傾覆也。

啁啾漫記

鍾夫

紀賂文忠公剔除漕弊事

賂文忠公撫湘十載。其深明治體之政。無如剔除漕弊一事。先是湖南地丁每兩加五錢。漕米折色每石收銀六兩。歷數十年無異。咸豐初年。穀價錢價皆賤。穀一石錢五六百文。錢一千銀四錢五六分。民間穀百石者。除納糧外。不足敷八口一年之食。佃戶除納租外。收穫不足敷耕耘之費。以此生計日蹙。紛紛退佃。湘潭乃巨邑。每歲歷收錢糧四五萬兩。咸豐四年。僅收四千餘兩。五年已交七月。徵納者寂然無人。文忠聞而深憂之。開計於左文襄。左曰。事勢至此。惟有裁汰漕規一策耳。漕規者。霍國病民。而屬吏志大利也。國家多難。公當爲國爲民計。不可爲屬吏計。不然。湖南之亂。邇足可待也。文忠然之。時湘潭舉人周煥南等。赴布政司。懇求覈定征收錢糧。被藩司文格押解回籍。而文忠不之知也。未幾得釋。又赴撫院。懇呈自願地丁每兩加四錢。漕米折色。照部議章程。每石納銀一兩三錢。加納銀一兩三錢。助軍需。又加銀四錢。作縣行政經費。文忠覽後。卽批獎其好義。急公。准其照自定章程完納。限本年內卽將四五縣所欠錢漕完清。於是湘潭人大悅。而善化縣紳民亦欲請照湘潭例完納。縣令謝廷榮者。貪吏也。聞之。派差役駐街阻其法。一夜。善化紳士餘人潛至撫署遞呈。巡捕詢以不按限期。曰。謝令派差攔阻。不能赴院。今幸冒死至此。惟中丞哀之。巡捕入告。文忠卽批准。翌日堂期。將廷榮撤任。而糧道謝焜者。猶力爭漕糧不可減。謂卽減少。人民亦不能完納。照湘潭章程。奈與部例不合。何。文忠曰。減少。尙不能完納。况不減少乎。若亦

揣時勢。仍照舊例。恐今年錢糧分釐不能入庫。湘省兵餉。憑何處支發耶。煌語塞。時臬司爲煌兼署。文忠遂札煌專署臬司。而委道員徐某署糧道。於是官場肅然。無敢言者。長沙寧鄉益陽衡山衡陽等縣。皆懸請照湘潭例。均批准。是年冬。湘潭已報收錢糧十萬餘兩。各州縣亦皆紛紛報解。湖南財政大裕。尋以減漕情形入奏。詔報可。論者謂咸同之際。督撫權大。不爲部制所限。實始於此。而周煥南者。處專制政體之下。毅然爲民請命。犯大忌而不顧。其剛直不撓。有足多者。然使非文忠。吾恐其爲石崇竊之續而已。

張文敏公軼事

張文敏公照爲刑部尙書時。御史仲永檀以言事觸高宗怒。下獄病篤。其門人刑部提牢袁德達。據例請以仲病狀上聞。俾出獄治病。文敏謂之曰。汝師故。故出此耶。德達曰。此刑部例也。以例請。是提舉職。非私。仲即當死。獨刑部不可違例。死之於獄。某不言。是死之者。由於提牢。提牢亂刑部法。刑部亂國法。其何人將恐有任其咎者。文敏不應。亂以他語。同列皆引德達衣。德達端立不動。爭益力。文敏大怒。終不允。而仲竟死於獄。文敏以書法名當時。而茲事實爲盛德之累。君子惜之。

書陳鹿笙

陳鹿笙方伯初官浙江同知。巡撫蔣果敏公益濫喜其才。擢至杭嘉湖道。一日與蔣論事不合。憤甚。嘆曰。挾恩惠以臨人。與固祿位而逢上。胥失也。且人生貴適意。豈能局束如轅下駒哉。吾將有以處此矣。乃翦其鬚置絨中。上蔣曰。某壯年以同知事。公謬承獎許。擢至道員。某所得於公者。此鬚。愍之。鬚與二品頂戴耳。今謹以還公。公亦以初服還。某蔣故滑稽。卽疏劾陳。降同知。陳欣欣然歸。同知班。旅進旅退。晉謁道府。

如儀。同僚相竊笑。而陳不以爲辱。後蔣去。陳再由同知洊升至道員。還任杭嘉湖道。於是向之竊笑者。復
繼復於陳之前而詆蔣。陳亦不以爲榮。

雜聞

某官言孝欽。后庚子西狩時。途中乏食。侍臣以麵精進。孝欽稱美不絕口。顧謂內侍曰。朕六十老人。今始
嘗此味。庶民日食不知佳。何哉。自後每食必須麵精。麵精固常物。一旦竟登玉食。遇亦奇矣。塔齊布治軍。
喜與士卒同食。嚼菜根不倦。故其士卒戴之若慈父。卒能與之同生死。同時和春督師江左。其卒有菜色。
而帥廚中尙餘梁肉。於是健者相率掉臂去。嗟夫。飲食雖微。關係顧不重哉。巴陵吳南屏先生嗜酒。恆與
山僧野老飲。嘗自言。座有顯者。則芒刺在背。然其與曾文正劉霞仙飲。固未嘗不歡也。客金陵時。一夜外
歸。呼僕酌酒。酒甕堅不可開。吳渴甚。自取杖擊之。甕破。酒流滿地。吳遂伏地作牛飲。其不滯於天機如此。
儻亦劉伶阮籍之亞歟。劉武愼公亦善飲。然不樂拇戰。飲汾酒。盡十餘斤。不及亂。賓退。揖讓未嘗失儀。治
公積井井如恒。人嘆爲難及。左文襄劉忠誠二公健飯。左之爲帥也。饌不過四簋。天下稱之。忠誠晚歲督
兩江。真庖丁嘗告余。公曰。食費僅四百文。公嘗曰。吾幼食恆不給。今雖顯。詎可忘貧賤乎。旨哉公言。合之
汰僚對之。有愧色矣。

陸廣霖諫禁鴉寮

雍正時。福建巡道某公好妄言。嘗顧謂寮屬曰。吾將禁鴉寮。否則恐其變。衆驚問故。曰。無他。吾聞康熙時。
詞、鶴、猪、朱、一、貴、嘗、叛。是以憂耳。彰化令陸廣霖曰。此台民素業。若因是致疑。則耕者叛。公將廢耕乎。某公

諸塞。遂不禁。

書李有恆獄

同治末年。四川東鄉縣民以知縣孫定揚貪暴加糧。故集衆數千人圍城。定揚以變告。川俗圍城與罷市類。非極也。護督文格不曉事。聞之大驚。立札派總兵李有恆率軍往勦。李有恆者。湖南新化人。田與恕之舊部也。臨行。文諭以非痛勦不足以懲其罪。李答以凡民無知。恐不宜戮過嚴。文曰。若但奉命行耳。勿多言。李既奉札。痛加勦洗。遂大肆殺戮。川人憤甚。御史劾其事於朝。朝命欽差某赴川查辦。文格驚恐。深咎有恆。有恆曰。某惟知奉公命耳。事急。當與公分任其咎。奈何獨罪某。文格無奈之。憂惶不知所措。率屬知縣田秀粟獻計曰。彼之所恃。公委札耳。苟竊易之。則罪不在公矣。文格謝曰。事急不知出此。微子請。害其殆矣。子曷爲我圖之。事成。不汝忘。秀粟於是。以巨金賂僚佐王昌英。昌英許焉。昌英者。有恆之舊交也。昌英往。有恆營中。諸笑問。索觀督憲札。有恆以交好。予之不疑。閱未竟。忽門者報某觀察過訪。有恆出晤。密謂昌英。且勿去。昌英見室無人。遂出懷中札。易之。既而有恆返室。昌英還札。謂曰。此鐵證。當善藏。否則公事敗矣。有恆曰。君勿慮。我豈木偶人哉。相與大笑。有恆夙疎略。隨藏札篋中。竟未之檢也。及對簿公庭。有恆具言。漢奉制軍命勦洗。委札具在。可接也。欽差驗札。大怒曰。制軍命汝相機勦撫。非命汝屠民。汝自昏憤。乃欲嫁禍制軍耶。有恆取札自閱之。瞠目不知所對。遂論大辟。其子某叩閭鳴冤者數次。卒不直。有恆獄中。恒痛罵小戎殺我小戎。昌英字也。秀粟既出奇計。文格深德之。擢升瀘州知州。其後數年。坐堂皇聽訟。忽變色仆地而絕。而昌英亦於是日暴亡。口呼吾負李公不止。聞者異焉。或曰。昌英心有愧怍。故神

養以至此也。秀粟才敏過人。善生種。富甲一時。平遠某公督川。甫下車。聞秀粟名。大怒。欲首勅之。未發。秀
粟乃遣老嫗私以珠花遺其寵姬。珣爛璀璨。四時之類皆備。姬喜過望。未幾。事遂寢。其下於迎合類如此。
姑黃圃書黃烈女事。烈女。黃氏。蘇州人。父秉良。諸生。早沒。洪秀全踞江寧時。其兩兄棄儒服。學圃。淑華幼穎慧。從
黃烈女養。字淑華。江蘇上元人。父秉良。諸生。早沒。洪秀全踞江寧時。其兩兄棄儒服。學圃。淑華幼穎慧。從
鞠孳焉。既長。將論婚。以亂故不可。同治三年。曾忠襄破江寧。縱軍焚掠。有湘人申某者。入其室。殺兩兄於
庭。觀淑華美。掠之。出不從。申叱曰。從賊者罪無赦。主帥令也。若獨不甘妾婢哉。遂并殺其母。若弟。強之。行
淑華痛哭乞死。繼念大仇之未報也。則密紉衷服。貌從焉。申屢犯之。不可得。及朝廷休兵。軍中類多挾婦
女歸者。淑華隨申至湘中。申所挾婦女十餘輩皆鬻之得錢。獨留淑華。淑華大懼。抵湘潭。陰以酖置酒中。
至夜。飲申大醉。臥榻上。淑華回。吾令乃可見父母於地下矣。遂斷其頭。從容自縊焉。翌日。店主以門未啓。
疑之。呼鄰人破扉入。見尸大驚。檢淑華身。得詩數首。於是恍然。爲之泣下。遂禮葬之。詩云。少年不願往
塵梁。妾負哀親罔極恩。白骨拋殘荒草徧。挑燈獨自暗銷魂。劇憐傑纓別柴門。日坐針氈死未能。卻裏狂
奴爲貨博。天教白壁玷無繻。無何月夜見初弦。繞我同登江上船。舟子挂帆無恙祝。可知儂不願生全。征
帆又說抵長沙。遙望湘靈廟拜嘉。已翦赤繩教寸斷。莫令哀怨訴胡笳。自古成仁總殺身。吾生何必苦
巡。曩將浩氣還天地。長共貞靈在九垓。詩筆沈痛可誦。閨閣中未易得也。嗚呼。士大夫顧諟之際。改行易
節者多矣。淑華以弱女子。不爲強暴屈。卒乃噤然殺仇。以成其志。此其智勇。有古烈丈夫所不能逮者。獨
怪以會忠襄之賢。胡乃不戢其軍。而淫暴以逞。儻所謂不學無術者耶。吾又聞海陽有李氏女者。威豐時。

為寇所虜。以剪刺面得自全。其後僧格林沁破寇於蘭山。女復為兵獲。挑之。女抗聲曰。若勿多言。吾已辦一死。賊且不畏。况若曹哉。時幕客某聞而敬之。收為義女。置劉家砦。使使馳告其家。女寄父母七律八首。泫然其抱。詩曰。靜鎖深閨十八年。何曾覩面到人前。閒將寶鴨焚香火。早向蘭窗理翠鈿。蝶夢乍回春寂。嫩梨雲初落影娟。無端匝地烽烟起。骨肉驚分各一天。巨天烈焰逼通宵。廣廈連雲一炬焦。驚聽鬼車。捷昨夜。暫隨征騎在今朝。青春早值流離劫。紅粉安能頃刻銷。太息崑崙難再得。誰從虎口度紅綃。哀哀。畫角又移兵。夜色蕭蕭正五更。萬疊愁雲連遠塞。一鉤殘月冷荒城。草枯木落含悲態。鶴唳猿啼帶哭聲。遙想椿萱門外望。幾曾割斷念兒情。空山落日寫殘霞。野店荒村噪暮鴉。前隊喧呼方駐馬。後軍答應早停車。瘡痍滿地灰應泣。刁斗無聲夜忽譁。聞說何緣歸舊路。明宵儂又宿誰家。其父母親詩驚喜。迎女歸。而面目則不識矣。嗟夫。亂世之災。其生命曾螻蟻之不若。若李氏女者。不可謂非厚幸歟。

姬怒不可解。乃請司道入。陽言白事。謂姬或避去。及藩司以下魚貫入。姬詈乃愈烈。穢褻不堪聞。司道見狀大驚。力爲緩頰。王乃得脫。姬餘怒未已。大步出署。直坐首縣輿中。輿夫愕然。請示所往。姬大叱肩赴江。千不得已從之。既至。逕上商船。謂將歸鎮江。理舊業。俄而首縣某追及。稱奉中丞命來謝罪。中丞不敢違。夫人指矣。請速返。姬乃返署。噫。有清季世。官方墮壞。乃至如此。然則辛亥之變。豈僅揭竿者之功哉。

明羅念菴遺詩

明羅念菴先生洪先。以理學名當世。獨其工詩。則知者頗鮮。余於邑志僅見其詩三首。今錄於此。溫泉洞詩云。淡日天初曙。晴煙逐馬來。鳥啼山谷應。雲去洞門開。望闕心千里。尋春酒一杯。夕陽人影亂。我亦看山回。憩溫泉洞云。獨向山中宿。山深夏亦秋。露華凝草重。月色傍岩流。靜坐遺幫想。冥思到十洲。夜涼河漢白。疑入廣寒遊。登太雲山云。山靜丹霞過。樓高碧漢開。抱檐雲影重。展席惠風來。漸入愚公谷。疑登曠叢治。暫留還假寐。吾已契無懷。

天師尚程簡敬公遺事

歙縣程簡敬公祖洛撫蘇時。風裁甚峻。公牘親自批答駁斥。動數百言。有人所難堪者。然亦虛懷受善。苟屬吏以理爭。未嘗不霽顏順受也。公嘗與江督陶澍奏濬孟瀆三河。興工未幾。以雨雪盛。工壞。奏緩工期。整年撤興工。武進令姚瑩上言。時在春仲。農事方興。非作大工之時。且前定章程。尙有宜更議者。公怒。嚴辨之云。江已奏定。安可改期。該令能言之督撫。督撫斷不敢奏之朝廷也。瑩復上書曰。水利之興。原以利農沃地。今方春播種之時。使民廢耕而工作。非農稼也。三河皆以淤不通江。故請濬之。以濟民田而濟漕。

運。若興江則首尾築壩。漏滴不入。三河工長七百六十餘里。民田待灌者數十萬畝。今悉斷其流。漏利味興而受害已大矣。况前年之工。以雨雪過盛而壞。今方春仲。鵝工必乘旬始能舉事。則已春季興。大江開。夫數萬。竣工不止百日之期。已及盛夏。大雨時行。工必再壞。豈可不深長思之哉。公見書。怒解。更批答。謂該令以民事責本部院。本部院安敢不遵。已奏請改於秋後興工矣。其受道言如此。

煇線詳記天和尙

天和尙者。響馮僧也。不知其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同治時橫行於大名河間各地。所劫縉紳富室。不可勝數。大吏奉旨嚴逮。擇健役植之。竟莫得其踪跡。一日有營卒數輩。沽飲於獻縣村店。酒酣耳熱。各起校拳技。意氣甚豪。忽有老人自外入。太厝曰。諸公神勇。傾慕久矣。今邂逅於此。能與老夫一校乎。衆惕之。應曰。奚爲不爾。一健者進。舉拳搥其胸。老人微笑揮之。健者仆地。老人曰。不如使我居中。而環擊。衆特因搗下。夫所在。視之自門入。益驚愕。疑其隱形。老人笑曰。吾自門躍出。不信者請復之。衆皆注視。爲騰躍果。騰躍果。衆自嘆。不及更置酒。請爲弟子。老人拱手謝曰。吾天和尙也。頃諸公不擒我。已大幸。復何師爲。言訖。掉臂去。衆爭追之。不知所在。時副將歐陽繼盛者。亦精技擊。聞其事。甚乃易服微行訪之。久之知天和尙在某洞中。隻身蛇行入。天和尙見之。暗曰。洞中止吾兩人。吾死耳。引頸受刃。繼盛縛之出。命健卒守之。而自還部。使客爲稟贖。止之。及往提訊。而天和尙徒手。繼盛以是不能自期。竟獲重贖。而天和尙後亦不知所終。

謝慈不駭文忠公之知人

汪樸山先生初率鄉兵勦匪桂陽時。所部僅三百人。鬱鬱不得志。止書乞歸。時曾文正公國藩辦團練於衡州。聞而止之。樸山乃請募鄉人王千獨當一面。文正爲之致函巡撫駱文忠公秉章。文忠許焉。樸山猶從丸吳坤修往見。慷慨言兵事。手指臂畫。滔滔不絕。但樸山操土音。文忠不甚曉。坤修代達之。始了然。乃撫其背曰。君年雖少。將才也。吾將用爲大將。第經費支絀。不能多募兵。君暫招二千人可耳。樸山既去。不數日。鄂督吳文節公文鎔函致文忠。謂得曾滌生書。極贊樸山能。請令其招勇三千赴鄂。文忠遂札飭樸山招足三千之數。未幾。坤修返長沙。語之於文忠曰。樸山回鄉。出入必鳴鑼。人爲側目。實不可用。文忠曰。此小疵也。不足爲樸山病。坤修曰。公言固是。但其軍多匪類。恒竊民物。縣令苦之。而不敢言。語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惟公察之。文忠曰。果如是。汝何不先事規諫耶。坤修曰。彼凡事。甘商。雖言無益。或慮策固然。則汝之所以短彼者。以此。坤修慚而退。乃往衡州。讒之文正。文正信焉。於是右裁汰樸山軍餉之議。繼而文節亦止赴鄂之師。樸山憤甚。欲解兵歸田。不復再問世事。文忠強留之。乃止。自此樸山終身與文正不睦。而黨文正者。咸謗樸山。故其才雖冠一時。而成就不及曾左。嗚呼。是非不得其平。雖賢者有所不免焉。可勝慨哉。文節者。文正之師也。後戰死黃州。文忠聞其死。喟然嘆曰。甚矣利口之覆邦也。使樸山赴鄂。何至有堵城之敗。惜夫甄甫（文節字）之不知將也。

又述日述徵君門定齋語

光緒二十四年秋。內廷傳德宗有疾。孝欽后復垂簾。詔各省大吏徵醫士。廣州將軍某。以良醫門定齋進。請脈後。擬方。徵引內經素問。下及各家著述。頗詳。太后稱獎。屢蒙賞賚。時朝野頗疑太后有釀位意。某

使臣某就門私第。問帝病狀。門不言。良久。濡筆於硯上。疾書無病二字。旋即塗去。數日。外間喧傳帝實無病。各國公使同請覲見。并薦西醫診視。太后以帝病重辭謝。各使臣固請於御榻前視疾。太后遲疑未決。又數日。帝病愈。之詔宣布中外。於是門定鰲名噪一時。而門已於數日前託言爲狐崇掛冠歸矣。太后惡外人祖德宗排外之念。實基於此。剛毅輩從而和之。遂激而爲庚子之變。門定鰲字桂珊。漢軍旗人。其自述如此。

紀陳希祥計殺林自清事

陳希祥。新寧農家子。咸同軍興。隸江忠源兄弟麾下。積功至提督。後隨駱文忠入川。事平。駐防川北。時黔中有總兵林自清者。擁衆驕甚。黔撫張亮基令平苗。道過興義。知縣陳世鎮閉城拒。自清怒。攻破之。戮其家。以掠而去。亮基雖知之。不敢問也。言官以事聞。穆宗怒。奪亮基官。以曾璧光代之。璧光奉諭圖自清。遲不致發。察希祥才。陽調平苗。密令圖之。臨行戒曰。自清兵衛甚盛。倘一擊不中。愈難收拾。君其慎之。希祥既受命。往晤自清。語大歡。時相過從。屏去驍騎。以示誠款。然自清報謁。則率卒自隨。雖謙飲。不使離左右。若異者。半載既而相習久。謂希祥無他。遂深信不疑。乃歃血盟。約爲兄弟。恨相得晚也。一日。希祥爲女作鵝餅。會具酒。延自清。置麻藥酒中。伏二力士。而引其從者五百人飲於外。自清固善飲。酒半。希祥復出美妓侑鵝。遂大樂。盡數斗。宴罷。相對臥。吸鴉片。希祥出故藏緬甸利劍。示自清。自清已被酒。不之省。希祥忽執劍自門外。一力士躍入。奮刀斫自清。自清驚覺。舉足而力士仆數丈外。因大怒。詈希祥。奮拳擊之。希祥舉劍迎。斷其腕。拳落地。猶躍起者再。自清知不利。躡身從窗出。一力士伏於下。猝擊之中。自清於地。作數

旋復飛起上屋。於是伏甲皆起。槍彈蝟集。立斃之。而其從者五百人。飲亦醉。皆被殺。自清既死。希祥於是率師圍其營。持自清首示之。令繳軍械。衆皆慴伏。莫敢仰視。遂散其黨。吾里某君嘗參希祥軍。目擊其事。述之如此。時同治八年正月某日也。自清善超距。驍勇絕倫。當遇難。小有備。或可倖免。死之後。聞者大快。然未嘗不惜其技也。或曰。自清非林姓。實某武弁子。先是武弁携眷赴滇。道被大盜林某劫殺。其妻某氏有殊色。林強污之。某氏有孕數月。念其夫不可無後。遂忍辱事林。未三月而自清生。幼卽膂力過人。拳觸石。石碎。林絕愛之。某氏背林恒流涕。自清怪問之。不言。但曰。俟兒成人。當以告也。自清莫解其意。稍長。從軍。累功官至總兵。林遂爲封翁。不復理舊業矣。自清既貴。乃私問母流涕故。某氏直告之。自清大哭。遂拔劍殺林。剖其腹以祭父。而某氏亦於是日自縊死矣。會有以弑父劾之者。朝廷欲究其事。而慮自清擁重兵。不肯對簿。於是乃令璧光圖之。既死。乃以跋扈罪之云。嗟乎。處烏盡弓藏之際。雖賢者猶懼其不免。顧自清反讐競橫厲以取怨。豈不殆哉。觀其慷慨殺仇。可謂孝矣。使用之者操縱有術。則固鮑超楊玉科之亞也。若希祥者。曷足責哉。

西冷異簡記

寂寞程生

第一章

寂寞程生曰。今小說之著甚多。而於言情言愛為尤夥。有識者咸引為大憂。謂風俗之敗壞。青年之墮落。皆緣是之媒。其厲者且欲禁之。然余以為此非探本溯原之籌議。特支見偶及。而不知實有一大劣因之。所誘致。固不在此而在彼也。果言情小說之效力。有足以激我少年民族純潔之血氣。能鍾於情。殉於情。吾方且祝之尸之。善夫吾友獨秀君之序爛柯山人之雙杵記曰。靡施之死。純為殉情。亦足以勵薄俗。罷民用情者既寡。而殉情者絕無。此實民族衰弱之徵。昔正夷甫亦曰。聖人忘情。忘情者非無情正言其孔不煖席墨不黔灶釋迦願度盡有情耶蘇示死十字架皆情之鍾也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文新皆透邊刊中之極談。實有無量之宏詣存在。匪直嫉俗憤世云云。夫情之所鍾。其為體至不一。而用焉則可以通陰陽。可以達精誠。順逆致感。中外相應。鄭康成禮運注曰情以通陰陽又問喪注曰人情之中外相應詩以成禮。以作禮。則聖人因乎人情而制。蓋無往而不可施。然要推其所歸宿。則莫非由此一大性善之所宣化耳。禮經曰。反情以和其志。又曰。情深而文明。能割敵也。情者性之符也。班固白虎通德論曰。情所以輔性。是故情用之於父母也則曰孝。於昆弟也則曰悌。於朋友之交也則曰忠。信於男女之悅也則曰愛情。推而大之。至於人羣。加乎庶物。則曰仁。曰義。由此觀之。情之所被。其不真大。惟茲罷民。德不足以弼其性。情亦無以守其真。但嗜夫財。貪夫婚。沉溺乎官爵。桀者迺復欲逞其專制之毒。橫戾之政。賊夫共和。範圍社會。挾持人心。聚意復其帝王獨夫之鐵武。

弱者既無克自振。劫去貧鄙。則又祇有逢築者之患。服盜賊之服。極妻婦之行。竊其殘食。假其餘威。雖遭屈辱。猶刀作其一官。誇人之態。殆不爲恥。於是一國之內。貴賤分焉。一家之內。勢利存焉。詭詐奸險。處爲巧媚。習爲恆俗。罔不登極。而欲求所謂天賦本然之性。性發至善之情。情鍾如實之地。純而不駁。誠而不誣。宵不可得矣。然後家庭之內。難言孝悌。交際之間。難言忠信。男女之愛。亦難言貞潔。何者。所趨者賤。則所歸者自汚耳。故中國今日之民族。即男女之愛悅。亦難有鍾情者。況殉情者乎。要知夫能殉男女愛悅之情者。即足以盡孝於父母。古初之冒火伏棺見東觀漢記曹娥之沉江。身代死見世說皆殉於朋友之懷者。致信於朋友。伯牙之碎琴斷絃見說苑范式之以身代死見世說皆殉於朋友之懷者。殺身以成仁。引死以就義。用眞摯之情之所至。固爲同相。非異非工也。然惟今之著言情小說者。亦多不能就斯義。而闡發之力導之。乃大都塗抹任筆。結撰肆意。有女皆賈氏。無男不王昌。藻飾也則濫語濃辭。本事也則任意放蕩。或目成而心即許。或慾侈而身即離。斯則又管執筆述事者。緣羅民之心理。播穢亂之行爲。不識糾正其情愛之所止。變本加厲之過耳。而言情小說固可任其咎乎。此吾西冷異簡記之所以作也。

第二章

琴香公子語其摯友秋影居士曰。甲寅仲春。余寓居西冷之鷗波小榭。一日午睡初興。鬢絲掠肩。春衫微縐。意緒極其適然。一無所繫。執起倚闌干。畔坐之。攜卷頻翻。日時時注湖上。且領略此波光雲影。山色鐘聲之妙。空色相也。有篴子名錦子者。時以清窈白磁甌。貯龍井茶進。且呈一簡。曰。頃有一蒼頭遞此書至。問是處非琴香公子之寓廬乎。兒出應。比詢其來自何地。彼唯喑而已。若不能置答。交訖。即匆匆去矣。余

聞僮言甚訝之。亟釋手中書卷。執簡視之。簡爲藕色生絹製。鮮豔奪目。一望而審非市造品。簡面刻書。尚
。字跡絕秀。余覩此。神經不禁大震。手頓顛。簡幾墮地。余面及唇。血色盡失。儼如紙白。
善友。君知余爾時觀簡。何以卽受有如是驚懼之激刺耶。蓋人之喜怒哀懼。自其外境而承受者。中心不
極端與之相應。猶足拊制其情感。不使顯現。苟中心已蒙其機。外境偶觸。則正如火燎泉達。無論如何強
自抵禦。亦莫可禁止其揚露厲發矣。此簡所書之名。殆卽余六載前與一燕下名姝。秘密通信。所署之名
也。餘外實無第二人知之。卽友愛如君。余亦未嘗以此名對。維此名姝。死已五年。乃更有何人。書此秘密
之名。以簡。余而其最足以震余者。尤在此書簡之字跡。亦絕與彼姝之筆相逼。尙故此簡共撰。余眼簾。余
卽悲恐震駭。若蹶落千丈寒冰之窟而不能起者。彼時錦子緊扶余腕。亦駭絕。不知余所以。連呼曰。公子
何似。僕人柳二於廳外正料余衣事。忽聞錦子呼聲。乃捷步入室。覩余狀亦大惶惑。急助錦子奉余至榻
次。柳二固一老於世事之人。侍余有年。從事甚忠。見余手執一簡。彼知余之驚顛者。必關是物。卽近余。將
就余手中擊去。余此時復似有力。堅握簡不釋。以目叱彼。彼乃退立。與錦子互作細語。余時極力調啜。吸
自求鎮攝己之神意。不暇辨彼二人奚云。幾經五分鐘。余始舉簡示啓。乃緘封奇固。不可暫開。余猛欲知
簡中究有何言。書究屬何人所致。其不可剖。則將裂封而啓。錦子頗機敏。逆識余意。走覓書櫃上象牙小
紙刀。進余。輕撥緘口。簡開。得一潔白玉版箋。展之長六寸。廣不及四寸。反復諦視。竟了無隻字。吾友余斯
時眞若行雲霧中。更無心力以審此疑團。惟念伊何人斯。故撰此冷劇以虐我。意將棄去此箋。然良又不
能。因復作力。引箋至光綫足處觀之。斯忽間。見有極淡紅之點七。如芙蓉之凝露。暈現於箋之端。末而爲

色。殊。未。慘。敗。烏。呼。斯。貞。姬。之。血。痕。耶。情。女。之。淚。痕。耶。抑。幽。閨。妝。罷。脂。粉。流。污。之。痕。耶。豈。非。奇。離。幻。異。之。徵。余。殊。不。能。測。此。簡。之。朕。兆。矣。雖。然。余。病。由。茲。浸。深。羞。饌。弗。進。藥。石。罔。效。歷。夏。徂。冬。今。忽。忽。春。光。又。至。草。長。江。南。雜。花。吐。芳。而。余。之。新。愁。舊。恨。亦。以。逐。時。增。長。如。蕉。之。展。綠。蠶。之。藝。繭。一。葉。轉。一。葉。一。絲。縛。一。絲。正。復。無。已。吾。友。君。爲。達。者。將。何。以。解。我。幸。毋。吝。教。余。尙。憶。君。有。春。夜。之。斷。句。云。莫。怪。杜。鵑。啼。盡。血。傷。春。人。亦。淚。痕。多。可。謂。曲。盡。愁。人。當。春。之。滋味。余。日。誦。之。秋。影。居。士。既。聽。琴。香。公。子。一。席。情。話。乃。喟。然。作。徵。歎。曰。悲。哉。琴。香。子。之。纏。綿。幽。隱。之。思。竟。一。至。如。斯。耶。東。風。幾。許。流。鶯。易。老。人。生。於。愛。何。以。遣。茲。吾。固。多。身。世。之。感。者。但。無。來。心。依。寂。照。略。涉。唯。識。之。論。意。業。境。成。漸。覺。虛。妄。自。體。熏。習。知。屬。無。明。是。以。煩惱。萬。端。尙。堪。告。釋。若。謂。達。者。誠。非。敢。任。且。吾。子。此。時。愁。緒。恰。如。一。江。春。水。孰。能。止。其。東。流。不。慧。卽。具。俚。辨。恐。子。亦。終。難。入。聽。以。此。證。人。者。必。識。其。人。性。分。思。慮。之。所。在。然。後。言。之。斯。應。感。而。可。通。若。距。其。性。分。思。慮。而。言。是。成。兩。鏡。背。立。其。光。能。互。相。領。納。而。攝。受。乎。今。不。慧。敢。有。請。者。子。獲。此。簡。已。達。週。年。矣。亦。曾。一。設。法。以。探。其。所。來。之。究竟。否。吾。意。此。簡。必。具。有。無。限。精。神。無。限。聲。色。當。神。聖。注。視。不。可。蔑。如。使。有。所。浸。毀。漫。滅。倘。此。中。隱。秘。可。一。洞。悉。則。不。慧。自。應。有。慰。子。之。機。耳。琴。香。公。子。聆。秋。影。居。士。之。語。已。內。激。於。衷。不。勝。欣。然。遽。離。座。趨。秋。影。居。士。前。執。其。手。而。親。之。曰。謝。君。深。慨。余。行。年。已。二。十。二。然。秉。性。孱。弱。習。成。驕。惰。未。從。學。問。罔。接。通。人。死。於。執。績。長。於。僕。婢。而。生。復。不。辰。十。歲。喪。母。十。七。喪。父。兼。無。昆。弟。之。倫。單。子。熒。獨。孤。苦。仟。伶。誠。盡。歷。人。生。之。極。慘。雖。得。伯。父。母。養。爲。庇。護。每。一。念。至。終。自。悲。苦。近。歲。已。還。更。墜。情。障。憂。思。哀。趣。動。輒。現。前。悵。悵。病。軀。長。此。無。奈。固。已。寡。樂。生。之。心。况。復。欲。直。超。眞。常。之。境。君。信。能。識。我。性。分。思。慮。之。所。在。矣。君。謂。此。簡。必。具。有。無。限。精。

神。無限聲色。詢我曾否設法以探其所來之究竟。君誠有心人哉。余獲此簡。既已折閱。當即戒柳工。携數騎。走湖邊。發途物色。蕭蕭筠菴。奈寮旅館。幾處處覓。猶至半日。猶皆無行影可稽。雪泥鴻爪。偶然著跡。龜背兔角。本自難尋。彼等已馬倦人疲。余病亦以大作。伯父又深函相招。余遂決意去杭。時屆春分。薄陰未舞。行次曉風吹面。細雨沾裳。惻惻離懷。誰與爲念。余乃不得不別西子而返歎浦。及至晚秋。余病稍愈。因復擬柳立至都門探視。歸取消息。乃更有使余悲者。而此簡之所致。終莫能明。藝友君將何以平米洞。悉此中之隱秘。然後始有所見慰於我耶。秋影居士見琴香公子之感傷如斯。面立現種種種種。因名色。起撫公子之臂。嬰其就座。良久乃曰。琴香。子良苦矣。吾懷滋痛。吾之總角友。爲瑤塵仲。嗚呼。耳。仲。嗚。已。物化。瑤亭由其家難作。後八年來。看書斷絕。竟莫知流轉何所。今存者。惟子。子。爾。又。稚。於。語。資。固。以。弱。弟。親。予。予。亦。惟。吾。是。昵。予。既。抱。有。深。悲。吾。能。不。別。爲。已。痛。其。間。果。有。需。於。善。者。吾。要。當。竭。我。之。力。以。助。予。予。於。此。簡。究。殊。淺。索。其。底。蘊。是。爲。世。間。題。但。以。愚。意。度。之。此。簡。必。仍。與。彼。名。姝。者。有。密。切。之。關。涉。蓋。彼。名。姝。之。玉。折。予。因。謙。親。儀。面。別。必。於。事。後。乃。始。獲。知。琴。香。公。子。曰。然。余。於。其。歿。之。兩。月。始。得。靈。耗。遷。泣。長。庚。心。祭。而。已。秋。影。居。士。曰。若。如。是。則。子。能。將。彼。名。姝。之。家。世。及。與。子。情。感。之。交。締。一。詳。其。顛。末。以。告。我。否。琴。香。公。子。曰。可。惟。此。時。余。五。內。縈。回。七。情。淪。渙。其。極。酸。至。楚。之。小。史。實。不。堪。再。細。爲。申。道。之。耳。秋。影。居。士。曰。子。旣。不。吝。予。以。見。告。吾。私。深。幸。睡。玉。之。期。請。俟。諸。來。朝。可。爾。且。今。夕。不。慧。尙。有。客。召。飲。於。醉。甌。約。在。七。時。因。回。顧。壁。上。時。計。鐘。見。針。杪。已。達。六。點。三。十。分。曰。此。時。吾。行。將。去。矣。復。按。鈴。招。僕。囑。駕。車。且。謂。琴。香。公。子。曰。願。子。稍。怡。情。抱。明。日。逾。午。不。慧。來。當。聆。子。演。述。此。一。段。哀。艷。之。情。事。耳。琴。香。公。子。時。容。猶。黯。澹。無。所。擇。

處什物。多以異玉爲飾。其品之高下。眞實觸目。難辨。不可相混。賈玉者。感服之。又能別其虛土。必近遠。攷其收。悉散失之。原流。體歷歷可據。其嗜好之雅博。高潔有如此。非性與天成。皎然塵外者乎。公子不妄納交。其年已三十。猶未六涉足社會。嘗曰。今之社會。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其動作去爲。皆是有以損余本然之性。是不如閉門絕游。尙友古之賢哲。我猶得自養也。而其所往。還稱最冥契者。則惟秋影居士。秋影居。對與公子。本與視。腐之友也。幼皆讀於天津。傅氏爲滿洲貴族。有世子曰瑤庭。生而俊爽。妙解音律。富商切響。絲竹協則。咸能按聲而正。通其精微。年十八歲。納蕪城歌妓。凌波。凌波最善新曲。合沓之夕。曾製詞云。阿姊重郎心。阿妹重郎面。郎面有時衰。郎心有時變。儂憶燧明月。終古長相戀。一時傳誦。殆徧北里。瑤庭每當佳會。輒倚笛奏絃。淪淪波抗喉。清唱揚。嗚激楚。哀音遏雲。聞者流涕。低徊腸斷。咸謂爲不祥。後蕪翁果敗。又有蕭仲琪者。中州大家子弟也。父某爲直隸觀察使。仲琪姿性沈靜。神彩瑩徹。喜畫山水。取境狹局。雖無師法。而意趣則自然幽澹。及工小楷。遠屏鍾王。近習更率。揮灑轉落。勁媚無倫。時亦就學於傅氏。蓋傅氏有別業。在天津河北。園擅花木。臺池之勝。瑤庭嚴父。時方以散秩大臣乞假。養疴天津。遂攜家徙之。雅愛瑤庭。欲其成學。每延南中名士。爲之講。故公子及秋影居士。蕭仲琪。皆以通家子弟而得與焉。當此之際。大掉錦瑟。事感風流。大則賦詩接席。出則攬勝聯騎。春花秋月。誠不讓其樂。亦可盡也。因自號爲雪霞四友。此則公子交游之大略也。其後公子侍伯父官南方。仲琪先死。傅氏以難賊。凌波天。瑤庭落魄。全蛋。又以內衰外感。傷其情懷。蓋隨地乃莫非悲端矣。詎燕冀大將。之諷。中自。秋影居士者。江淮產也。先世以文德著。至清咸同間。祖父輩乃有武功於國。當時拜將。軍數人。父某。

與名家子。給事李文恭公。遭外左。勳徹機要。甲申中東之役。嘗爲偏帥。率萬人救高麗。和議成。罷歸。遂留居天津。性豪邁。喜聲伎。善女樂。數部常以自隨。又好結納。喜相名馬。燕冀大俠多嚮之。廐中白駒。駘駒。亦時不乏也。惜年未四十卒。居士幼有父風。兼慕遠西擺倫。脩黎之爲人。願性文弱。非儀秀逸。體亦俱不足。以奉其所志。因大以詆之。吟詠有侍姬。名麗珠者。越女也。幽閒窈窕。慧黠絕世。居士昵甚。善貌。藉仙人賦以美之。琴香公子有驚鴻羞華三賦。亦爲麗珠作也。結禡之年。居士歲方十七。麗珠纔長一齡耳。豈藉梢頭。鴛鴦池畔。畫眉照影。看月題詩。分明夢裏。消受了幾許深情。而居士乃緣染以天行之症。類危幾死。麗珠哀泣婉轉。不知所向。夜叩止帶。求以自代。廢寢食者數日。亦被傳其毒。迨居士興。而麗珠已香消南國矣。季倫未死。綠珠先墜層樓。鸚鵡猶存。琵琶竟沉碧海。此固居士弔麗珠之詞也。後居士又著梅窗憶事八十則。燕邸恨餘記四十章。以演其韻跡。香痕。然終以不樂。忽忽若神失。自謂其生命已俱麗珠。掘黃土中。今所存者。特虛軀耳。因去金陵。從石碌楊樂珊先生。講求出世法。遂卜菴焉。蔣山。時以琴香公子多憂思。不能自解。特來黃浦。一存視。悲於友誼。慨彼鍾情。乃力贊其探索此簡。不嫌煩阻。籌設種種。而委曲之情。終以畢露。聞復向公子至。燕北羈視瑤庭之病。走洛陽。弔仲琪之墳。使人足增意氣之感焉。

第四章

十里洋場。風光清漾。電火乍明。車轉轉往來不已。士女翩跹。釵光帽影。大都從味菴園漫游而歸者。此非靜安寺路之晚景耶。路左有巨宅。長垣環繞。朱門半啓。樹色葱蘢。層樓高聳。時聞鳥聲喧噪。殆倦飛而爭栖於林。遇以相語。共道其爲食之苦耳。入門右轉。傍樹東眺。曲徑數折。墮以白石。行抵盡處。見有小樓兩

檻。轟然南尚。前臨廣場。大幾三畝。淺草初齊。軟綠可席。四圍雜植玉蘭文竹。間疊太湖石數架。亦奇峭動觀。時日影將落。殘霞猶在。返照牆壁作殷紅色。樓窗隱約。珠簾未捲。深院寂寥。靜若無人。惟廊際畫眉鸚鵡。自架上時一撲朔而已。室內什器。陳設頗精美。半爲西式。中設長方棹。鋪以紫氈。纓絡下垂。上置鍊金古鼎。玉膽瓶。瓶供長蕙。鼎蒸百合。幽香冉冉。襲人衣袂。壁懸名畫數軸。多宋明佳品。上列大玻璃圍屏。映照空室。嵌屏具檀木胡床。外蒙織錦。間攔翠石小几。有兩少年。相相對坐。暖茗深談。而爲音極低。一少年年歲可三十。貌殊清減。而儻美如好女。絲結烏巾。明珠中綴。春寒未已。猶禦薄綿。緞袍膠履。斜據床右。懷擁緜緜。毛色硬黃。瑩光可鑑。目閃灼與室內電燈相驚觸。虎虎欲躍去。逼視之。則爲闔玉所雕琢者耳。少年作語。輒傾其首。以手撫貓背。態極瀟灑。又極悲梗。一少年則年事稍長。面潔白。目架金絲眼鏡。服飾雅素。凭几坐。眉宇間又自呈一種蕭閒遐逸之致。惟聆語時。似不勝其咨嗟感歎。噫。此兩少年爲誰。非卽此記中所謂琴香公子秋影居士者乎。

秋影居士於昨夕去時。與琴香公子約。逾午當來聆其演述哀艷之情事。想讀者猶能憶之。及至午。秋影居士以客擾不克來。特先以電話啓琴香公子。謂須向晚始可踐約。故秋影居士延至日落。乃乘車赴琴香公子處。既至。侍者肅之登樓。琴香公子出迎。檻次聯袂入座。詢曰。君已晚餐否。余令庖人沽清釀。敬以待酌。秋影居士曰。吾餐已罷。但有酒亦甚善。今日爲十七號。夜來月色必佳。不慧擬拉子作竟夕談。藉此道可重動意興。林謙仲能任之否。琴香公子曰。余多浮思。夕恆失眠。君計如此。實鄙願也。秋影居士曰。若爾。予可述予之情史矣。琴香公子曰。當謹告吾友。但茲事密印。余腦際。余每一回想。輒鼻酸心痛。內疚於

饋未嘗一訴諸人。今直言之君前。君亦當代余飲恨矣乎。酉年之首夏。君不扶喪南歸也耶。余別後。邑邑
 幾成疾。及至五月。余伯父忽以書詔余父。言祖母染瘡。勢甚重。可速來京邸。且謂祖母頗念余。須挈之歸。
 余父得書大戚。即以書示余。命余可略檢隨身用件。囑余乳母亦同行。遂於翌日攜數僕。乘京奉快車回
 燕。余自出。三歲侍余父居津。蓋不歸已三載矣。余亦時時思祖母及伯父母。第以老父督學頻勤。不遑暫
 輟。無暇至京。今得歸省。於意良適。及抵家。祖母之恙殊無惡狀。余父暨余心乃稍慰。祖母素愛余。今見余
 歸。身已漸長。破其妻容爲笑。召余至榻。親余頰。且讚余父教養有方。命余即居其堂之西軒。俾得朝夕環
 顏。桑榆暮景。爲歡至促。悅佳兒足成禮。願含飴以弄孫。此固老人之恆態也。越十餘日。余祖母之疾浸愈。
 余父苦京邸屋宇卑暗。空氣穢濁。特以祖母愛余。遂留余京邸侍奉。謂俟涼秋再着人接余。請於祖母。祖
 母允之。余父遂行。余留京邸。亦不大慣。惟祖母所居之院。尙有高槐數株。兩軒長廊。亦極宏敞。階下叢花
 瓊植。猶足真賞。然居久之。終覺鬱鬱。日思作野外游。一舒積抱。因啓祖母。祖母亦曰。吾兒來京。已將彌月。
 猶未許吾兒一出游。良悶吾兒。此時十刹海之荷花。想俱盛開。明日若涼爽。吾兒可往彼處作游。吾若非
 病魔纏繞。當已去數次矣。余聞言甚喜。起謝祖母。祖母復向余乳母曰。汝公子去京多年。今始歸來。明晨
 乃第一次出游。可將我前日所製之新紗衫衣。彼須使人見汝公子。要出落得翩翩模樣。勿謂吾孫羸陋
 無長進也。言已。顧余大笑。又囑余乳母曰。明日汝亦得偕去。余乳母謹笑應之。
 次日晨起。余漱洗畢。即促乳母檢衣出換。至祖母處。時祖母尙未離寢。伯母在焉。余趨前問安。且言乘此
 早涼出游。伯母暨祖母皆笑曰。兒太消急矣。其有人遲爾耶。余聞言甚忸怩。亦覺已日來神意俱欠安。適

不知何謂。伯母見余似甯。乃復慰余曰。頃已飭兩僕携杯器。先至海濱。於荷花最盛處。爲兒覓清潔之茶亭。以便觀賞。去時可再伴以秦媼。祖母曰。兒去乘馬車最宜。汝乳母及秦媼可共坐轎車。余亦承諾。遂偕乳母秦媼行。余以男子出游。而從者爲女媼。正復可笑。要亦爲余祖母及伯母溺愛之情出於此也。余乳母爲人忠厚慈藹。待余極盡其保姆之職務。秦媼稍滑。然善於言語。洞徹人情。每說一事。口肖手比。詠諧雜出。令聽者絕倒。故伯母命其伴游。余亦不拒。余住宅在吉祥胡同。至十刹海。出經地安門。路不過里餘。車驟息。簡到矣。沿岸多人家園墅。樓閣參差。垂楊掩映。儼入圖畫。時旭日初上。水波湧翠。芙蓉萬頃。嬌紅飄動。曉風徐徐吹人襟袂。清涼如洗。余對此佳境。不忍馳過。止御者緩其轡。俟乳母之轎車將及。余即邀同下車。漫行柳陰中。未達數武。側聞笑語。隨風飄至。余迴眸視之。見左近橋際。亦停油壁數輛。有二媼一婢。擁一女郎。方款步至。女郎年可十五六。作漢妝。修眉素頰。清麗澈骨。着粉紅單縑之衣。長裙壓地。輕綺若曳雲霧。髻挽雙翼。餘髮覆額。金鑽貫耳。容光四溢。余遽覩玉人。心怦然紛駭。不禁癡立。兩首尋思。似曾相識。適彼美亦以秀暎矚余。流盼偶及。旋復掣去。爲狀亦若甚詫異者。正自精索。余乳母及秦媼忽趨余左。與彼二媼寒暄。且爲女郎致禮。女郎笑靨略頰。色轉頰。媼比共秦媼作微語。目注余甚懇。似詢余之究竟。又時露讚歎之意。女郎佇聽。良不爲厭。態更閒暇。頰以素手弄其牙柄。執扇。吾友君以余此際適視女郎未免太甚。何其甘居輕薄而不自重乎。此女郎神意之高潔。風姿之綽約。洵爲世所鮮有。至是見慕於懷。蓋余意尙不僅屬此端。實以此女郎余曾於何處得見。願一時力覓其前塵之影。渺不可及。復瑯以種種冥想。覺天地間事事物物。咸假色相。以往色相則因心分別。以生住住之間。實屬空法。而論者以

謂空之中。究有真體存在。是則虛妄不妄。固由因緣環結。非無端引合。盡自性所變耳。如余今日。與此絕世名姝之邂逅。豈爲偶然。抑是往業不然。吾何不識。若識彼似詫。非詫。根塵相接。勿待審計。卽迅如電影。陡爾觸發。於無聲嗅之頃。已留一痕迹。余復以何故。必於今日出游。出游何以必於此時此地。得遇此女郎。信必有道。決非一時之妄念所得。構造思潮。起落杪忽。千里而不知己之神識之已出於舍矣。迨秦媪與余乳母還。請於余曰。公子可前行乎。余竟置若不聞。彼等以爲有犯於余。乃互相抱歉。余乳母牽余裾。而自咎曰。吾輩貪作語。累公子獨行久矣。余始驚省。立歛神識。大爲慙慙。恐彼等識我痴念。曰。無事也。因嬉爲他語。以掩飾之。而轉視女郎。則已借媪婢媵。姍姍東折。向綠翳深處而去。時二僕亦迎至。卽導往所覓之茶亭。相率既入。余獨當檻而坐。荷香拂面。胸次灑然而後。念前思。聊復潛續。語未暇匿。迺繚詢秦媪曰。媪所遇之女郎。伊究屬誰氏耶。秦媪見余爲問近矣。反囁嚅以答曰。彼卽東鄰文家霞姑。公子未嘗識之乎。余乳母曰。媪僭矣。公子抵家纔幾日。又未出門一步。烏知霞姑之爲東鄰也。爲西鄰也。秦媪笑曰。老婢(秦媪自稱下做此)誠僭悖。敢謝公子。霞姑之家事。吾最明晰。卽其爲人。吾亦最敬愛。公子若不猥聞。當略以奉告。余曰。亟願聞之。勢媪明言。秦媪曰。霞姑籍漢軍旗也。父以翰苑起家。出爲江南學政。不幸卒於梓所。夫人王氏賢明有禮。生一子二女。公子居長。現入某學校肄業。次卽霞姑。霞姑本名佩霞。家人愛其湘婉。呼稱霞姑。以示親切之意。幼者名佩琬。亦曰琬姑。老婢前夕至其家。琬姑被暑。偶沾微恙。故今日霞姑獨從媪婢。以出游耳。霞姑性氣溫柔。愛弄琴書。工鍼繡。尤好蓄花。每當春日。必製錦囊。將園圃中所植之花。有殘落者。盡撥以貯之。或用白綾影刺。落花無數。慘紅哀翠。繽紛萬蕊。各極其翻舞飄零之致。真神

工也。老婢嘗獲見之。又有潔癖。入其蘭閨。紗窗斐几。雅淨無倫。架上圖史。縹緗點綴。絕好一名流之書室。不類女郎居處。卽其吐囁。亦極玄妙。遇事遣言。靡靡成章。惜吾輩多不能解。祇覺清脆之音。一如鶯囀。可娛耳而已。然不悅作旗下妝。好御漢服。此則足爲異者。有婢名小鸞。亦妍慧可人。霞姑憲之行。必自隨。卽適間所携之明眸編髮侍兒是矣。余聞秦媪之言畢。心旌搖搖。拄首於檻。悵然無端。不自知其爲或欣或感。蓋余之一覩女郎。卽神馳魄動。逆料其必具有超塵絕俗之情懷。今聆媪說如此。果不出余心所忖度者。曷勝允恰。忘言久之。而怱愉之色。亦呈現於眉面。余乳母此時。未知是否曠得余意之所在。竟笑向秦媪曰。霞姑生有如是之姿貌。又有若是之聰明。苟與吾家公子相配。眞玉人成雙矣。秦媪復聳其肩。爲形若鶯鶯。以目射余。哆然稱和。余乃正色斥之曰。若輩信口揶揄。已不自檢。何復褻人閨秀。乃爾。彼等見余出言頗鄭重。亦大踟躕。聲浪頓爲寂然。余顧日影已午。炎威漸盛。振衣離座。曰。吾等其去休。二僕入整茶器。乳母秦媪遂從余匆匆登車歸。

琴香公子言至此。小僮錦子趣關西樓之門而進。請曰。酒饌已具。公子卽就飲否。琴香公子聞語。乃斷其談鋒。問曰。時爲幾何。錦子對曰。已入亥矣。琴香公子於是釋其所擁之玉猫於几。曰。小談未罷。夜已轉深。秋影居士亦應之曰。俯仰陳跡。百年誰在。因相與爲歎。跋履起立。共入餐室。

(未完)

八期正誤表

國家與我	頁七行	誤	正
愛國儲金	頁三十一行	誤	正
共入資	頁二十一	醒	程
三	十六	愛	受
六	二	能	解
九	七	蛋	蚤
讀史餘談	頁四行	誤	正
焚劍記	頁十行	誤	正
六	四	穀	穀
七	二	彈	彈
七	十一	彈	彈
生意	頁十一	誤	正
時	頁十五	麥	食
字	頁一	環	環

羣益書社出版

日本工藤重義著

最近預算決算論

預算決算。往昔皆列為財政學中之一段。雖以日本之學術銳進。亦至近數年來。始有成書。工藤重義氏。於斯學最為專長。此書其所著也。因此種著述。行世絕少。故本書極力網羅。集材完富。其立論雖以財政學為宗。而常兼及於國家學。務欲擴大規模。使斯學獨成一科。以促世人之注意。

長沙易應岷譯

精裝全一冊

大洋一元四角

各國預算制度論

工藤氏前著預算決算論一書。於此學之理論學說。臚述極為詳備。本社曾譯刊行世。此本乃廣續前書。而作分三編。第一編預算準備上之問題。第二編預算提出上之問題。第三編預算議定上之問題。專意敘述各國預算制度之沿革。及各國預算制度之得失。廣匯衆流。最便參照。足補前書所未備。

長沙李猶龍譯

精裝全一冊

大洋一元八角

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二十餘年之精心結撰

◀ 本圖特色 ▶

- 1 本圖為多年精構之作非潦草因襲者可比
- 2 其性質為分類的非分省的實我國前此所未有
- 3 我國前此地圖僅屬於地文一種本圖則詳重人文兼及地文
- 4 由種種事項而分為各門各類詳細區別至極精微殆可謂之地理上之解剖既便記憶尤易檢查
- 5 其中大部率皆前無專籍著者苦心搜集於羣書之中始克編製成圖可謂前無古人後惠來者
- 6 關於往古之事實皆綜合考訂於各家述說及歷代史乘絕不依傍一家之言致使失於偏陋
- 7 前人所說有與現今事實不符者皆重加修改使合於正最有功於斯學
- 8 凡現今事實以最近之調查為準

- 9 前此我國地圖於領土領海之界線多不分明甚至著名地段亦皆遺落棄去以之畫入外國線內禍害國家為罪實大本圖於此特別注意務求無所遺漏
- 10 讀此圖者能由地理上之各種實象以引起其對於國家之興味即於以考知我國之實在情勢及將來所以內治外交之道最合於國民教育主義
- 11 國內各種專門學業之與地理有關係者如政治軍事外交實業交通皆能由此圖考索而得其實況
- 12 圖內所印顏色種別極多無此地與彼地相混之弊
- 13 繪圖製版工程細級界線點畫皆極明了絕不模糊
- 14 著者別編有中華民國地理講義一書與此圖互相表裏詳盡駁博尤便參證

中華民國
地理新圖

全	定
一	六
冊	元
冊	價

胡晉接 先生合著
程敷錯

地學界胡格之著作

本圖目次

- 一 前清乾嘉以前中華領域圖
 - 二 前清乾嘉以後中華領域損失圖
 - 三 中華民國邊界海岸及面積區劃圖
 - 四 全國水道圖
 - 五 全國山脈圖
 - 六 全國地勢圖
 - 七 全國溫度雨量氣壓圖
 - 八 全國人數民族言語宗教散布圖
 - 九 全國國防圖
 - 十 全國動物分布圖
 - 十一 全國植物分布圖
 - 十二 全國礦物分布圖
 - 十三 全國貨品產地圖
 - 十四 全國商埠圖
 - 十五 全國交通總圖
 - 十六 全國鐵路圖
 - 十七 全國航路圖
 - 十八 全國郵政圖
 - 十九 全國電政圖
 - 二十 中華民國與世界交通圖
 - 廿一 六大洲華僑居留地圖
- 附全國新地名表

我國向無分類地圖
有之自本圖始

上海 四馬路 福華里

亞東圖書館 印行

▲安徽韓巡按使評語▼

胡君績學之士現任本省師範校長熱心教育成績最優其品其學夙所欽佩是圖為其多年經意之作 搜輯之詳攷證之精 足為後學之津梁尤可貴者此圖於自然地理人為地理均係分門別類各自為幅 為他本所僅見而於人類生活及國民生存與地理上關係又能一一深切著明使覽者瞭然於國家權利之消長與夫治理進化之原斯則著者之微意而尤為鄙人所深佩者也

共和之好模範

常裝一冊

美國民主政治大綱

三角五分

上海棋盤街

群益書社發行

精裝一冊

美國公民學

定價八角

此書分上下二編。上編述地方自治及邦自治之制度。下編述中央政府之制度。且附述合衆國建國及革命史畧。於凡構成各種制度之要素。組織政府各部之程叙。人民與約法之關係。皆能措詞不繁。而大要畢備。閱覽一週。即可將共和國所以成立之大本。了然於心。我國國體雖已變更。而未諳共和真諦者。尙屬不少。此書最足借鏡。言簡事賅。尤便誦讀。

是書爲美國學校通用課本。首述公民之初步。次述公民與政府之關係。次述公民於經濟上之義務。次述公民與社會之關係。次述公民與國際之關係。大而政事。小至社交。言動行止。皆當各有儀則。以矩範之。不可稍相踰越。太倉唐先生評謂。綱舉目張。纖細俱備。其精至之意。與我國大學禮記相出入。洵人道之軌範。社會國家之通維。不僅於以見美利堅立國之精神。並足爲我國今日之模範。有志之士。當奉爲座右之銘。

中 華 民 國

地理綱義

精 裝 一 冊

胡 晉 接 先生 合 著
程 敷 錯

本國地理與國民教育最有關係。而吾國出版各書。非嫌乾燥。即涉模糊。以求助長國民教育。殆未易言。安徽第二師範校長胡先生與其高足程先生積多年之研究。作為是篇。注重在國家。爭存國民生活問題。而處處對準世界大勢。以立論。條理分明。材料新確。使人讀之。親切有味。每項詳說之後。列為表式。一覽瞭然。其再三致意者。則我國三百年來領土領海得失之故。舛訛之點。悉皆糾正。闡發最。有功於前人之著述。而於今日外交國防。尤有莫大之關係。凡我國民。不容忽略者也。復別編中華民國地理新圖。分門別類。與是書互相表裏。參照讀之。所得益大。

上海 四馬路 福華里

亞東圖書館 印行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科學

▲有志研究科學者
▲有志講求實業者
▲有志儲學救國者

均不可不讀

『科學』乃中國科學界唯一之月刊爲留美中國學界熱心研究科學者所刊行宗旨純正眼光遠大特色甚多略舉其要

- (一) 材料新穎包羅宏富每閱一篇興味洋溢
- (二) 宗旨抱定輸入科學政治空談概不闖入
- (三) 撰述自出機杼譯筆力求雅潔審定名詞惟主一是
- (四) 印刷鮮明圖畫精細令閱者自生美術之觀感
- (五) 按月出版絕不愆期

(六) 不同營業故取價廉

每月一册大洋二角五分
全年十二册價洋二元八角六分郵費在內

今已出至第一卷第十期閱者請從速購凡各學校各閱報室藏書樓各機關尤宜購備一份以供衆覽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五十二號科學社

寄售處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

告 廣 費 郵 價 定

預定不論何期或六冊或十二冊悉聽尊便

郵匯不通之處可代以郵票但須九五折算

外 國	每 冊 一 角	一 冊	四 角
	每 冊 一 角	半 年 六 冊	二 元 二 角
日 本	每 冊 八 分	全 年 十 二 冊	四 元
	每 冊 八 分		
本 國	每 冊 五 分		
	每 冊 五 分		

等第地位	期三	期半	年全	年
特等	一 面 五 十 元	一 面 一 百 三 十 元	一 面 二 百 四 十 元	一 面 四 百 元
上等	一 面 四 十 元	一 面 一 百 元	一 面 一 百 八 十 元	一 面 三 百 二 十 元
普通	一 面 二 十 四 元	一 面 六 十 元	一 面 一 百 一 十 元	一 面 二 百 一 十 元
特等(底紙外面)	一 面 十 三 元	一 面 三 十 五 元	一 面 六 十 元	一 面 一 百 一 十 元

特等(底紙外面)上等(封紙裏面及廣告紙)最前面最後面其餘皆為普通

處 售 分 埠 本

藝林書局 華益書局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中國圖書公司 羣學社 科學會 鴻文書局 錦章圖書局 泰東圖書局

處 售 分 埠 外

北京 天津 濟南 濟南 奉天 奉天 吉林 龍江 西州 蘭州 北京 龍文書局 新華書局 晉新書局 日新書局 教育圖書社 章福發行所 圖新發行所 維新書報社 公益書局 正本書社

開封 武昌 漢口 漢沙 長沙 雲南 貴陽 成慶 重慶 重慶 南昌 南昌 文會山房 昌明公司 昌明公司 會文社 集新書局 維新書社 羣新書社 粹記書莊 粹記書莊 二西書房 慎修齋

贛州 蕪湖 屯溪 南京 常州 無錫 蘇州 蘇州 揚州 揚州 南通 杭州 日新公司 科學圖書社 科學圖書社 共和書局 晉升書房 樂羣書社 振新書社 圖新書社 平圖書總匯處 競存書館 導文書社 問經堂

甯波 紹興 溫州 桂林 廣州 香港 汕頭 福州 福州 廈門 各省 文明書局 教育書局 日新書局 石渠書局 蒙文書局 萃新書局 鼎新書局 宏文書局 陳壽書社 新民書社 中華書局

民國四年九月十日出版

▲甲寅雜誌第一卷第九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編 輯 者 秋 桐

出 版 者 甲寅雜誌社

發 行 者 兼 亞東圖書館

總 發 行 所 亞東圖書館

第一編
已出版

日 本 潮

定價一
角五分

本編內容

我國與日本地隔一水關係最密。自今以後兩國交涉必愈趨於糾紛。彼自甲午戰後。其在我國之種種設備種種調查。日求精詳。不遺餘力。故每一事起。彼皆預有成算。明若列眉。我則茫昧無知。舉國失措。此實由吾輩平昔於日本對我事情漠視太甚。絕不研究之故。本社欲補斯缺。特印此編。用餉海內。務使國人可由此純粹之出版物中。繼續考究彼國謀我之情形。藉等所以防備之法。蓋此編乃搜集彼國各種言論事實而成。讀之者。不啻身處彼國。謀臣策士之傍。其舉措施為。皆可一一得其原委也。

日本謀我之真相 吾人警覺之晨鐘

上海盤棋街

羣益書社

讀者實益

- 一 凡日本書籍報章中所載關於謀我之事實及言論。皆備為搜集。閱者不必檢購。多書可於此一冊中盡知其真相。
- 一 彼國雖以謀我為目的。而其舉動則隨世界之大勢。而常有更換。故閱此編者。可於其言論中。得知世界之情勢。
- 一 彼之謀我。固極可惡。若彼之自謀。則甚有可以為我國自強之借鑑者。其上下一心。以謀富強之道。可謂不遺餘力。讀此。可以知其一斑。
- 一 彼既盡力謀我。故探知我國事情極詳。其中且有一大部為我國人所不自知者。因我國人每為習俗所囿。彼則用科學的調查法。故能知之審而言之切。